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八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三八八九

喻汝礪 二

上黃相論遷都書

遺胡世將書

晁具茨先生詩集序

辨蜀

辨謗

禮樂

冗官

全宋文卷三八九〇

喻汝礪 三

提舉修學記

捫膝軒記

南南亭記

理窟堂記 二一

杜工部草堂記 二二

義勝軒記 二六

漱玉巖記 二八

全宋文卷三八九一

鄭剛中 一

感雪竹賦 三一

秋雨賦 并引 三二

大易賦 并序 三三

山齋賦 三四

論治道人材疏 三六

采用群言疏 三八

辭監察御史疏 三九

辭殿中侍御史疏 三九

諫議和奏疏 四〇

再諫議和疏 四二

三諫議和疏 四三

全宋文卷三八九二

鄭剛中 二

四諫議和疏 四五

議和不屈疏 四七

議和善後疏 四八

申救胡銓疏 五〇

劾施庭臣疏 五一

又劾施庭臣疏 五二

三劾施庭臣疏 五四

自劾奏疏 五五

懇留曾開疏 五六

全宋文卷三八九三

鄭剛中 三

修纂屬籍總要疏 五八

請除罪籍奏 五九

請放王樞等奏	六〇
重監司郡守疏	六〇
除宗正少卿疏	六一
請褒贈李喆疏	六二
褒進三老疏	六三
辭免權尚書禮部侍郎劄子	六四
辭免試尚書禮部侍郎劄子	六四
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	六五
定謀齊力疏	六五
論白契疏	六七
除銀絹疏	六八
過襄陽上奏	六八
與北人畫地界事奏	六九
除端明殿學士奏	七三

全宋文卷三八九四

論責實疏	七六
論有司奉職持法奏	七七
論邊郡守臣疏	七九
論保養三京之道奏	八一
論馭將帥當恩威并用奏	八二
乞許薦舉奏	八三
乞併減秦茶司奏	八四
相度茶馬兩司應副錢物奏	八四
格法事收還省部奏	八五
乞分利州路爲兩路奏	八五
乞降處分減對糴糧米奏	八六
論持堅果不變之志奏	八六
論通虜保疆之道奏	八七

全宋文卷三八九五

鄭剛中 五

論不可搖東南根本以濟西北疏	八九
---------------	----

論移蹕奏	九〇
論人才疏	九一
論久任良郡守奏	九二
乞委任李杲奏	九三
乞增添試官奏	九四
看定引例劄子奏	九五
論斷獄持平奏	九五
論復祖宗選人關陞舊制奏	九六
論遽改差撥左護軍奏	九七
論弭海賊奏	九八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九九
謝宮祠表	一〇〇
到封州謝表	一〇一
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表	一〇二

全宋文卷三八九六

與宰相書 一		一〇三
與宰相書 二		一〇四
與宰相書 三		一〇六
上婺守范龍圖書		一〇六
上婺倅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一〇九
上浦江周令書		一一〇
上浦江于令書		一一一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一一二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一一四
謁聶大尹書		一一五
代上湯尚書書		一一六

全宋文卷三八九七

鄭剛中 七

代人求知書 一		一一九
代人求知書 二		一二〇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一二一

謝漕司秋舉啓 一二三

謝及第啓 一二四

上王舍人啓 一二五

請婚啓 一 一二七

請婚啓 二 一二七

請婚啓 三 一二八

諾婚啓 一 一二八

諾婚啓 二 一二九

諾婚啓 三 一二九

諾婚啓 四 一三〇

諾婚啓代石氏作 一三〇

納幣啓 一三一

賀參政啓 一三一

與梅和勝 一三二

與章少董 一三二

答范茂直 一三三

全宋文卷三八九八

鄭剛中 八

與潘義榮	……	一三四
與周務本	……	一三五
與張叔靖	……	一三五
與潘義榮	……	一三六
答姜秀才	……	一三六
與潘令衛	……	一三七
答潘叔豹	……	一三八
與潘義榮	……	一三九
與潘令衛	……	一四〇
與葉彥法	……	一四一
與張叔靖	……	一四二
答何元章	……	一四三
寄張叔靖	……	一四三
謝主文陳用中	一 ……	一四四

謝主文陳用中	二		一四四
與沈元用給事	一		一四五
與沈元用給事	二		一四五
與沈元用給事	三		一四六
答徐彥思			一四六
寄章少董			一四七
與薛世德			一四八
與潘義榮			一四八
與張子韶			一四九

全宋文卷三八九九

鄭剛中 九

答梅秀才		一五〇
答潘義榮		一五一
與范茂明		一五二
答石季平		一五三
與陳去非		一五三

與凌季文		一五四
與張子韶		一五四
答陳用中		一五五
與章少董		一五六
答徐彥思		一五六
與凌季文		一五七
與王子野		一五八
答周希甫		一五八
與戴端甫		一五九
答張子韶		一六〇
答凌季文		一六〇
答詹德餘	一	一六一
答詹德餘	二	一六二
與戴端甫		一六二
答蔣茂先		一六三
答潘叔倚		一六三

與王元渤舍人 一六四

全宋文卷三九〇〇

鄭剛中 一〇

與徐彥思 一六五

與康才老 一六六

與林材茂 一六六

答吳鳴道 一六七

答張子韶 一六八

與凌季文 一六九

與新守章尚書 一七〇

與范丞相 一七〇

慰潘義榮 一 一七一

慰潘義榮 二 一七一

與潘義榮 一七二

與范丞相 一七二

答薛德老郎中 一七三

與何倅 一		一七三
與何倅 二		一七四
與凌季文		一七四
與章尚書		一七五
與陳去非 一		一七五
與陳去非 二		一七六
與李端明 一		一七六
與李端明 二		一七七
與李端明 三		一七七
答太平州陳守 一		一七八
答太平州陳守 二		一七八
答太平州陳守 三		一七八
與陳師與 一		一七九
與陳師與 二		一七九
與潘義榮		一八〇
答曾天遊 一		一八一

答曾天遊 二 一八一

與秦丞相 一八二

全宋文卷三九〇一

鄭剛中 一二

與李參政 一八三

答胡承功 一 一八四

答胡承功 二 一八四

答孫學士 一八五

與張全真 一八六

答陳長卿 一八七

謝何直閣惠詩文 一八七

答井都運 一八八

與何樞密 一 一八九

與何樞密 二 一八九

與何樞密 三 一九〇

答何憲掄仲 一九〇

答張子公	一		一九一
答張子公	二		一九二
與樓樞密			一九三
答何憲子應			一九三
與樓樞密	一		一九四
與樓樞密	二		一九四
與樓樞密	三		一九五
與程樞密	一		一九六
與程樞密	二		一九六
慰句龍中丞			一九七
與程舍人	一		一九七
與程舍人	二		一九八
與程舍人	三		一九八
與李殿院	一		一九九
與李殿院	二		一九九
答資州邵知郡	一		一九九

答資州邵知郡 二 二〇〇

答提刑何秘監 一 二〇〇

答提刑何秘監 二 二〇一

全宋文卷三九〇二

鄭剛中 一一

答巴州周知郡 二〇二

答喻運使 二〇二

答鮑右司 二〇三

答簡州李知郡 二〇三

答簡州文知錄 二〇四

答潼州宇文龍圖 二〇四

與王參政 一 二〇四

與王參政 二 二〇五

與兵部程侍郎 一 二〇五

與兵部程侍郎 二 二〇六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 二〇六

答京西蔡運使		二〇六
答江西蔣運使		二〇七
答簡州李知郡		二〇七
答懷安羅知軍		二〇七
答銅梁王知縣 一		二〇八
答銅梁王知縣 二		二〇八
答譚監務 一		二〇九
答譚監務 二		二〇九
答賈茶馬		二〇九
答劉黻戶部		二一〇
答喻郎中 一		二一〇
答喻郎中 二		二一一
答賈茶馬		二一一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一		二一一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二		二一二
答韓參議		二一二

答致政李中大	一	二二二
答致政李中大	二	二二三
答虞運使		二二三
與羅中丞		二二四
與樓樞密		二二四
答勾龍中丞		二二五
與樓樞密	一	二二五
與樓樞密	二	二二六
答瀘南李待制		二二七
答成都路榮運使		二二七
答賈都大		二二八
答夔路鄧運判		二二八
答簡州何教授		二二九
答潼川路于提刑		二二九

全宋文卷三九〇三

鄭剛中 一三

答范運使	……	一二一
答韓知郡	……	一二二
答西路何提刑	……	一二二
答合州楊知郡	一	一二三
答合州楊知郡	二	一二三
與李中丞	一	一二三
與李中丞	二	一二四
答榮運使	……	一二四
答錢宣幹	……	一二五
答夔路鄧運判	……	一二六
答柴倅元章	一	一二六
答柴倅元章	二	一二七
謝某官啓	……	一二七
回朝提舶啓	……	一二八
擬賀發解舉人啓	……	一二九
回肇慶倅黃魁	一	一二九

回肇慶倅黃魁	二		一二九
回肇慶倅黃魁	三		一三〇
回肇慶倅黃魁	四		一三〇
回肇慶倅黃魁	五		一三一
與蒼梧陳簽	一		一三一
與蒼梧陳簽	二		一三一
回胡提舶	一		一三二
回胡提舶	二		一三三
回胡提舶	三		一三三
回胡提舶	四		一三三
與方安撫務德	一		一三四
與方安撫務德	二		一三四
與董梧州彥明	一		一三四
與董梧州彥明	二		一三五
與董梧州彥明	三		一三五
與董梧州彥明	四		一三六

答鄧教授襲明	·····	一三六
與董柳州邦直	·····	一三六
與陳總領漢卿	一	一三七
與陳總領漢卿	二	一三八
別方安撫	一	一三八
別方安撫	二	一三九
別方稚川	·····	一三九
答袁教授	·····	一四〇

全宋文卷三九〇四

鄭剛中 一四

寄家親里	·····	一四一
寄茂先秘書	·····	一四一
寄商佐親家	一	一四二
寄商佐親家	二	一四二
與茂先書	·····	一四三
與叔倚	一	一四三

與叔倚	二	二四三
與姻家	二	二四四
與知郡大卿	二	二四五
與某書	二	二四五
與巨濟書	二	二四五
與人書	二	二四六
與叔義書	二	二四七
與叔倚書	二	二四七
與季誠書	二	二四八
與念二將仕	一	二四八
與念二將仕	二	二四九
與念二將仕	三	二四九
與邦直書	二	二五〇
封州寄良嗣書	二	二五〇
與某人書	二	二五二
與德和書	一	二五三

與德和書	二	二五四
與德和書	三	二五四
賀吳少師啓		二五五
賀秦撫幹登第啓		二五五
送石尉序		二五六
送僧如澤序		二五七
送相人蔡道人序		二五八
送相士張允序		二五八
送蔣惠民序		二五九

全宋文卷三九〇五

鄭剛中 一五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二六〇
送井都運出峽序	二六一
笑腹編序	二六三
避盜錄序	二六三
鄭安之總錄序	二六四

代序忠厚錄	二六四
吳德先命書序	二六五
圃中雜論序	二六五
胡仲容塵隱序	二六六
烏有編序	二六六
周易窺餘序	二六七
左氏九六編序	二六九
經史專音序	二七〇
達嘗編序	二七一
北山集叙	二七一

全宋文卷三九〇六

鄭剛中 一六

跋許右丞詩	二七三
跋中散留題	二七三
擬跋御書羊祜傳	二七四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二七四

跋劉光遠百將詩	二七五
跋了翁帖	二七五
跋東坡帖	二七五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二七六
跋胡帖	二七六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二七七
題靈寶集後	二七七
可友亭記跋	二七八
華孫命名序	二七九
陳仲餘改名序	二八〇
韓孫小名序	二八〇
蓬孫小名序	二八一
擬策進士一	二八一
擬策進士二	二八二
擬策進士三	二八二
擬策進士四	二八三

擬策進士 五		二八三
擬策進士 六		二八四
擬策進士 七		二八四
擬策進士 八		二八五
擬策進士 九		二八六
擬策進士 一〇		二八六
擬策進士 一一		二八七

全宋文卷三九〇七

鄭剛中 一七

擬策進士 一二		二八九
擬策進士 一三		二九〇
擬策進士 一四		二九〇
擬策進士 一五		二九一
擬策進士 一六		二九二
朝旨策吳援		二九二
朝旨策楊庭		二九三

雙蓮膏露辨 并序 二九三

戒鷄說 二九五

相說 二九五

畫說 二九六

樂冕說 二九七

說二賈 二九七

人面竹說 二九九

學如不及說 二九九

可友亭記 三〇〇

石磨記 三〇一

小窗記 三〇一

記早 三〇二

全宋文卷三九〇八

鄭剛中 一八

忠義堂記 三〇四

西征道里記 并序 三〇五

溧水縣學記	三二六
知旨齋記	三一七
思耕亭記	三一八

全宋文卷三九〇九

鄭剛中 一九

畫記	三二〇
三硯記	三二一
石花記	三二二
擬生祠記	三二三
草亭記	三二四
衆美堂記	三二五
記碑礪盃	三二六
記白朱砂	三二六
筆格銘 并序	三二七
硯銘 并序	三二八
自贊	三二八

贊所傳神	三二九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三二九
函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三二九
再讀金光明經說偈	三三〇
供奉石花說偈	三三〇
戲作伽陀	三三一
相識惠菩提葉燈戲爲頌	三三一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潯二老	三三一
又一頌別趙使君	三三一
題邢侯遺像	三三一
代族兄宗魯作母侯夫人行狀	三三三
族兄宗魯行狀	三三四

全宋文卷三九一〇

鄭剛中 二〇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三三六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三三八

蔣持志墓誌銘	三三九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三四〇
余彥誠墓誌銘	三四一
外姑墓誌銘	三四三
何氏考妣墓表	三四四
族嫂陳氏墓誌銘	三四六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三四七

全宋文卷三九一一

鄭剛中 二一

擬先公墓表	三四九
祭叔通判文	三五二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三五三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三五四
賜第後告祖廟文	三五四
祭先妣太孺人文	三五五
祭官田諸冢文	三五六

祭中散墳文	三五六
祭馬澗墳文	三五七
祭顏子文	三五七
祭孟子文	三五八
代淇弟祭母文	三五八
代玠姪祭祖母文	三五九
代玠祭考妣文	三五九
代玠舉葬父母文	三六〇
代玠祭妻方氏文	三六〇
代瑀姪祭考妣文	三六一
代琬姪等祭母文	三六一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三六二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三六二
祭儼文	三六三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三六三
代姪琚祭外舅文	三六四

祭潘朝議文	三六四
代人作祭潘朝議文	三六五
同官祭石監場文	三六五
代人作辭文宣王祭文	三六六

全宋文卷三九一二

鄭剛中 三二

祭中元水府文	三六七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三六八
祭外姑文	三六八
外姑葬遣祭文	三六九
祭章且叟尚書文	三七〇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三七〇
庚申歲焚黃祭文	三七一
祭外舅姑文	三七一
祭樓通奉文	三七二
宣諭祭江神文	三七三

宣撫謁廟祭文	·····	三七三
祭胡宣撫文	·····	三七四
祭胡忠烈文	·····	三七四
祭樊宣幹文	·····	三七五
祭郭少保文	·····	三七六
祭邢商佐文	·····	三七六
祭白沙求雨文	·····	三七七
祭龍門求雨文	·····	三七八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	三七八
祈雨祭文 一	·····	三七九
祈雨祭文 二	·····	三七九
温州普濟粥會疏文	·····	三八〇
祈雨疏文	·····	三八〇
保福法堂疏文	·····	三八一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	三八一
青詞	·····	三八二

全宋文卷三八八九

喻汝礪 二

上黃相論遷都書

去年春，寇亟至城下，將相大臣皆謀避寇。是時惟閣下獨以爲不可，於是淵聖不果出，而虜乃退。至冬虜復來，朝廷持戰守之議是矣，然不能踞城外數舍之地，列屯寨，深塹壘，亟使虜騎竟薄城下。其城之不堅，非守之過，特以守者非也。遂使士大夫之全軀保妻子者，以爲虜當與和，不當與戰，且昌言曰：二聖播遷，皆前日不棄三鎮者之罪也。比年以來，學士大夫氣節不高，慮事不熟，謂捐三鎮可以弭禍，而不知乃所以速禍。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蘇峻召亦亂，不召亦亂；則欲割地以弭無厭之虜，而冀胡馬之不來，不已疏乎？戎獠之禍芽於李邦彥，熾於王雲，主於耿南仲父子，而成於李擢，此有見之士所以嚙齒而怒罵也。虜以往年十五日濟河，而朝廷以初八日始召百官集議於延和。某非不知胡行如鬼，其勢薄矣，雖不捐三鎮，猶無一也。廣廷大議，誦言棄者十八九，持不棄者

十許人耳〔一〕。朝之執事者乃以某骭骹不棄之詞利害明白，置在諸人之右，淵聖是時特賜召對。某之心豈暇計虜之強弱而爲之說哉？其所以爲國家謀當如此，彼計利鈍，較強弱，姑曰以紆目前之患，則近日賣國乞降，爭爲戎首，頑扈不臣，徼福異姓者皆是也。且虜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以威劫之耳。使有一藺相如，握璧睨柱，劫三鎮不可劫，以河爲界又不可，彼又安能誑二帝之出，取宮嬪宗室而北乎？城雖破矣，使有一田單者易亡爲存，掘塹而守，排巷而戰，病夫可使跳躍以搏虜，婦人可使齟齬以用命，彼虜雖強，又安能徑入吾城乎？兩宮雖出矣，使有一仲連者不肯帝秦，居調護、守管籥者，取天子之璽綬，授東宮而立之，否則擇宗室之賢、握兵於外者而推尊之，遣使告虜人曰：「敝邑之士大夫死而死耳，若易姓改號，非敝邑之憂也。顧春宮如法章者在內，宗藩如代王者在外，非此立也，而尚誰立？敢以告執事，儻執事者不吾誠，提匹夫之手，坐黃屋之下，則自代邸來者，請以兵見矣。宗室之立，群豪倚之，非兩國之福也。」如是則情奪矣，彼又安能帝楚乎？嗟夫！某屢爲謀國者言，而終莫之從也。茲事一失，令人憤咤。今又復有遷都之議，某安能不爲閣下一言乎？某竊嘗妄商古今之勢，寇可避，都不可遷。夫三鎮不可棄，三鎮者中都之根本也；汴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有中原，則割據。中原者正統也，割據者霸統也。諸葛亮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人特劫劫然一方之霸者耳，何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尉陀謂陸賈曰：「我不居中原，故王此。」漢高祖曰：「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不得中原之地而王之，雖有豁達大度，英傑神武之資，蓋不足以一天下而臣之也。若舍汴都，都金陵，是一舉

而擲中原數十州之地。孽虜長驅，放手大獵，則山東、秦隴、京西、淮南之生人盡矣。使中州之士如王猛、張賓、蘇綽之徒謀得行，說衛律、李緒之徒致其死，不知或者之議謂金陵可以居乎？儻孽虜之計不知出此，是豈不爲四方姦雄豪桀之資乎？春秋時楚人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則苻秦常以萬騎陣淝水矣，拓跋氏蓋常以萬騎絕淮水矣。昔之知天下大計者，必先定計於我，而姦雄寇賊不能劫而奪之也。曩者虜劫三鎮，朝廷諸公低首下氣，北面膜拜而與之劫，畫河又輒與劫，二帝又輒與劫，宮嬪宗室又輒與劫，金幣又輒與劫。此蓋計不先定，而虜得以劫奪之也，使天下忠義憤罵之聲，嘈嘈然滿天下。今吾避虜而遷，非畏劫而何？是使天下忠義憤罵之聲，復嘈嘈於後日乎？某竊料今日之勢尚有可爲者，詔一大將出朔方（二），詔一大將出河東，集土豪，會鄉兵，酌險易，相原野，某關可以控遏，某地可以溝塹，某處可以設伏，某水可以限隔，列屯而居，扼險而守。然後朝廷視虜之遠近以爲進退，觀兵之勝負以爲出處，虜來我去，虜去我可守，有避寇之名，無喪地之實。歷考昔人避虜而遷都，未有能復振者也。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趨於陵夷潰敗之域。唐則不然，天寶而下，四世避寇，未始遷都爲自蹴絕滅之計，故雖數遭變亂而不亡。使蒙安史之禍而亟遷焉，則唐亡久矣，又安能至於天禍而後已哉？突厥之難，議者欲遷楚、鄧，而太宗不可；吐番之逼，唐人欲遷東都，而郭子儀不可。若是者，可謂知天下大計矣。惟閣下能定天下大計，故區區之私輒爲天下公言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續補。

〔一〕持：原作「特」，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二〕一：原無，據文意補。

遺胡世將書

紹興十年八月

金人貪戾積禍之國。屬者竊聞敵積粟于鞏，又積粟于岐，其所以爲此，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慶臺之疆，兼雍州之地，則蜀之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之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荆鄂走精銳，出襄漢，薄金洋，以壓敵後。彼敵雖悍，又安能睨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晁具茨先生詩集序

予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辯博英峙，辭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定既爲鑱諸忠州酆都觀，窅然林水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

家譜牒，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聳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爲之慨歎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曆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躋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八流之書，而晁氏尤瓌富閎溢，所藏至一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

淵雅疏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於是有以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懔懔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噎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喻汝礪序。《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宛委別藏本。又見《江西詩派小序》，《文獻通考》卷二四五，《永樂大典》卷九〇八，《蜀中廣記》卷一〇〇，《南宋文錄錄》卷一四，《曹南文獻錄》卷七五，《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辨蜀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

孫瓚、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璟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司馬商、王審知、高年、子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爲強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熬鹽，通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二〕，山東藩屏十倍於劉闢，甘陵之圍難拔於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於蜀，則吾不知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五。

〔二〕譙：原作「樵」，據《晉書》卷一〇〇《譙縱傳》改。

辨 謗

鳥聲蹯而和，師曠識其樂；牛鳴惋而悽〔二〕，葛盧悟而哀。太行之坂，馬撼耳而長鳴，則子陽健其才；羅圈之墟，虎咆哮而訴，則漢宗辨其非辜而逸之。夫數物者，乃天地間殊族異類也。翼而雲飛，足而野馳，聲息氣味，與人絕不相關鍵。而其啾然鳴，轟然號，音韻鬱濁，又非若人言之的可

曉者。是數子者驟聞其聲，而皆有以逆探其心，悲戚憂樂，得諸音韻間，但不啻對面語〔二〕。嗚呼，異族庶知之音乃若是其易曉！惟古之人立己以誠，故信於己，不眩於物。彼雖殊族異種，弄聲吐音，皆不能逃吾耳聽心受之際。由是觀之，人之言也，雖蠹夫巧眩，出奇露怪，謂棘刺之端可以造沐猴〔三〕，中達之衝可以浮美萍，噓枯吹生，竄頃間，則吾必知其言如鳥之樂，如牛之悲，如馬之長鳴，如虎之哮吼，皆不能投僞妄以竄吾際。惟是世俗子弗知古人心，譽或投焉則氣溢以怡，毀或投焉則氣瀲以悲，毀譽颯至而悲慘交見眉宇間。嗚呼，若人者，中之所存，果如何哉！吾嘗鏤詰古人所獨到處，然後反而自信，不以毀譽槩，而中豁然無少吝。觀其榆次胯下之辱，狗曲擊筑之悲，徧心者或羞焉，古人則以此爲可羞也，而何足羞？盜嫂受金之毀，吏謗婦翁之誠〔四〕，護名者或畏焉，古人則以此爲可畏也，而何足畏？浼我以盜而償金，污己以偷而服罪，愛身者或耻焉，古人則以此爲可耻也，而何足耻？援琴以鼓，窈窕嬙、施之色而夜逃，駟儉販夫所賤也，而才者或爲之；摻撾蹠躅，夜衿牟單絞之服〔五〕，胖然無少顧避，芸夫蕘子所鄙也，而大雅者或爲之。嗚呼，天下之污辱垢賤，莫此乎甚，而古人曾莫之顧，況下此其足卹焉！下此者果不足卹，則殊族異類之號鳴，吾將學古人而志之也。雖然，古人既往矣，吾故書是以詔夫學古人者，而命之曰《辨謗說》。《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五。

〔二〕牛鳴：原作「牛馬」。按《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與馬

無涉，「馬」乃「鳴」之誤。

〔三〕「但」字疑誤。

〔三〕棘刺：原作「棘門」。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可證「棘門」當作「棘刺」。

〔四〕「誠」字疑誤。

〔五〕「夜」字疑誤。《後漢書·禰衡傳》：「著岑牟單絞之服。」

禮樂

惟上踐祚之六年，恩覃天區，威軼海外，遠至邇安，上恬下怡，爾乃搜求閒遺，制作禮樂，陋綿蕝之遺儀，鄙淳于之古器。愚嘗求其所以制作之由，殆不可見。竊妄意其帝宮瑰寶，清廟偉器，莫非一德之純儒；白華成館，青槐蔭市，莫非一德之俊造；元和獻詩，淮夷奏雜，莫非一德之歌誦；勒功河西，雄奇洮水，莫非一德之事業，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宋省南臺無一官曠職，萑蒲黃池無一夫嘯聚，東廛西市無一人惡乎〔二〕，南浦北鄰無一聲愁吟，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春風調鼎，武士辨魚，而六尚之制修；甘泉獻賦，黃門論經，而三衛之法備。天錫聖衷，井星衆聚，與五緯之循軌乎？甘泉之期，順天之休，與於衆人之來王乎？嗟夫，

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變滅養瘠，義陶軒鎔，革澆治薄，堯醴舜醺。九奕奕奕〔二〕，流澤遠也；西宮雍雍，孝思嚴也；臨廡恢儒〔三〕，道德勝也；囹圄空虛，刑罰出也〔四〕；宗學滿四京，九族睦也；三舍滿天下，風俗同也。惟是道隆業巨，一至此極，爾乃左顧右盼，詔夷命夔，長驅直抵，目堯舜而跳三代，制磨天人，鑄剔造化，剗陋芟弊，一新大典，以崇盛德，以揚偉烈，以昭太平，以示德意，以對揚哉〔五〕，以武而詔後世。嗚呼休哉！伏承明問，以上自二帝，下迄漢唐，其制作之本〔六〕，度數之迹，下詢諸生。愚竊以謂自三代以還，帝王之制，正如輕花浮雲，飄空四散，蕩然不可收拾。歷觀秦漢而下，越數千百載間，人無上智慮〔七〕，禮無一圭撮，樂無一音聲，足以厭滿人意。則有操戈聚訟而禮始疑，側堂撓堂而樂益側〔八〕。新儀一試，特以遏擊柱之戲；玉律一調，特以衍《芝房》之歌。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延壽調律而京房喜，阮成補解而公魯慙。長沙少傅，不知春澗之元流；琅邪老儒，來悟秋林之封豕。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以今日之盛，駿德在御，其制作之妙，且默回於造化之外，置議司以講求缺遺，出帝指以明示制度，禮制樂作，洋洋乎三代如也。又況異士四來，名儒輩出，擷英執奇，思眇天末，闊視秦漢而下，涉無人之境。顧所謂元君章何元和，新禮〔九〕，封禪之儀或取於倪寬之奏，明堂之制或取於公王之圖，果足以獻於大宗伯之前乎？識趙人之鐸聲，辨周家之玉尺，闊視空中而知春氣之至，埋輪地中而應玉管之灰，果足以獻於大司樂之前乎？是其智識飄飄，過出月外，冥搜化主，博取方類，高出帝王獨到處，回視秦漢而下〔一〇〕，其誠足取耶？其不足取耶？愚以謂帝王之典，具在方冊，然五帝異樂不沿樂，三王殊禮不襲禮，是則禮樂

之制，應時而造。自今觀之，九鼎之制所以統御神人，燮調造化，而帝鼎居中，獨爲重鍾。肇興制度，自我作古，雖咸韶濩武之制，曾不足以踵門而獻巧，況秦漢之紛紛乎？嗚呼，兩生高卧而漢制微，二臣喑啞而唐制缺，後世之士知罪四子，而初不知夫禮樂之興，固自有來處。蓋禮樂大典，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彼其時君世主，德業脆薄，不足以堪耐此事。雖使周公左，召公右，亦焉能遽回其衰微而振起之？然則四子之罪，固不足繫頸而誅之也。國家世世相承，行二百年，德隆業侈，眇無古昔。彼秦漢而下，正可奚童而視之，則禮樂之興，誠在今日。顧天下之士，獻群魯之宏議，草茂陵之遺奏，交馳於門閭之下者，何其紛如也！承學之士，亦復有雜汾陽之遺鍾，識古冢之銅器，過永興里而知太常卧吹之笛，視樂工圖而得霓裳聚仙之拍，輒欲以區區薄技，少慶盛時之難逢，惟執士略其謬悠而與進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五。

〔一〕惡乎：疑有誤。

〔二〕九奕：「奕」字誤，或是「州」。

〔三〕靡：原作「癰」，據文意改，辟靡也。

〔四〕出：疑當作「絀」。

〔五〕以對揚哉：疑有誤。

〔六〕其：原作「真」，據文意改。

〔七〕上：依下二句文例，疑當作「一」。

〔八〕此句疑有誤。

〔九〕此句疑有誤。

〔一〇〕秦：原作「奏」，據文意改。

冗官〔二〕

昔延陵季子觀於晉之境，曰：「嘻，力屈哉國乎！」夫以全蜀被兵，歲月淹久，細民葦然，物力肆既，軍須疊仍，老弱路病，是豈非力屈之國哉！且蜀夷國也，吾戰數矣，士罷於溝壑，吾師老矣，民困於餽饗。然而學士大夫不能於此時恤民之急。其在上者轉階愈高，廩稍愈厚；其在下者飢殍而流離，危苦而愁怨，其何以與之以死守蜀而不去乎？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即今日四川之勢而觀焉，其樂在上，其憂在下。所以云者何以？蓋今之群士大夫遷階太高而不復辭，增祿過優而不知止。至如津運米船固是監司本職，增添酒課亦是州縣常事，職則當爾，功何足云？而其設心措意，廼以寇賊屢驚爲謀身之資，軍須游興爲自售之計，其於國家之屯厄若不與知，民力之利弊殆未遑恤。則是吾士大夫幸時之否以爲通，歛民之哀以爲樂也，不亦異乎！且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之在四川者，不可勝原也。文繡溢於困籠〔三〕，而士夫享千石之鍾；筋力盡於溝壑，而細民無一豆之食。上下之勢偏駁如此，一旦舉事，而欲與之共死生，同患難，

龕逋寇，撥荒穢，顧不難哉！夫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屈？兵屈之乎？非兵屈之，冗官屈之耳。非特冗官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耳。某竊嘗妄商今日之勢，天塗未夷，國步方梗。軍事搶攘，未便偃息；吾民應辨，未便無事；講析財計，未便清省；論功行賞，未便周徧。又復雨暘不時，農事寡遂，困廩空寒，飯窠么薄，於是有屯兵之役，於是有運米之役，於是有軍器之役，於是有營田之役〔三〕。此四役者困，無可柰何，四川父兄，其心安焉不爲異也？所深異者，官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犂之〔四〕，吾國幾何其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自普慈叢爾邑而論之，內外酒官、鹽官及添差官已三倍於平時州縣官之常數矣，然則吾國安得而不屈乎？夫酒官之議，謂可以盡去者，偏說也；謂不可少減者，飾說也。飾與偏，非通論也。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則飾與偏之說雜焉，莫能判也。其意媮，其舉不果，其議論不決，則飾與偏之說眩焉，莫能離也。嗟乎，酒官之議，小事也，容容默默，久而未判者，何也？蓋群士大夫有所謂畏焉者矣，有所謂私焉者矣。畏焉者不敢議，慮都運司有以毒之也；私焉者不復設，利都運司有以飽之也。畏之徒十之三，飽之徒十之三，而本司屬官又從而飽其親戚故舊，則酒官之設，何由而可省也？酒官之設以久不能判者，學士大夫不平其心之過也。吾將體國而平其心，因時而揆其理，酌今日四川事勢，物力財困，穀稼鮮耗而觀焉，則可以存，可以去，不運籌，不下席，而去取之理了然異矣。且四川自承朝廷恩澤，詔裁樽酒官幾一年矣，州縣悠悠不即奉行者，畏焉與利焉之說交焉耳。齊景公問於孔子曰：

「秦穆公僻小而霸，何也？」對曰：「其舉果，其令不偷。」由是論之，非將省酒官也，使天下之事，其舉皆果，其令皆不偷，而又中弱，焉懼而不可以伐人之國乎？若夫轉官之弊，某抑嘗私商之矣。自朝議大夫而上，固有止法，此祖宗舊制也。軍興而來，官職愈輕，故有改官未五年而已奉直大夫矣，升朝未十年而已中大夫矣。其故何哉？良由學士大夫幸時之否以爲通，斂民之哀以爲樂也。此風一扇，流宕滋甚，漫漶放紛，不可收拾。今日猶可，柰後日何！今歲猶可，柰後歲何！然則在上者，其可不少爲之節度乎？今設所以存之與夫所以省之，則奈何？莫若存其名而去其實可也。所謂存其名而去其實，則何以？夫所謂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者，虛名也；祿廩之厚，奏補之優者，實利也。或以運米，或以軍器，而轉行中散大夫以上者，姑與之可也。雖許轉中散大夫以上，而祿廩之數，奏補之限，姑視朝散大夫焉可也。審如是，則在上者有以抑之，不獨樂也；在下者有以裕之，不獨憂也。夫士民之所以叛者，由偏之也。今則上焉者不獨樂，樂其生者，百姓與焉；下焉者不獨憂，憂所以恤百姓者，士大夫與焉。惟朝廷之盛德，而公布乎岷峨江漢之間，吾國之財可以不屈矣，於是乎可以伐人之國矣。設若謂唐德宗以試官虛名無損於事，陸贄拳拳以爲不可。今中大夫位視大卿，而中奉大夫亦大卿之亞也。品列之崇，恩數之異，豈特試官之比？廼欲以爲虛名而用之，不已戲乎？某則謂軍興以來，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其名已輕，爲日久矣。學士大夫蔑然視之，若毫釐之輕，則在上者雖欲加銖兩之重於其間，豈可得哉？愚之所以姑爲此說者，正以裁祿廩，節蔭補，以紓吾國力屈之弊耳。然特一切之制也。夫一切之制，軍興以來所以行之者，非一條也，何獨於此而遴之？區區妄

論如此，仰惟鈞慈熟計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五。

〔一〕據文末語氣，此篇似是與某當局者書。

〔二〕簾：原作「鹿」，據文意改。

〔三〕營田：原作「管田」，據文意改。

〔四〕犁：原作「黎」。按前卷紹興九年八月喻汝礪《論蜀中力屈疏》文字與此段同，彼作「犁」字，是也，據改。

全宋文卷三八九〇

喻汝礪 三

提舉修學記

自命鄉論士之法擢剝不全^(一)，天下士風彫軟脆美，無復渾厚雄偉氣。彼所謂一世奇特士，不取於學校，乃取於蝸廬釣瀨、牛車屠肆間。颯勳剖績，競爲梟雄，纔足跨驚世俗。然覈其英風義氣，騰突今昔，薙澆芟諛，醺以醲厚，則溢千百，無一可喜者。蓋其時君世主奔利競功，而屠販市人相與造譖，碩德偉行無復音響。故不能崇化厚俗，固結天下，培植根本，巍盤基峙，莫可動搖，如先王時。今天子邈視遐覽，復賓興法，以碩德偉行籠天下士，是其豪規健模，凌轢千古，拓鎔高風，剗剔僭僞，蒔根浚源，爲萬世計。惟是專遣膚使^(二)，每艱其人。而提學先生以一世龍門首膺妙選，駕軺而西，爲蜀士指南。巴水故邑，士氣增崇，學校井牛^(三)，已萬倍於曩昔。然猶慮夫蜀郡守令傲官曠職，勒爲勸文，迪爾未喻。光芒陸離，蕩激星斗，萬目駭觀，作氣爭奮。嗟乎，蜀人於是乃見真使者。彼

其劍嶺之東，漢水之西，鏘佩鼓篋，奔走庠序，尚當蒐奇獵英，褒異鞠粹，爲書以嗣鄉老故事。則一崇教化，以善風俗，以爲萬世長久之計，俾國以無競，民以無惑，後世以無算，則爲令尹者耳，故可以書。《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九。

〔二〕擢剥：疑當是「摧剥」。

〔三〕膚使：原作「虜使」，不可通。按《法言·淵騫》：「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尤劣諸。」注：「膚，美也。」此處「虜」爲「膚」之誤，「膚使」指提舉四川學事者。

〔三〕井井：不可通，疑是「井井」。

捫膝軒記

上即位元年秋七月，尚書郎喻某啣命使蜀。三年春蜀侯專命〔二〕，三月蜀竊財賦，夏五月登其數于天府，六月以讒罷〔三〕，對吏于仁壽。初，某將朝廷之旨號于蜀曰：日者朝廷無良將帥之臣，蒙二帝于大難。今天子治兵維揚，將以澡國家之辱，而張我太祖、太宗之茂烈，且綏妥其社稷，而隕祉于天下。維是服御之物未皇纖靡而備善，至於饋邊飽師之費則弗敢吝，用是命使臣某責常賦于爾四川。惟是使臣暨部使者政當仰念天塗未夷，輸貢服享，以共濟于休寧。迺復不有朝廷，不用詔命，詆瀾漫漫，以欺上聞。且使臣何取？不取諸民，不取諸歲計。而二三大臣懷執異心，非沮詔旨，諄戾自專，

持必不移。原曰取之侈，伯溫曰取之濫，開、博文曰竭我矣。於是加無道於天子之使，俾糞土愚臣，奉使無狀，爲朝廷羞。上薄其過，不加以鈇鑕，姑致于理。某自念負朝廷罪當死，肉袒頓首謝。居無幾，朝廷下恩澤，弛囚徒，僅免吏議。某百拜叩頭謝。於戲，《春秋》之旨微矣！以防茲來奔則曰叛，竊寶玉走之晉則曰盜。盜與叛，孔子之所甚諱，而人臣之至禁也。書璧假許田，則諸侯不得專地〔三〕；書齊人救邢，則諸侯不得專封；書楚殺舒，則諸侯不得專討。今蘊財賦，專地也；起監司，專封也；命統制，專討也，是不諱孔子之所諱也。人臣而不諱孔子之所諱，敗蔑天經，詭僻王度，暴犯名義，殘闕典策，臣子而不書焉，非臣子也。唐室不競，桀臣冒禁，版圖稅入，盜有不禁，截山之東，齒河之北，橫潰直裂，撓法妨命。溷國家之紀，僭公上之恩，家臣不知有朝廷，主帥不知有天子。是故顏真卿死於許，韋文恪死於魏，孔巢父死於河中，皆以天子之使，抗節仗義，引領就戮，萬死不悔。是必捫膝而言曰：「爾詎能我屈哉！」山之東，河之北，非吾先人之故。吾故蜀也，蜀不予亂也。士生其間，喜義而嗜忠，負何武、李固擢軋篡盜之風，蒙李業、王皓飲毒伏劍之節，挺崔巖、圓震勤王尊主之義。然不此爲而彼爲，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專命盜賊者怵之也。其意蓋爲鑾輅于淮，悍虜于秦，豺獠噉讎，塵壒翳氛，蒼崖抉天，白日晝昏，逋逃亡命嗜亂之徒，囊橐而輳奔，務私其民，鼓勢而市恩，則亦肆焉弗憚也。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使人不死僅耳，使人亦何以有焉？曰，天下大義也。義勝則畔死，盜亦死；儻不勝，則義死。所怙有《春秋》之法在焉，雖死而生可也。昔蜀而肆者公孫述，史歆、李勢、鍾會、譙縱、劉季連、蕭紀、王謙、劉闢等輩，初未嘗不肆

也。一軍下大散關，一軍度瞿塘關，而矢著于咸門，甲華于星橋，刃巖于□□，而父子頭顱割然墮于獨柳之下。故曰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蜀不予亂，則擾之者何也？曰侈、曰濫、曰竭我者造之也。彼何因而困？則曰：羯胡披猖，秦洛猾擾，凶聲虐氣，震撼全蜀，斯不可以不備。某曰：備當矣。張伾出愛女而臨洛解圍，難得上家貲而靈武張王，備弛乎哉？今乃欲擅國家積歲久儲之貨，絀朝廷已行必信之令，訖蜀人之走急赴義之心，第爲數子護其孥爾。是護其家不護蜀也，是獨爲蜀而不爲宋也。是知有蜀而不有中原，是知有父母妻子而不知有宋之宗廟社稷。噫，甚矣！韋臯蓄財而吉甫憤懣，崔寧擅制而楊炎痛哭。天下之變每藏於隱伏不露之中，若謂專命爾，非叛也，擅貨爾，非盜也，則不足以爲先天下之機。古謀國者鉤情候機，落其樞鍵，蓋於機微之際，有以先之也。語疏計者見必微，論闊議者謀必約。好言激衆而田悅卒以得衆力，賜予傾士而承宗卒以收士心。使大曆、貞元間巖廊大臣能得其度，則禍豈羨羨至唐末而後已哉？恩，朝廷出也，而已私之；貨，朝廷物也，而已專焉。恩流而下益懽，貨聚而衆愈附，亦已度矣。逮其機牙發動，事勢張見，則人不族武，日不移刻，而毒流於岷峨千里之內，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亦僅耳，豈但俠人也哉？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二。

〔一〕三年：按文末署云「建炎二年記」，則此處「三」當作「二」。

〔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汝礪以建炎二年三月勒停，與此處所述不合，當考。

〔三〕地：原作「也」，據下文改。

南南亭記

廣安陳越居中築亭於所棲之後圃，取漢元德先生之語，以「南南」揭其名，且遣人走四千里至京，以書抵仙井喻汝礪曰：「執事其爲我記之。廼撫古君子窮達之理而告之曰：夫善養人心者，莫深於六經。本之《易》以致其靜，寫之《樂》以和其神，達之《詩》以導其志，謹之《禮》以正其體，質之《書》以博其聽，約之《春秋》以審其斷。昔之魁壘閎放之士，皆資焉以養其心，而寓於磅礴演迤不可端倪之域。顧世所謂貧富貴賤、悲愉得喪、禍福死生之故，一皆有以平之。蓋六經者所以養人而歸諸道者也。苟吾胸中有得於六藝之奧，凡天地四時、人鬼事物、屈伸倚伏、消息滿虛之數，忠佞正邪、去就顯晦、亨否往來之變，皆有以了然於吾心，而窮愁怨憤、捷取巧斂、鬪進側入之念，皆不得以傷於其思，而盪於其耳目，則達而用之朝廷可也。苟不遇，爲山林可也。古之有道君子，所以窮處於畎畝，不爲屈；達而主廊廟，相天下，不爲侈。後世之士不能摘六經之蘊，其胸中既無所有，則喜怨悲樂、成毀利害，秒忽之細，皆得以拂其思而憤其意，得者胖然以驕，失者促然以悲。彼其於道何如哉！今吾居中以強壯之年，邁往之識，而遇可以有爲之世，廼安於深林絕嶠之中，意若有甘焉者，是其必有深得於經者也。故以吾之所嘗學者告之，且遺以詩，使擊缶而歌之。其詞曰：

六籍有妙意，意得語以陳。閉目即見道，何者爲屈伸？忌心隨所達，任意稱事真。山林皋壤

與，安眠無輦呻。有酒從陶公，不辨主與賓。醉眼百不醒，任爾空中塵。《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四。

理窟堂記

政和二年冬，仙井喻某來爲閩中。越四年秋，作堂於縣治之東北隅，揭之曰理窟。且率子弟而誥之曰：予自幼時讀昌黎先生書，頗怪其淺陋褊迫，不入於道。蓋嘗觀其《符讀書城南》與《示兒》之詩，則曰「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曰「不問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嗟乎，使退之善教其子弟，則曰道德於我初不得以貴賤加損，而窮達升黜者也，而其言乃爾，何哉？常人之情，有夜半生子者，亟仰天而祝之曰：「必爾卿，必爾相。」是教其子弟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若孔門則不然，其子趨而過庭曰：「汝學詩乎？」他日又過庭曰：「汝學禮乎？」初未嘗期爲卿爲相也，未嘗教之以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予嘗逖觀歷世之士，其勲業之隆磊，學業之鴻博，文章之閎傑，自有天地以來，未始一日無也。至求其高達閑曠，蕭然自放於天地萬物之表，如邴曼容、黃叔度、陶淵明輩，則曠然百世而一遇焉。而其高標逸韻，足以洗塵囂於末流，宗至味於淡泊，當時公卿相與折節事之，而後世士大夫固有終身想望其高風，而嶷然不可企及者。是數公者，其身非有高爵厚祿，軋天下而從焉者也。而天下後世聳慕之若此，何耶？至道之妙，固嘗足於吾之一身，道存焉，則我伸而物屈，我

貴而物賤。體吾之至貴以臨物，則天地萬物其何足以勝之！昔之得此道者，則曰：「謨謀廟堂，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夫以廟堂之尊，驃騎之貴，此天下之所共慕，而物之所不能抗者也。而二子乃以匹夫之事當之，則君子所以自重者，果在內而不在外也。予之作斯堂也，蓋欲玩是理於枯窮淡泊之中，自爾以來，讀書不欲太多，爲文不欲太工，達事不欲甚解，臨人不欲太察，求官不欲太高，謀生不欲太富。唾吾而臧獲之不加怒，笑吾而父兄之不加喜，榮辱利害，淡然無所經意，則所重在我，所輕在我。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則吾之心焉往而不暇？以吾之有餘，臨物之不足，則天地一塵，萬物一髮，而太山秋毫，可以了然而兩忘之矣。故早莫食罷，未嘗不婆娑其間，南望錦屏，北望盤龍，想少陵之歌詠，魯公之游息，房太尉之所經紀，既足以迢然一榻；而張儀之所城，孟蜀之所守，王建之所爭，顧又足以感慨太息。嗟乎，天地之妙，萬物之理，古今之變，初未始有定際也。而拘滯之士，乃欲以區區之身固執於其間，其亦可哀也已！烏乎，安得六通四闢之士與之共論此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九。又見同書卷六五。

杜工部草堂記

紹興己未，天子憫然念全蜀之民久弊於兵。會成都請帥，上問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智武略閎博之士，俾之保惠而鎮綏之，以休寧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場戎翟之不嘉靖，以紓予憂。翼日，宰相選第

一二臣以聞，上弗許也。已而曰：「朕得其人矣，習先王之典章憲度，重之以篤實任事，無易張燾者，維予寵嘉之。第蜀遼遠，燾能爲朕行乎？其以朕意召而諭焉。」宰相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上有詔，燾敢不承？」宰相又曰：「公毋遽，俟聚堂，尚熟議之。」公曰：「上乏使而命燾，燾其行矣，奚議之爲！」宰相以公語聞，上太息良久，曰：「朕顧張燾術學行能，是應陪禁闥，策大事，其去朝廷非是。」而公請行益勤，于是制詔中書門下，以吏部尚書張燾爲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安撫使。公頓首奉詔，入辭殿中，具奏所以飭正蠱敝、恢宏中興之策。上嘉納之，天語褒異曰：「朕當置諸座右。」且得旨，浮荆鄂，道夔巫以入蜀。公行至京口，乃更請由宋汴，走函洛，歷崤渭，遐矚乎二周三秦之形勝，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計，詔從之。入蜀之初，乃推上之所以夙寤晨興，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慰遣，憂勤寬大之詔，鏤板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無何，敵人果寒盟，盛夏穿塞，霍蕩三輔，巴蜀震動。當是時，關門廢備，儲廩單耗，有司責糧急甚，人心寒懼。公乃下令代以官粟，至秋償焉，軍食豐盈，民不怨疾。蜀距行在所幾萬里，都邑解慢，諱職不問。大吏養交，以苟簡爲便民；小吏惰偷，以督責爲生事。事滋不治，民冤無愬。上因命公，寬恤全蜀。公性儉勤厲，練核庶務，乃引四路之訟而親決之。領略判斷，支分葉解，千縷萬牙，細見毛脉，是非美醜，各聽分位。間者鹽酒之法日益廢壞，吏務便文，民困月額，父媼流離，嗷天不聞。公唏然曰：「煮海樵酤之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州縣之吏，揆書錯數，計日而責焉，殆未有以慮之也。其何以支悠遠，厚死亡，隱西南而詘敵人

乎？」亟狀其事以聞，有詔嘉許。於是州縣奔走事令，緒求盈虛，損浮蠲乏，人不告病。庚申之春，歲惡蜀饑，東山之民羸餒日甚。公命海惠僧真惠作饘粥廩給之，賴以全活者亡慮六萬餘人。又命實四場於城中，逮鰥分貧，殷茹窮燥，閉糴之豪，不敢牟利。惟公恫視蜀人之疾苦，必思所以拊摩而飲藥之，其要在於建畫長利，存定窮寡，貶伐貪濁，扶起廢滯，以爲屏維四川悠久亡疆之計。於是乎絀殘吏之程督不時、前期邀功者，蒐汙吏之冒濁苟容、漁奪百姓者，振士大夫之淹滯、而開其磨勘陞改者。章游聞，詔皆賜可。嗟乎，蜀大國也，泉流甘清，土壤肥好，土嗜書、工文章，民服水溉田，粟稻麻密，鄰伍往來，盤餐酒漿。自虜結難，而蜀人始騷矣。逮公保釐而來，細意養活，財貨運行，諸產遂長，士農工賈各有次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意猶未厭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公以鉏惡表善治蜀，乃即其廟宮而治新之，辛勤拭刮，不留昏埃，神來神去，照映羽衛。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餘篇，考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而斯民是憂。顧其祠宇，距城不能五里，騫侈摧剝，何以昭斯文之光？予甚自愧。」乃斥公帑之餘費，弗匱府藏，弗勤民力，命僧道安董其事，增飾之。慮工一千五百，計泉八十萬有奇。創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訖季冬之乙亥告成。斷石爲碑二十有六尺，鑱其詞於堂之四周，次第甲乙，毛末不欠。辛酉孟夏，汝礪以職事見公，授之次，飯於誠正堂，公曰：「屬治草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飯已，肩輿出郊，謁先主、武侯闕宮，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置酒滄浪亭。亭並浣花，竹柏濯濯可愛。縱觀詩碣，公顧曰：「考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其事。」汝礪謝曰：「公自妙齡注

鼎科，居久之，升柱史，遂司帝謨，作典誥文書，抗直議，斥天下之病，皆開物成務之文，而汝礪所難也。」辭不可，則論著之。昔之風人叙君臣父子而訓之禮，比兄弟朋友婚姻而詔之義，襄宗廟常享牲器，賓旅禮樂，征伐戍役，宮室幣帛，衣服池臺，藪澤饁耜，鹹梅酒醴，而制之數。善焉鼓舞咏物之，不則譏切箴誨之。尹吉甫、召穆公、仍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棲乎怨思，昌美乎誦聲，是皆切讚美惡，分擘善敗，典圖崇替，而鑑燭後世也。少陵之詩，故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紆餘扶疏，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悵悵乎如揖遜議論，冠佩於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離離俞俞於閨庭燕豆禮樂之間。至夫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倖巧而崇節義恭儉。槁焉曾傷，愍惻當世。婦子老孺之騷離，賦歛征戍之棘數，哀怨疾痛、愴盭隱閔亡聊之聲，不翅迫及其身而親遭之。其於治亂隆廢，忠佞賢否，哀樂忻慘，起伏之變，衍迤縱肆，無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通道達物也，越越乎其總一神明而貫局萬類也。游之於肯綮衆虛之間，寓之於無所終始之際，激之以海水蕩滴、飛雲屑雨之聲。吁！不得盡其極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嗟乎，非以盡天下之至變，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哉？斯文也，倘使申公傳之，李克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子札觀焉，則昭陵之所以帝，天寶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爲雅頌，釐爲變風，坐而第焉可也。今公治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眷眷於少陵之詩乎。故曰，「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誠公之志也歟！《成都文類》卷四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義勝軒記

錦官楊公南叔強，當紹興間，得異石涪陵，有鐫字三，曰「義勝利」云，蓋秦觀少游書室中物也。急携以歸，築室聚書，以義勝軒號之。詔其子嵩望、從望、泰望、民望考古論著於其間。紹興戊午，喻汝礪客于叔強之方庵，日從叔強父子誦古人之義不置。他日謁歸，叔強謂汝礪曰：「先生將還跨黿，於吾『義勝』未有以存之，盍圖之？」辭之不可，於是爲之言曰：處約者道必遠，嗜利者毒必厚。卻至居賄而亡，子文逃富而昌，秦后多車而奔，晏嬰惡富而存。甚矣哉，利之溺人也！學者之所當察也，學者之所以自誠而明者也。誠則一，一則不惑，於是乎知天下之輕，萬物之細，死生之一，而變化之無所終始也。飄搖乎詩書，暴浣乎道義不可奪之節，饜足乎肘見之衣，一豆之食，而偃蹇乎竊秦之爵、千乘之富也。至於不幸，而漓然值乎患難困阨死生之變，蓋將仰而歌，歌而笑，洮洮乎有以樂而安之也。此無他，義足以勝也。故曰孟軻勇於義，不可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夫勇於義，則人不能飲我以利矣，其誰攻之？養生者，氣不勝則邪攻之；爲國者，道不勝則敵攻之。朝廷之上，忠正壯長，讒邪斯盡，賈區欲利、貪胥冒沒妖幸之人不市于其間。彼怙詐力，出怪勇，曾不能侔強于我也，夫又安能我勝哉？非幸人之莫己勝也，貯義於朝廷，而流其華澤以四注于天下，天下之從我也，猶河之下砥柱而屬之海也。此學者之所留意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天下者也；義者，天下之藩籬也。

岷益志義之士何武、李固、譙玄、李業、費貽、馮信、任永、王嘉、王浩之流，殺身覆族，不以漢釣利，蓋有三仁之英烈，而世之論者咸以義士壯之，予固惑之也。蓋嘗咏味二三丈夫之風致，羞篡逆，折暴悍，不義之臣釋劍聽臯。幸遇吾夫子之予之，侔於夷、齊、比干間，謂之仁人，非借之也。伯夷、叔齊叩馬首諫武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仲尼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由是論之，夷、齊義人也，而吾夫子固嘗予之以仁矣。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近義，恕近仁，是二名也，吾夫子固嘗一之也。建始、元始之間，天下號令賞罰之柄，一則敬侯，一則曲陽侯。方是時也，亢義益固，截然不撓者，樂昌侯耳^{（一）}。蜀郡張匡詭王鳳之功以獵漢氏^{（二）}，棘以險語毒商，商之遽亡，而漢遂微。成都羅哀者又復撓附曲陽、定陵，廢著鬻財，往來巴漢中。予嘗醜二子狃行不義，以羸其國，而恨未有以討之也。及觀李元禮以義死漢時，宦寺圍塞天下，士瘡負不敢言，蜀郡景毅以其子顧爲膺門生，迺自表免歸，時人義之。予於是尊博毅而卑畜二子也。蜀之富人鮮車怒馬，第以乾沒取勝。叔強之居，左馬醫，右酒肆，而前博戲也，乃復閉關垂簾，寂如無人，守靜味道，澹然虛夷，獨于教子甚勤，於利則甚疾之也。雖復四子同年以妙歲注科第，叔強嗜義之心益勤也。每日刻退，肥仁義之訓，以熏沐其中，而猶以爲省也。故予於四君子者，特以忠義大節勵之曰：「軒冕在前，非義不榮；斧鉞在後，義死不避。」惟四君子者，尚有以厚取之勿屑也。《成都文類》卷四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一〕樂昌侯：原作「東昌侯」。按《漢書》所載東昌侯與此所述事不合，當作「樂昌侯」，即下文所說王商也，據改。

〔二〕「張匡」原作「張康」，乃避趙匡胤諱改，今回改。蜀郡張匡上書詆王商事見《漢書·王商傳》。

漱玉巖記

自古常言「天不負人」，吾初不甚信。吾曩游太學，不啻六千三百日，知古所謂屈原、賈誼、揚雄、韓愈、柳宗元輩，吾亦頗識其面目。及得一第，則枯冷羞澀，幾笑破人口。比來此中，持手版謁上官，奔走匍匐，作主簿、少府模樣。燕居作樂，則搖口吻，弄語言，以悅貴人，而覓所謂舉狀者。嗟乎，其局促如此，則天果不負人邪？然飽聞閬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繫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游，須廢吾一日糧，吾不得與女旦莫相從也。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乘興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腹，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大叫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幽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

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髯，獨負四物以歸，朋游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當使鄉人之老者執爵而言曰：「吾鄉素乏佳山水，公持此以歸，敢爲公壽，且爲吾鄉人賀。」故人之老者揚觶而言曰：「吾家素貧，無一箇錢。汝今得此以歸，請爲吾族人賀。」而後之好事者，當呼吾爲四奇先生。《全蜀藝文志》卷三九。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五七四，《古今游名山記》卷一五，《名山勝概記》卷四四，《蜀藻幽勝錄》卷三，《蜀中名勝記》卷二四，《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典卷六〇〇，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二，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同治《南部志》卷二八，光緒《資州志》卷二七。（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三八九一

鄭剛中一

鄭剛中（一〇八八——一一五四），字亨仲，號北山，又號觀如，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授温州軍事判官。八年九月，任監察御史，同年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九年三月，充樞密行府參謀官。十一年四月，爲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剛中初爲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金歸所占地，被檜遣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川陝宣諭使。改四川宣撫副使。治蜀有方，曾奏蠲雜征，請減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錢。又屯兵營田，選將授任。秦檜怒其專擅，責桂陽軍居住。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二十四年五月卒，年六十七。著有《北山文集》、《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等。見何耕《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北山文集》卷末），《宋史》卷三七〇本傳。

《北山文集》原分初、中、後三集，初、中二集爲剛中自編，後集爲其子良嗣所編。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遠重編爲三十卷。今以金華叢書本《北山文集》爲底本，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北山集》（簡稱庫本）。原有文二十一卷，今輯得佚文二十九篇，又從庫本補底本闕文二篇，釐爲二十二卷。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窗壁。晨興啓戶，四顧皓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阨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二〕，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謾屈；分嶰谷之餘煖兮，終櫛蠹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挾漣漣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卧偃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北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敬鄉錄》卷四，《歷代賦彙》卷二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一九〇，《金華文徵》卷一。

〔二〕兮：原作「分」，據庫本改。

秋雨賦 并引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之。

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窗。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廬仝之屋，雜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橐駝之樹，振舞而響動；子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愬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光武破王尋之急。少焉再作，風松沸鼎，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溼。居士耳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孰挽河耶？然資以入土者，宿種欲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壓厲氣之偏頗，薰嘉味於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中和，予不敢以爲多也。爲腹疾乎？入蒼苔於陋室乎？將望舒得天澤之意而離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柳耳乎？將瓜爛文具，棗落青璣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溝畝之迅流，猶河伯之未溢。予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來者，知子桑之病未十日也。然則予何嘆？曰：嘆陰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己厚而心莫酬。行百里者，信九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漂橫落者，盡爲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群籟，閑清夜，庶予悲之少休。《北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大易賦 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窺餘》十五卷。每日，又陳《易》書案上，往復誦之，作《大易賦》。

風雨冥冥，爐香晝清，初被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義經。有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兮，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端拜以猶生。秘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含精。得鬼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十九莖。大矣哉！槩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矣，孰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吃魄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歟？諸授業師探微抉隱，邃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橐籥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傳而唾剉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龍爲驪，羊爲羔，果蓏爲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

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逆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諧射覆或流爲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實擁腫之似，而罔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恒》則可亨，《蹇》則當止。謂《中孚》今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今則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兮斯爲《困》、《蒙》，矧考祥兮天常視《履》。《壯》今則爲觸藩之羊，《睽》今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遲泥必成於《遯》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雷；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今則小往而大來，《震》今則驚遠而懼邇。益戒顛頤，無忘滅趾。《井》念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机。卑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爲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衆說，拾其餘意，肴菽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箕裘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爲京郎之細也。《北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六〇，《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八九。

山齋賦

觀如居士榜所寓爲「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

之方寸，奉天威于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囚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縶，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奧而爽，動而藏。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于邃府；忽數峰之拔起，入寒翠于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俛俛，則灌而搢搢。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芰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鳥鳥相得，蓋是山中的一物。欺吾者曰：「爲儒要當釋屣，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而隨人燒尾，何爲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盍亦捨蜩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烟霞之痼不痊。服勞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頑。雖侯與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藪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禦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雖過于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藁莽蓁蕪，崎嶇巖壑。蓋蠻洞丁之所雜蹂，罪戾者居之不妨，戴隆恩于崧岱，寄危根于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晝扃。隅坐一窗，度秋林之策策；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爨之餘清。盥瓶罌而小汲，雜茶薺以同烹。問迷塗于貝葉，窺奧義于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爲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

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于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于終焉之計。《北山文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歷代賦彙》卷八二，《金華文徵》卷一。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爲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誠爲過「三」。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爲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

自賔，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爲遠而不肯行，謂爲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三〕。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爲奸，盜名欺世，無能爲而可以害吾之有爲，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容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金華文徵》卷一四。

〔二〕今：原作「人」，據庫本、《歷代名臣奏議》、《史記·張釋之傳》改。

〔三〕誠：原作「不」，據庫本改。

〔三〕謂：原作「爲」，據庫本改。

采用群言疏

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詠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必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戇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虚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當也。虜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其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爲乎？故專意不與虜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僞，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疏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己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一）。《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文後原有其子良嗣附記之語，茲附於後：「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爲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己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群吏告之曰：『吾本書生，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而況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窮究，於爾無貸也。』既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法。如是不過懲三四吏，皆讐服不敢犯，而滯淹無壅，黜陟以明，縉紳德之。」

辭監察御史疏

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晚，吏瑣何卑。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郎曹。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陛下又親擢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豈臣闕茸無狀者之所宜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睿慈收還誤恩，以安愚分。《北山文集》卷一。

辭殿中侍御史疏

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苦，比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聯。未淹三月之久，督稽違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夕以俟；洊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

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北山文集》卷一。

諫議和奏疏〔二〕

臣今月十九日準樞密院劄子〔三〕，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爲其所據，金繒、子女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

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酈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爲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爲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之。」（三）。《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敬鄉錄》卷四，《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金華文徵》卷一四，《金華徵獻略》卷七。

〔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集中所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大旨雖不以和議爲非，而深以屈節求和爲不可，又有救曾開一疏、救胡銓一疏，與史皆不合」，疑爲其子良嗣恥其父依附秦檜而僞撰。

〔三〕今月十九日：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三〕「惟陛」句：原無，據右引補。

再諫議和疏

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虜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虜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講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去爾，是不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爲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虜人〔二〕。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爲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三〕。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

「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爲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爲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郅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三〕，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戎狄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爲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虜：原脫，庫本作「敵」，此文之「虜」字，庫本皆改作「敵」，據補。

〔三〕擇：原作「釋」，據庫本改。

〔三〕遣：原作「遺」，據庫本改。

三諫議和疏

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爲憂，中則民庶以爲憂，今則將帥以爲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爲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爲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爲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汹汹如風濤爾。朝廷

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切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爲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間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爲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爲安危者踰十年矣。曰虜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顧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慚。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慚且恐，其終不爲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廣宣詔旨〔二〕，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強兵積粟，漸爲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爲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僞相半，然皆不舍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爲疑也。《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二〕廣：原作「察」，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八九二

鄭剛中二

四諫議和疏

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給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甚焉者。夫不因謀

慮，不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爲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虜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爲虜所給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爲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爲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釀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爲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壅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戎狄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少嘗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爲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然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爲天下後世

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北山文集》卷一。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議和不屈疏

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爲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爲虜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
不屈，則虜或以爲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入，置使者幕中，大
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
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
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爲親
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親
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爲在彼，
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慙，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
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戎虜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
之道，以守常爲正，而不可以僥倖爲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爲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爲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爲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速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戇愚，察臣疏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議和善後疏〔二〕

臣聞自下廟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

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邪，其不然邪？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三〕，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爲虜言：如某等人可還，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匱，籍兵之虜，平時倚以爲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偕起，凡有措畫，便當爲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屈，祈哀自請，迨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勵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爲，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獨稱於漢

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爲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吾君以姦聲惡色也。感激言狂〔三〕，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一〕原本缺題，據文意擬。

〔二〕羈：原缺，據庫本補。

〔三〕感：原作「威」，據庫本改。

申救胡銓疏

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衆論汹汹，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爲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

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敬鄉錄》卷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劾施庭臣疏

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超遷南榻，物情大駭。立朝有識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短，迹實有嫌，兼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紊瀆天聽，故噤默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群聽咸孚，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害其爲正。今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爲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句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陛下所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違兩者之間，平允成之。此如淵之論也，亦臺諫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論也。故陛下采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下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淵等議論爲同乎？然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諫之說勝，則彼未爲異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至，指金人爲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爲桀、紂耶？以至詆誚上下，咸蒙繆稱，慨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誤蒼生歟！徒以虜書未入，人情憂惑，又妄意

陛下厭群言之交進〔一〕，慮和議之或失，故持傳會之說於危疑急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過欲與沈該輩獵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先探問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黠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之。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得端詳靜審、有謀慮之士，爲國家外修和好，內爲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至於疑，他日施爲，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恥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寧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爲疑乎？陛下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今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爲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北山文集》卷一。

〔一〕妄：原作「妾」，據庫本改。

又劾施庭臣疏

臣初四日曾劾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新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議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輩進擢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

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爲屈與不屈，非爲和與不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己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君父之拜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爲徐秉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子未嘗不以是爲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己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敗和之害搖動陛下之心，迎合陛下之意，茲豈憂國之人哉？陛下見而悅之，傳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朝廷未以爲信，務順從者朝廷獨厚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天子寵諛臣以勸臣下歟？臣故曰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策，獨不可從容一二日，俟禮文允當，虜書納入，徐爲陛下陳之乎？且屈己一事，乃左右、大夫、國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群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內，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今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真有是乎？此非教陛下以涉春冰、馭朽索之道也。有如宸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陛下采聽群言，舉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鄰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至是也。嗚呼！官爵礪世之具，陛下持以賞穿窬，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群言逆耳之時，進傳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矧其持論反覆，自叛自合，一日數變。其爲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爲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爲衆論所容，則省劄到門，徧出看謁，作妾婦自明之態。爲人如是，而可以親殿陛、邇清光乎？陛下初雖悅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船未定，便有沈舟之患，然諫者爲宗廟社稷之計，不得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霽威而聽之矣。試使元帝不說之

時，張猛之言未進，薛廣德免冠未起，或有一人從旁刺船而前，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登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爲而不說也？但書之史冊，傳之後世，不知肯謂刺船者爲賢乎〔二〕？前日陛下念親欲屈，將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群臣持不可，則欲陛下之從橋也。舉行中道，則元帝感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刺船而請者，陛下盍亦察其爲人乎？投之遐陬，未爲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願乘得士之昌，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愚。《北山文集》卷一。

〔二〕謂：原作「爲」，據庫本改。

三劾施庭臣疏

兩具奏劾施庭臣苟合希進，論事反覆，乞行罷黜，聖意保全，尚此寬貸，臣實疑懼。若庭臣論事情狀，臣於兩奏中言之盡矣，不復敢陳。但庭臣初除侍御史，給事中繳之〔一〕，恬然就職。後讀沈該之章，怨恨言者，始託官長爲辭而求罷。逮除起居郎，臺章論之，傲然不顧。受劄之後，徧走人門，知不爲衆論所容，復杜門而辭免。則庭臣之爲人也，無廉恥極矣。十手爭指，萬口同非。臣爲執法之官，而使螟螣在於朝行，鳥雀遊於殿陛，臣亦胡顏以寧？三陳懇扣之章，屢犯尊嚴之怒，必期竄逐，以允師言。《北山文集》卷一。

〔二〕繳：原作「檄」，據庫本改。

自劾奏疏

臣聞臣之事君，貴在不欺；子之事父，可以情懇。雖值雷霆之怒〔二〕，敢陳螻蟻之私。臣比緣北使在館，計議不決，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御史中丞句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連名入奏，乞於二十四日同赴都堂，見宰執商議，聖旨許之。緣當日所議未盡，復連奏，乞二十五日再赴都堂，聖旨許之。議定，理須躬稟聖訓，復連奏，乞二十六日合班上殿，聖旨又許之。忽於二十五日晚，宣押句龍如淵、李誼赴內殿奏稟，而臣不與也。臣憂懼惶惑，不知所處，即欲闔門待罪，而國事未定，人情不安，小己之私，豈敢輒布！今也使事已定，群聽交孚，臣可以懇祈陛下矣。臣聞臺諫之官，天子以爲耳目，蓋所親信而不疑者也。官有大小，而受責則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有不可與聞者，其爲耳目也疏矣。禍福之幾，係於使事；計謀不臧，繆以千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而不能宣力者，其爲耳目也廢矣。居陛下耳目之任既疏且廢，雖聖庭包容，未加誅竄，而臣負此二罪，豈得自安？陛下方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必得有氣節之人聚之朝廷，然後他日可責以事功之效。使臣僥倖誤恩，但知苟祿，則陛下亦何所用之？人不劾臣，臣當自劾。伏望聖慈罷臣殿中侍御史職事，特賜黜責，庶協公議〔三〕。《北山文集》卷一。

〔一〕值：原無，據庫本補。

〔二〕文後原有其子良嗣附記，茲錄於後：「當爭論講和之際，先君自度與廟堂不合，俾家人裝以俟譴，而上知其忠，悉納焉。」

懇留曾開疏

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開之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爲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議論使事，略有異同，遂至牴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條奏利害，一二來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吾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勿得。無乃開戇愚太甚，至有妄發狂瞽之言〔一〕，聖意忤而不能容者〔二〕？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爲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姦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

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爲累矣。聖人虚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爲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脫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瑱而投荒宜矣〔三〕，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爲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爲是哉！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瀆天威，罪當萬死。《北山文集》卷一。

〔二〕至有：原倒，據庫本乙。

〔三〕忤：原作「初」，據庫本改。

〔三〕「吏瑱」二字疑有誤。

全宋文卷三八九三

鄭剛中 三

修纂屬籍總要疏

臣契勘紹興五年內，宗正寺丞孫緯等修纂《祖宗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共二本。一本進入，一本崇奉在寺。其書以太祖皇帝爲一總，太宗皇帝爲一總，秦王爲一總，又以母氏、始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爲一條，分類成書。書成被旨，候及二三年再行接續。紹興八年十一月內，宗正少卿張絢以元降聖旨申請條纂。臣見與寺丞陳確等參照施行外，緣三京宗司報到事迹名件與舊額有牴牾，謂如某人舊書若干子，今所報狀或多寡之不同；某人舊書係某位下，今所報狀或生出之不同。此類不一。謂舊書信也，則孫緯所編，初有得於傳聞者；謂舊書誤也，則今報所責，未必皆其親的所供，未敢便以報狀爲信，輒廢舊書。臣等今將諸司所報，詳加考訂，除與舊書並無增減交互者，即不再行開具外，其有增減交互去處，兩書並用小字注入，庶幾新舊俱存，前後可考。更二三

年，真僞復互見矣。如當聖意，乞將孫緯等前來進本降下本司，以憑修注施行，候畢日再行呈進，庶幾仰稱陛下惇宗厚本之意。《北山文集》卷一。

請除罪籍奏〔二〕

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時與甄叙。臣竊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爲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爲僞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爲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叙之限。庶幾罪功兩平，衆論惟允。《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二〕文前有鄭良嗣附記：「二月，與方庭實兩易爲秘書少監，先君喜曰：『吾好古之心，惟曰不足。今得平生未見之書而讀之，一何幸也！』侵疆既歸，上遣樞密樓公炤出諭京陝。四月，命先君以本職爲參謀，轉宣教郎。行府所至，選將帥，隸軍馬，訪疾苦，經用度，以至表揚忠義，振卹隱孤，先君之畫爲多。其所撰文字，有《請除罪籍奏》。」

請放王樞等奏

臣準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關，備坐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奉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聞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捉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撫司收管看養，并據趙彬申到前後捉獲夏國一百九十四人，送邠寧州、慶揚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關陝初復，正與夏國爲鄰，欲令將帥通書，恐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有傷；置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肯先，情亦無自而通矣。兼前項人留之無益于事，還之則感恩荷德，更相告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四人，許臣呼至行府，犒勞放還夏國，不惟使戎狄有感嚮之心，實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睿旨行下。《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重監司郡守疏

臣聞内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内外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爲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筦庫，奸賊不法，庸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爲

長者，以能容忍爲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日爲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大率去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酤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斂怨，故坐閱吏奸，漫不加省。嗚乎，爲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二〕，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天下治矣〔三〕。《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二。

〔二〕賊：原作「藏」，據文意改。

〔三〕郡：原作「部」，據庫本改。

〔三〕本文後原有鄭良嗣題識云：「先君自當言責，抗論無隱，排擊邪佞，不去不休。權臣秦檜嘗有以喻意，輒以理却之。」

除宗正少卿疏

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己，晚而筮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愚，材力綿薄，則叨冒器使之初，盡懇祈於陛下矣。然臣待罪殿中，今纔兩月，凡所論奏，悉荷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聽。此臣所以昕夕自誓，願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略無展力之勤。陛下使居耳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

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去。則是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圖報者，可謂孤神明而負寸心矣。按其亡狀，付之司敗，臣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祿，臣尤刻骨而懷感。屬籍亞卿，地清職峻，厚顏以處，臣亦何安！伏望聖慈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宮廟差遣，庶安愚分。

《北山文集》卷一。

請褒贈李喆疏

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陽縣令李喆〔一〕，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僞彭陽令執以獻虜，虜三予官，三辭。其後指爲歸附，轉儒林郎。喆持牒自言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陝西，或謂喆無恙，下原州訪之，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衆所嗟憫。伏望聖慈將喆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

〔一〕彭陽：原作「彭楊」，據庫本改。

褒進三老疏

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前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群僞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菓，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爲福。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一〕，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難。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官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閑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爲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勵風俗之道也。《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四。

〔一〕耀：原作「曜」，據《歷代名臣奏議》、《永樂大典》及庫本改。

辭免權尚書禮部侍郎劄子

臣困頓餘生，奇孤弱植，脫身下吏，廁迹周行。蒙陛下獎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屢試矣，迄無片善，可效萬分。未從司敗之誅，繆竊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謂何？又況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職，其選甚高。法從清聯，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介充也。側聽已行之命，實懷非據之憂〔一〕，仰翼鴻慈，俯從愚悃，收還恩寵，以副公言。《北山文集》卷一。

〔一〕據：原作「處」，據庫本改。

辭免試尚書禮部侍郎劄子

臣學識荒疏，人材猥下，攝官宗伯，誤蒙器使之恩，而黽勉周皇，寸長不效。已知踰分，更俾即真，不懇祈君父而求避焉，則公朝銓擇之鑑，臣實累之也。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選通才。庶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隆盛。《北山文集》卷一。

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

五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一〕。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爲尤重；階官辨秩爲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內閣者，其資爲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駑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愆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穆師言，下安愚分。臣無任皇恐激切懇祈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二〕。《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六。

〔一〕「五月」至「所措」，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二〕「臣無」至「敕旨」，原無，據右引補。

定謀齊力疏〔一〕

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夷狄之勢有強弱，執權應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

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天威，克獲之書，以日來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盡斃犬羊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二〕，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盛夏而甘暍死；顧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渠酋之誅，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爲來年計者，盍亦蚤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夷狄之強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沈潛機算，與二三大臣預爲來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北山文集》卷一。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一〕題前鄭良嗣附記云：「先君既爲侍從，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關朝廷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于君相。或不著於文字，則人所不知也。」

〔二〕欺有：庫本作「撫有」。

論白契疏

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寬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爲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關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資豪猾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饑寒切身，代書售產。閱時既久，富家管業亦深，或爲書人已死，或牙保關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爲賣。他日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爲信限。出限一日，更不認爲交易〔二〕，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爲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錢，下不致於以典爲賣，公私偕利矣。《北山文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二〕不：原作「示」，據庫本改。

除銀絹疏〔二〕

除銀絹係自來聖恩霑惠出使之人，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實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直西清，叨承密旨，半歲之內，無補涓埃，日侍軒墀，方切憂懼。今雖躬稟戒飭，奉將德意，欲布之坤維，未勤況瘁之夫，已被陞華之命，隆恩雖逮，私義豈安？臣亦不敢過爲辭免，止乞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北山文集》卷一。

〔二〕題前鄭良嗣附記云：「先君自密承上旨，聲望寢隆，天下柄用之意可見，而忌之者容心矣。十月，除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爲川陝宣諭使。令戶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過襄陽上奏〔二〕

臣契勘襄陽府城池深固，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作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梁興等戍守，上下安帖，不煩聖慮。《北山文集》卷一。

〔二〕題前鄭良嗣附記云：「是行也，上以西南去朝廷遠，征戍良苦，特勞勉之。又適因岳飛死，慮江鄂諸軍有所未喻，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覽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丁寧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二布宣，悉如上旨。過襄陽，奏曰。」

與北人畫地界事奏

紹興十二年正月〔二〕

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尚原。三處乃川陝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尚原最爲不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原口，我得鳳州無益；失鳳州，內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兵長驅，歷興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限隔，我以輕兵戍之〔三〕，勢決不保；悉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成、岷悉在外。數郡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搖，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收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爲金、洋、均、房之門戶，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爲急。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烏陵尚書面出分牒一紙，包裹四至，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如此，則於均、房、金、洋凡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不肯改換。

臣須具奏取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地勢與河特侵渭北，熙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涇原諸路相隔；朝廷無秦州，則階、成、岷、鳳外無屏蔽。但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爲重，在朝廷爲稍輕爾。此三處無一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鐵山以西，旋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今所欲三處，確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爲陛下計之。而北官強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朝廷徑遣人赴軍前求之，皆尚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侵出山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容道，尚二百里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乃今商州移治去處。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捐與之，而以豐陽爲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新築小壘，勢苟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貸和尚原爲藩籬，恐或可得。如其不然，少增歲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此，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由和議旋亦舍去，勿謂曩嘗失而無深患也。《北山文集》卷一。

〔二〕文前鄭良嗣附記云：「朝廷再與金虜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宣撫胡公世將會。聞揭示陝西，將取鐵山，且預差守將，薦以甲馬臨關，稱欲交地。人情駭懼，謂無鐵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旨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於陵贊謨尚書、孟浩郎中及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人，車馬不得進。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宣諭從長之榜，殆欺我耶？今不延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先君曰：『某慮之熟矣。彼能制我，我無以制彼也。延之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

之？當是時也，關門閉則啓釁，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則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遂出見贊謨，浩于白馬關外之百家村以分畫。贊謨曰：『甚處是陝西舊界？』先君曰：『自黃河以南，皆陝西舊界也。』贊謨笑曰：『自鐵山以西，至階、成、岷、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朝廷尚恐大國更有所與，不謂反有所取。』贊謨曰：『奈何是舊界？』先君曰：『若論舊界，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贊謨曰：『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某愚陋，不善思慮，不知上國講和之意，爲休兵息民耶？爲土地耶？爲休兵息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爲土地，似非講和本意。建上國基業，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顧浩曰：『不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鳳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說定底事。』先君曰：『若已說定，尚書何故不取階、成、岷公文？又何以稱從長商議？』見得此事只在尚書，願更斟酌。』贊謨曰：『且問賢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尚原，應是關隘，都要占却，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朝廷土地，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關隘須要見奪，却是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裏面討便宜。』先君曰：『人各事其主，豈不爲本朝討便宜！若論實情，上國于江南土地，恨不盡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溝以南，皆祖宗土地，旦旦有恢復之心。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可也。但既講和，日前事皆當不論。』贊謨曰：『爲是講和，却須着還。』先君曰：『譬如兩家仇怨，各欲吞併財產，一旦解仇釋怨，結爲親家，聘幣交歡之後，反臨門而強取其財，曰：汝爲親家矣，當以所有歸我，切不可爭。如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尚不能取，講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笑曰：『都承亦不可說道上國無所還，且如國王年裏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時退還

江南了。』先君曰：『尚書却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鄆州，韓世忠兵入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却？』先君曰：『尚書說且字不是，今日和議質諸天地鬼神，主上欲子子孫孫世守之，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贊謨曰：『休休。寶鷄縣界直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截散關爲界。』先君曰：『若商量到極處，某豈敢固執，只得申朝廷。但尚書須爲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單貧，尚書所知。此後歲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割去，關隘又取却，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本意。』贊謨以手畫案，曰：『此外是没商量。』先君曰：『且俟具奏取旨。』贊謨曰：『都承所得少便申；今得多何用申？』先君曰：『尚書便以河南見還，亦不敢受，須候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出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俟作公文去。』各退歸次。良久，令人傳語，送到牒一紙。牒首曰：『今與江南人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閤門祇候李某日下交割。』先君再往見之，將與言而牒已無所付，乃顧左右，俾設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商議，並須取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明言商州？兼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裹。』又問最後一項，祐州是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爲祐。』先君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祐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先君曰：『具奏取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說定，都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爲見來文有交割二字，即牒貴司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便交割之理。回文具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朝廷

指揮，若專輒却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怒。』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有使者不遵稟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未交割，且便退和尚原兵。既是講和，又却聚許多軍馬，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管得屯兵？若是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晚退矣。』贊謨曰：『都承又不交割，又不退兵耶？』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問宣撫司。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聚許多軍馬？今雖講和，尚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軍否？』浩曰：『尚書何如且如令都承申去？』贊謨曰：『某却如何得回？』遂置公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願尚書少待之。』贊謨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先君曰：『尚書宿此，某亦宿此。』少頃，贊謨起曰：『某有氈帳在前面，可同往帳中飲耶，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曛黑，有商量俟來日。』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徐引而歸，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又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四補。」

〔三〕成：原作「成」，據庫本改。

除端明殿學士奏〔二〕

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爲重，上流以陝、蜀爲本。雖鄰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不擾，漸與圖爲休息，然後可以上寬西顧，非輕責也。顧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

復畀付之。臣欲盡瀝肝膽，極懇固避，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帝聞萬里，何日可聞？臣除將宣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殿學士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選德望威名著立者，倚分一面之憂，然後爲稱。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二〕。《北山文集》卷一。

〔一〕文前鄭良嗣附記云：「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事，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

〔二〕文後又附記云：「樞密虞公允文嘗誦言之，曰：『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殆不可曉。』又曰：『吾蜀困敝，如巨瘡日益潰爛，爲之悉力醫此瘡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繪其像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檜既隙矣，而先君所嘗按劾如宋蒼舒、賈思誠輩，寢媒孽之，最後總領錢糧趙不棄、臺諫余堯弼、巫伋從而迎合誣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爲勘官宋仲堪者，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骨肉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没于瘴，天可問耶！當興獄時，舉世知其冤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仔，疏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十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枷項送橫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回日推賞。仔到橫，遂死。仔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脩然而逝。舊聞先君寤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尋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薇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遂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峰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爲

異。先君所爲宣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藁冊十數，盡爲宋仲堪之所追取，後莫知所在。故良嗣錄鎮蜀以來事，皆不得繫先君之文。又先君遇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駭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恐不能十一二，姑爲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搜訪而續之，尤所望也。乾道五年孟春，男良嗣百拜謹書。」

全宋文卷三八九四

鄭剛中 四

論責實疏

紹興六年十月〔二〕

臣聞人君之道，內在於盡誠，外在於責實，誠實備至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陛下比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嚴警備，恤饑窮，每一詔下，丁寧懇惻，其思治望道之心，計亦切矣。然而百姓不盡知，德澤不徧及者，何哉？責實有所未至爾。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子效職者少，欺陛下者多。朝廷施行一事，付之監司，監司付郡守，郡守付縣令，各了一司文移之具，不問其有無實惠及民，是則雖堯禹在上，功效何由而著乎？故民間往年聞寬厚之詔，猶咨嗟怨恨，曰：「吾君愛民如此，而官吏弗之行也。」今則不然，美意一頒，天下知其爲虛設爾。蓋欺罔誕謾之弊，至今不革。廣設文具，應辦目前，髣髴近似，以報其上，故視其已具之文，雖陛下不能無疑。吾法既美矣，吾官吏亦奉行如此矣，一何治道之難成！曾不知有名無實，受陛下之惠者，百不一二有也。陛下以誠意鼓衆

動化，立中興之治，而官吏乃至變移之，豈不痛乎！嘗觀漢宣帝之所行，成帝亦行之，而治功爲不及者，蓋總核名實，孝宣帝之所長故也。元康二年，孝宣即位十載矣，方下詔與士大夫厲精更始矣。今陛下臨御亦十年，而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如在其身，不得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則樞機周密，可以不媿漢宣帝之時。苟爲不然，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必累陛下責實之政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六。

〔二〕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論有司奉職持法奏

紹興八年七月〔二〕

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功；有德而無刑，不可以成政事。臣常惑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爲苛察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澆疵怨謗之地，不可聽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爲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敗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委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聽也。臣反覆計慮而後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二者不可易也。人主與天地同德，惟高明博厚，然後公公私私，有生能言之類各足其欲。至於百官有司，則法度之所在，猶四時

之氣，推行造化，可生則生，可長則長，可肅則肅，可殺則殺，予奪之間，不可有毫釐之謬。惟使生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矣。恭惟祖宗以愷悌之風蕩五代之毒螫，陛下以澤潤之德救百六之塗炭，累聖相承，前後一軌，大君之道，咸不約而得之矣。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氣，盎然如春風者幾五十載，覆載之功，不爲不大，然所謂法度者，未嘗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郡守必劾，監司必按，臺諫必言。以至一官資之予奪，一刑名之輕重，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守其法以爭之。不得於法，雖力彊勢重，不敢有徼幸之望。小大同心，共以身任之而不顧，天下惟見人主簡易優游，坐收寬仁之名，而天下亦無敢爲非者，此祖宗與三代治古之道也。至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之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責。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朝廷，朝廷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漸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欲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日：「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是故吾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善乎其能言也。蓋法者，百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心，惟使寬宥曠蕩之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嚴而知有春陽之暖，豈不偉歟！臯陶爲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夫臯陶豈不知將順之美，以謂宥罪者人君之恩，至有司則奉法而

已，不知其它也。此後世所以樂堯宥刑之寬，而畏皋陶執法之堅。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督之。常使紀綱持循，賞罰明信，不廢法度，而陛下寬厚之仁，泊然與覆載同功，俾天下獨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生靈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一，《金華文徵》卷一四。

〔二〕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論邊郡守臣疏

紹興八年十二月〔二〕

臣竊謂張官置吏，皆以爲民，而治外之官尤重於郡守。承流宣化，莫先於太守，而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甚矣！邊郡之欲得人，臣請爲陛下詳言之也。在內諸郡，簿書獄訟，戶口農桑，財賦盜賊，是數者有一不治，皆足以爲害，然患小勢緩，而所係猶輕。至於邊郡，則維持控扼，與國勢常相關。撫綏不至，則生齒凋而力孤；備禦不嚴，則罅隙開而釁入；巡徼不謹，則姦僞容而謀泄；關市不修，則物貨艱而錢陷。朝廷非可謾委以付人，得一人亦非可輕以更易也。三國魏據中原，自廣陵、壽春、沔口之屬，皆其東邊也，而吳亦以所抵爲鄰。南安、祈山、陳倉之屬，皆其西邊也，而蜀亦以所抵爲鄰。大率曩之爲魏者，今多在北敵；曩之爲吳蜀者，今皆在朝廷。如楚、泗、通、泰，以至滁、濠、

江、鄂，接連襄、鄧、關陝之地，爲今邊郡者，大略不過二三十郡，委以與人，誠不可忽。臣願陛下詔大巨詳閱吏瑣，將諸處見任及已除未到之人精加審察。訪求材術之士，略其細行，但平時績效著聞，實可任用者，精選二十餘輩，布之邊郡，使其講究利源，招徠士卒，種植牧養，蕃息疲瘵。分委既定，時遣朝廷官吏按行省察，取其無狀者復更易之。俟其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也。朝廷亦何惜數闕，必欲以資任終更？亦何輕數郡，但欲作尋常委付耶？昔韓延壽善爲郡，所在置正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又晁錯爲文帝陳守邊備塞之說甚詳，大要欲使著業安居，家室田作，爲久遠之計。所用之吏，存卹老弱，善遇壯士，和輯其心，而無侵刻之苦。由是觀之，陛下用以守邊者宜加審擇，既得其人，宜加久任無可疑者。或謂臣曰：「朝廷和議既成之後，故地可還，今日所謂鄰邊者，却爲內郡，勢若可緩。」此大無理也。人君立國，惟在因時，本無定勢。借使故地果因通和而還，則要當以江淮爲根本，所謂故地者却是新民。根本殖立於內，護之當益工；新民屏蔽於外，倚之當以漸。更須數年經理，力彊勢重，始可望其通一。所謂江淮者，在今日尤當愛重也，故臣切切以邊郡守臣爲言，望陛下與二三大臣留意選擇，特賜施行，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二六（第四冊第三四三一頁）。

〔一〕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論保養三京之道奏

紹興九年十一月〔二〕

臣聞人君之有天下，猶人之有四體也。人之四體，惟血氣浹洽，脉絡流通，然後疾病不生。一者有痞塞，則膚理爲之不榮。人君之天下，惟德意交孚，政事徧舉，然後危亂不作。一者廢隔，則綱紀爲之不貫。國家多故以來，江淮之北，陰邪之氣結爲癰疽，聚爲痼癖者，不可勝數。賴陛下感動天地，強敵革心，和氣一通，而大河以南妖沴平息，甚盛德也。臣今年四月被旨爲樞密院行府參謀官，渡江踰淮，道京洛，抵關陝，嘗爲陛下詳觀今日天下之勢。關陝新復而且遠，然其就緒也必易；三京去東南爲近，然其就緒也尚難。關陝就緒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陝之安，久而可保；苟三京之力衰敝不振於中，則關陝孤絕，後當有可慮者。臣請備言之。陝西諸路雖號新復，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於無兵也；弓箭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猶得六萬，是民尚可以爲兵也；年穀既狼戾，官中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共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全曠也。今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宣撫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利兵據險，六經路趨走而聞號令，未易窺也，臣故曰就緒爲易。惟洛陽百戰之餘，凋殘尤甚。其西則陝府爲鄰，陝自李彥仙死守，虜悉力取之，民無噍類。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爲劉豫兇焰所焚，焦痛未蘇。三京户口，今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農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土，民力殊困。論其地

勢，則平川通道，不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輸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釁隙之所易生，臣故曰就緒爲難。夫關陝先就緒而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痞塞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蒙死徼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潼關以西，不過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廢隔，豈不再貽關陝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士置之要郡，審擇材猷敏博之吏使爲監司，增廣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中間血氣浹洽，脉絡流通，起居食息，日就安彊，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苟惟不然，膚理不榮，復有受病之處，不治將深矣。《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三。

〔二〕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論馭將帥當恩威并用奏

紹興十年二月〔二〕

臣聞人主之恩，天也，含容包覆，混貸惟一，故人無不悅；人主之威，雷霆也，摧壓震曜，超忽變化，故人無不畏。有如偏廢，則是猶太虛廓廓，而不示以風雷之象，生物之功，無造化矣。矧其駕馭桀黠、延接雄雋之際，所以籠絡控制，收其心而折之氣者，宜又如何？臣伏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高官顯服煥寵其身者既無不周，祥風慶澤蕩滌其意者又無不盡，彼方蒙戴懲省感

激悼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勞徠撫存，推誠意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至於釋罪宥過，責以後效而折其氣者，正宜摧壓震曜，示以風雷之象。不然，位極則賤，恩極則慢，恐有不知朝廷之尊者。英布之歸漢也，高祖踞床見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夫淮南亦亂世之奇傑，不背楚，則漢取天下，未有萬全之策，功亦大矣。然高祖所以見之之禮尊嚴如是，曾不以半言摩拊，誠以詐力權變之士，初拔身以歸，安知無恃功矜德廣己造大之心，故高祖先求所以折服之者，而徐以厚意慰藉之爾。非特如此，光武之受赤眉也，陳兵臨洛水，而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强服汝也。」衆皆屈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各使以妻子居洛陽。又聞太祖皇帝一日飲王審琦等酒，而與之語，明日相率乞罷兵權、奉朝請。嗚呼！是必有以感動其心者。今日入覲之臣，朝廷所以待遇之者，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敢以區區之說爲陛下言之者，蓋亦狂瞽之愚，有不能自己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四。

〔二〕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乞許薦舉奏

紹興十一年十月

被旨，所過州縣許按察官吏，除治行顯著、罪犯明白之人合行聞奏外，欲乞許令薦舉改官親民任

使七員，堪充從事郎、縣令任使十員，庶幾有以獎進人材。《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〇（第四冊第三一七一頁）。又見同書選舉二九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七〇九頁）。

乞併減秦茶司奏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陝西買馬見今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官在彼買發。秦茶司自復置以來，未嘗一到，誠爲虛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有官吏，並隨司減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

相度茶馬兩司應副錢物奏

紹興十三年二月

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轉運司錢物。今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三十二萬緡〔一〕，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并取博馬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二年爲頭應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八。

〔一〕三十二：原作「二十三」，據文意改。

格法事收還省部奏

紹興十四年十月

今邊事寧息，除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并收還省部。吏、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叙復、章服、奏薦，及諸州應奏讞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

乞分利州路爲兩路奏

紹興十四年九月

今措置，欲將利州路分作東西兩路，內吳璘乞差充利州西路安撫使，以階、成、西和、鳳、興、文、龍州隸屬；楊政乞差充利州東路安撫使，以興元府、洋、利、閬、巴、蓬、劍州、大安軍隸屬。郭浩所帶理合一體，今欲除落「經略」二字，乞以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爲名。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所帶沿邊安撫及管內安撫，并合除落。《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一〇（第四冊第三二二二頁）。

乞降處分減對糴糧米奏

紹興十五年五月

欲減成都府路對糴糧米一十二萬石〔一〕，潼川府路六萬石，切慮兩路州縣却將已前積年欠負驅催，或以那兌別色斛斗支遣撥還爲名，復行搔擾，甚非寬恤之意，伏望特降處分。《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〇（第七冊第五九九一頁）。

〔一〕對糴：原作「對糴」。按宋代在一些地區實行「對糴」，即按上戶所納稅額攤派糴買糧米。此處「糴」乃「糶」之誤，據改。

論持堅果不變之志奏

臣伏見虜人敗約，中外不以爲憂而爲喜。虜逆天太甚，養禍彌深，變已和之議而神必誅，驅久戰之兵而人極怨，措身危絕之地，行師盛夏之中，茲故可以無憂。陛下以孝悌之至，雖從其請，初未嘗爲屈己太過之事也。根本不移，藩籬如故，比前日實無所損，而敵人受其田，茲故可以爲喜。夫舉大事者，在酌民情，中外之情如是，勝負之形形矣。然區區之愚，憂喜猶交戰也。陛下精兵勁甲，需險

有年，今欲震發沈潛，布昭聖武，則檄書一行，萬物吐氣，其誰敢敵？臣固安得不爲喜！然用兵者如槃水在槃，臨敵者如養虎遺患，惟持重可以鎮物，惟果斷可以成功，旋踵之間，禍福相倚，臣亦安得不爲憂？又念黠虜多計，善爲妖祥，稍覺失利，便能以甘言相怵。正恐他時將帥鼓行，士卒用命，兇孽遊魂之日，或我師顏行不備，小有萬一之虞，彼未必不再遣一介，持消釋覺憾之語，復相給弄于斯時也。陛下持以斷然之志否乎？臣又安得不以爲憂！持之不堅，行之不果，既已爲強，又欲爲弱，遲疑兩端之間，吾進無所鼓，退失所據，皆志士寒心之日也。臣又安得不以爲憂！臣嘗精思深念，以爲今日之事，雖感動士心同力赴敵，猶是中策，而陛下持以斷然之志，終始不變者，上策之上也。苟士氣不衰，國論堅決，鼓而進之，敵人震壞，則破竹之勢，次第可圖；知難而退，以戰爲守，則長江之險，方可爲固。不然，則後日持之不堅，與今日畏縮退避，其患一也。新疆之民，方如赤子之得父母，父母今又棄而遠之，計其宛轉塗炭、延頸拯救者，日夜號呼以幾。願陛下以臣堅果不變之說詔之大臣，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論通虜保疆之道奏

臣聞執一隅之見，偏信自守者，謂之衆人；見善則改，惟義之適者，謂之智人；通流變化不可測知者，謂之聖人。惟聖人之見高出一世之上，故能宰制籠絡，御天下而爲之主。臣謂和議高世之見，

陛下得之矣。何則？虜人虐犯中國，禍毒流布，則號呼怨恨，思欲犁庭而報耻者，衆人之所同也，而有智者不以爲然。顧我之勢，既未可與爲敵，料彼之情，猶不敢以爲信，則卑辭遜意，姑曰從之者，智士之所同也，而陛下不以爲然。陛下之意，決謂虜人之心在於休兵，河南之地必以歸我，故於衆論猶豫之時，守以剛明不回之斷，所以得陝得洛得汴，又得禁軍弓箭手以備西入之夏，得穀粟布帛以寬出蜀之兵，可謂盛舉矣。然而今也迎請之使半留半返，凡我所以懇祈于彼者，皆靳且遲，陛下於此雖已有高世之見，然通流變化，區區臣子之心，尚有望於陛下焉。蓋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何以言之？昔爲虜謀者，主爲和好者也；而今爲虜謀者，其和好非自己出也。然虜捨河南之地，斂跡而北，非其國中內有牽制之患，外無及人之力。當未至此，則通和之議，彼豈遽變？第其謀國之臣必不肯一遵前議，勢須少示齟齬艱難之狀，然則我所以懇祈于彼者，能一請而遂乎？臣故曰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河南之民，方其陷沒，日有懷朝廷之心；今其歸矣，日有失朝廷之憂。臣比見陝西兵民具言虜無技能，用一人可當其四五。臣卜之曰：如是，則關陝當永無亡失之患。對曰：不然，朝廷主之則虜爲可勝，朝廷棄而不顧，則又復解散而已。嗚呼！殆真情也。使果有解散之患，其何以爲國哉！臣故曰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夫彼己之勢皆有不同，則所以通虜人所以保新疆者，必有道焉。靜而勿躁，緩而弗迫，堅忍以濟其誠，慮遠以防其變。如有須於我者，於其所可，酌中道以從之；於所不可，遂辭意以違之。此通虜人之道也。定帥臣以專其託，通兵勢以示其形，料理三京，使其血脉相連，分委大將，使其號令相及，此保新疆之道也。《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全宋文卷三八九五

鄭剛中 五

論不可搖東南根本以濟西北疏

臣聞第五琦謁見肅宗於彭戍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賦，財賦所出，江淮爲淵，臣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爲是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爲是，則臣欲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爲根本，奈何欲先搖其本，以徇西北乎？國家兩宮遠狩，中原未復，生靈日望陛下出之於塗炭，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而又人心久而不收則離，德澤久而不繼則竭，僭竊之勢，豈可容其蟠結漸牢？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知以西北爲念，力守其說而不忘經營，則濟矣；謂可困東南以徇西北者，亦非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西北之民以東南爲裕，則如水就下，雖萬折而必至；若東南自有愁嘆之苦，彼何所慕而歸乎？大抵事不可令再失策，今陛下親撫六師，大臣統護，將展力共洗前日退避失策之悔，則天下幸甚。不

然，槃水一跌，恐無有再能收拾者。《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論移蹕奏

臣竊見朝廷自去冬建議移蹕，論者是非相半。或謂建康阻江爲固，有如胡馬徼幸萬一，則受敵在先，非百司安枕之地，故以幸浙西爲是；或謂士卒之氣恃朝廷進退爲強弱，進尺則有賈勇之望，退寸則有解體之憂，故以幸浙西爲非。臣皆以爲不然也。古人之言曰：「人君門庭遠於千里，堂下遠於萬里。」必待近而後理，則其遠已如此，身臨戎馬者，便足以爲治乎？又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必謂遠者難治，則易亦如此，決勝千里者，亦豈不然哉？鄰有堅敵，士未解鞍，或進或退，觀時應變，此未足以定是非，而恐是非在其後也。使朝廷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孰謂捨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人亦不得而非之矣。使防閑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即東南，何臨安之可保？吾亦安能獨是哉！爲今之計，要當保其所謂是，無使爲人所非也。乘輿還臨安矣，侍衛亦臨安矣，百司庶府皆臨安矣，朝廷以爲安且治邪？其以爲未然邪？陛下與二三大臣密勿之意以爲未治未安，夙夜圖畫，如是守淮，如是守江，何地置兵，何人應敵，上下同心，不置中原於度外，如是則豈害中興之功！陛下與二三大臣以爲已治已安，兵自此可以漸息，民自此可以少休，虜人不復來，東南不復擾，我在堂奧，藩籬已自可託，如是則臣恐不能無後日之

悔。二者朝廷當自知所擇矣。陛下豈不見鑾輅所臨，州里老人携子抱孫，駢肩跣足，如見父母。其鞠育保全之道，陛下宜有以勉之。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不勝區區之心。《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九。

論人才疏

臣聞世之論治道者，莫不求才爲急。夫人君以一身之微，受寄託之重，孰不欲與賢智共之！然用之不因所長，則得之雖多，寧有補於治道乎？大抵用才如用藥，苓、朮、參、桂，徒聚之無益也，惟寒溫緩急，各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藥等爾；道德才智，徒取之無益也，惟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致治之效；不然，是與無才等爾。皋、禹、稷、契、夔、龍、伯益，皆一世俊傑，舜知用之，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付，茲其所以聖歟！陛下履中微之運，圖復古之功，以禮爲羅，賢俊並致。臣子雖一介無它技，而盛德包覆，皆所不遺。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而量才任用者正所急爾。昔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公孫揮善辭令，裨諶善謀，而鄭國之政，常使裨諶謀可否，簡子斷之，公孫爲辭令，成乃付子太叔行之，是以無敗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昭日月之明，何所不察？區區之言，尚願陛下因任群材，使小大之臣各迪有功，且無用非所長之失，則涓埃之微，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與三數大臣圖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論久任良郡守奏

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德惠民而已。官吏不能皆良，而畏朝廷之責，故虛文之弊由之以生。臣頃以責實之說，區區爲陛下言之，退而又爲陛下求所以革虛文之道，其莫如久任乎！夫吏員之冗，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久任者，謂良郡守也。郡守不良者，易而去之，一方之福；其有安便風俗，百姓信愛，確然能布宣上意，使實惠被民者，大抵閱三數政而得一人，輕爲奪之，爲害多矣。臣親見州郡長吏更易之際，非但公私費耗，迎送煩擾，文書獄訟變移之弊，爲不可言，往往上下苟且，人情弛慢，踰時未定。既而長吏者至，風俗不能周知，利害不能徧察。慮朝廷督辦有條，苟不誕謾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塞責。況復遷延歲月，得更易而去，則其自爲謀者善矣。此所以忍爲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一良吏，教令已孚，績用方著，朝廷亦何苦奪此而與彼乎？謂欲以旌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守令之選，既有成法，今無遽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久者亦不至於成資而罷，是法雖具，有時而廢也。前史謂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遷徙，可乎？令有治狀者，亦可賜金增秩，俟其終滿召用之未晚也。聖人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陛下留意行之，臣恐州縣虛文之弊，自此可息。《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乞委任李宥奏

臣竊觀《四牡》，勞使者之詩也，序《詩》者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臣昨日上殿，因稟奏江西盜賊，聖訓以李宥恐不能辦了此事，臣退而有疑。朝廷頃以江西多盜，恐州縣不能存撫，至於失業，遣察官採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宥奉使之指也。爲宥者布宣德意，按察官吏，訪求致盜之端，講究弭盜之術，則宥之事舉矣；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命醫視之，而藥未具也。爲醫者觀其形色，審其氣候，某處納邪，某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盜，在處皆有，而虔、吉最甚。江西之兵，合不過三二千人，餘皆土軍巡尉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如窟如巢，兵至散而民，兵退聚而盜。宥將所有之兵分布搜討，能當幾處？筠州黃十五負險不服，宥方督申世景圍捕，而虔、吉、袁、撫接連湖南諸處，往往三五百人成群出沒，此蓋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擁兵坐視而徒以招安爲事也。若謂宥出使之日，便不帶兵前去，則宥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又恐前期遣發，重有勞費，是猶醫者欲見病，然後求藥於朝廷爾。宥之策非不善也。如聞宥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便到朝廷，此其爲補亦非小小。雖未可謂之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矣。得無有告陛下者曰：「李宥授之以兵而不欲，今果不辦矣。」信有是也，則願陛下思朝廷所以遣宥之意，本不專

使捕賊，而案所以先措畫招安者，蓋坐無兵。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案徧歷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耳目之官與之采訪，上下感懼而平定有期。若謂案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闡燭微之睿，旁昭靡盬之臣，臣不勝區區。《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乞增添試官奏

檢準貢舉法，試院官考試進士，不滿三百人二員，五百人四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至七員止。伏見兩浙轉運司見置院差官引試進士，取到本司狀，稱今歲合赴試約計一千餘人；又取到本司前舉赴試人數計六百五十四人，差過考試官四員，點檢試卷官二員。今舉且作一千二百人赴試，比之前舉，計添七百餘人。若差官至七員止，則可添試官一員，是以一人之力，增前舉二千卷之多也。竊詳士子三歲一試，全在有司精明，去留詳允，故績學能文者不至有淹冒之嘆。苟考官目力不逮，試卷沓來，心志既疲，工拙交進，眩然不知朱墨之可施，如是而曰不遺士者，未之有也。欲望朝廷下本司契勘，如就試委及千人以上，許通差試官一十員，仍精選文藝有稱者充。場屋費用必不因三人而大有增損。庶幾考校得人，上副朝廷樂育成就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

看定引例劄子奏

本部契勘《刑部令》：諸奏獄以格擬上，格不該者取裁。注謂情法不相當而無格及雖有格而輕重不可比者。以此見本部職在檢例擬斷。但緣自來獄案，雖先付大理寺法官斷定刑名有無可憫，次到刑部審詳擬例，然罪人情犯亦有與斷例無一般親的者，并所斷過刑名，亦未必皆是情法相當、灼然詳允之例。久來拘於引例，必欲牽強相合，故增損出入，不無差失。今欲依臣僚奏請，大辟罪人。如情理別無可憫，自合依法斷上。其無情犯一般的例，或情犯雖同，而當來所斷刑名自有差失者，更不泛引外，有法寺雖不引可憫而情理不至巨蠹者，亦乞從本部貼說，上朝廷參酌寬貸。庶幾殺人者死，過誤者生，上副朝廷詳審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論斷獄持平奏

臣嘗觀古人稱斷獄無冤者，謂不使有罪者誤陷於死爾，非謂於法當死，縱之使生，而謂之無冤也。廷尉，天下之平，謂死生各得其平爾，不應偏倚一隅，故釋有罪而可謂之平也。聖人謂赦宥之澤如春風時雨，出於造化者，固吾所獨。至於付在有司者，惟當詳明謹恕，一歸諸平而已。彼不知此

者，遂謂解弛禁綱，隳廢國憲，取有罪當死者，一切付之生全，乃爲平反，曾不知已死者有恨，則固可疹陰陽而干和氣也。邇者州郡疑獄，類以情理可憫來上。夫可憫之情，謂被殺者無道，殺之者有理。聽其獄，方惻然可憐，乃欲寘之於法，故有司列事狀以聞。豈有閱案察情，無一可念，而猥謂情理有疑乎？遠近相觀，彼此視效，獄吏知之，教訟者知之，犯法者知之，具款自言，未嘗不以遭罵爲解，一涉於此，咸脫其罪。詈人者死，殺人者生，世無復讎之法，而孝子慈孫日抱戴天之恨，豈不重可憐哉！而大理寺約法上部，刑部引例爲證，類多乖錯。某事誠重也，問吏輕之之由，則曰：「例嘗輕矣，今其敢重！」某事誠輕也，問吏重之之由，則曰：「例嘗重矣，今其敢輕！」於固執不通之中，雜以情僞，其害多矣。嗚呼！殺孝婦固足以致久旱，而亨洪羊亦足以得大雨。殺不辜，雖有大舜之戒，而殺人者死，亦足以成漢高之治，要當使有罪者死爾。願陛下申戒有司，益加詳謹，務令生死兩平，不致招積。《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論復祖宗選人關陞舊制奏

臣嘗謂靜退廉耻，百吏之所當勉，然中人爲善之心，非聖人養成之，無以自進。故善治天下者，制禮立法，崇長禁戒，未嘗不有勸沮之意焉。臣伏聞祖宗舊制，選人關陞，令錄滿六考致仕，與初等朝官，遇大禮，許其封贈；即滿六考而有贓罪者，止以本官致仕，遇大禮無復封贈之榮。所以崇長禁

戒，成就中人而俾之爲善也。自舊法變廢，選人致仕不得陞朝，而此道亡矣。何以言之？郡邑之吏，既粗更考第，其榮親之念，又不能一日忘，苟前有致仕陞朝之路，則性資靜退之人便可恬然自守，謹俟掛冠而去，寧復干求徼倖，爲得已不已之事乎？有如鄙賤饕竊，不自愛重，則致仕之法繩於彼，陞朝之念動於中，審較重輕，必知顧惜。所謂崇長禁戒、成就中人爲善之道，莫大乎此。朝廷靳此一官之後，念親求進者數計資品，往往欲歸而未能；日暮塗遠者望絕朝路，有至自棄而貪墨，其傷多矣！臣愚敢望聖慈下有司講明舊制，應關陞令錄滿六考無贓罪致仕者，與通直郎；遇大禮，得封贈如法。上可以崇長廉靜之風，下可以禁戒貪躁之吏，是於朝廷之虛名雖略有所費，而於陛下之風化誠有補焉。陸贄有言：「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惟陛下幸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六。

論遽改差撥左護軍奏

臣竊聞張守以江西盜賊未平，兵力單寡，乞行增戍，朝廷降指揮，差左護軍千人、馬三百疋聽張守節制。皆謂李杲既宣諭德意於前，張守又增強兵力於後，江西之盜無矣。無何，左護軍之人更不差撥，却於殿前司後軍差二千人、馬一百疋權聽張守節制，所有李貴、申世景兵却替歸行在扈衛，此未能曉也。李貴之兵，臣實未知其詳；申世景之兵，人多稱其忠勇有謀慮。其在江西久不能弭盜者，則盜多兵少，力所不能制也。又從來節制不一，郡守不能皆良，因循玩習，養成盜勢，亦專非李貴、申

世景之過。今筠州黃十五等負險不服，李宥督申世景等圍捕正急，若遽聞更戍之命，則衆必解體而無功。今新差人與彼處人情窟穴，卒未相諳，恐賊未平而先有擾人之患，此臣所以重惜之也。又今所差二千人權聽張守節制，它日盜平之後，必復歸於殿司，則是二千人暫出，三千人即來，通五千人，殿司皆得以有之也。今日兵勢，正當拔置偏裨，多作頭項，使各自奮立。聚而增大之則易，析而運動之則難，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已降睿旨差撥左護軍人矣，不知何爲而遽改？若出於朝廷議論，猶之可也；若有請而從之，則更望陛下將今來所陳事理曲賜裁斷，務令允當。淳化二年，太宗皇帝嘗謂近臣曰：「前代武臣，難爲防制，苟欲分移，必先與之商議，今日且無此事。」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爲合宜。」夫差撥二三千人，事非甚大，但人主之命令一行，不可爲人所改易，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聽言從善，舜禹不能過，微臣之愚，必蒙幸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

論弭海賊奏

海賊之患，今而不慮，恐爲他日之害。晉孫恩初因報仇結聚，其後破州縣，殺長吏，永嘉、東陽等八郡皆相應，遂至有衆數萬。雖劉牢之輩將兵轉鬪，而恩出沒海上，吳會、閩廣皆被其毒。恩沒，盧循繼之，劉裕因之以成事，可不戒哉！說者曰：「海上之盜，招之則無矣。」曾不知海盜非招安所能盡也。往年招朱聰矣，其徒聚而爲劉廣；後又招廣矣，其徒聚而爲李元。蓋招致其魁，其徒必縱以

歸業；魁得官，其徒謂可取以爲準也，什百嘯聚，又作一頭。凡其所略，縱而不殺，又厚以物予之，許其去而復來，無業者欣然附之。官兵弱則奮臂而爲敵，官兵強則乘風絕洋而遁，又急則孤槩單下，變爲客舟。官兵不能辨也，止能於瀕岸淺海互相回避，驅入深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何暇議鬪哉？臣以是知招安之不能盡，捕殺之不可及也。臣官永嘉，聞瀕海諸郡各有土豪，習知鄉道。凡海旁桀黠無賴之人，彼皆素得其情，盜之所向，豪皆知之。爲今之計，莫若使諸郡以禮求訪，使自爲捍守，仍將海旁之民結爲保伍。如其境上無盜賊侵擾，或自設方略而能格捕之者，朝廷第其勞而官之。容隱坐視者，待之有法。如是則朝廷不費官，官兵不費糧，而海盜可以漸息。如只以招安爲術，制置司兵爲用，常使江北無警則已，萬一被兵，或饑饉仍歲，則孫恩、盧循之患，蔓難圖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又見《右編》卷二〇。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爲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慈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奇孤，振迹寒遠。官箴初服，天睠薦溫。坤維分寄闔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曾微稱塞，動輒妄迷。是宜過惡之滋，用致滿盈之罰。捫心刻責，糜軀豈復可文；伏地震皇，擢髮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私，曲付鴻恩之內。乾坤善貸，螻蟻俱全。此蓋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

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惠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二）。《北山文集》卷二四。

〔二〕「臣無」句：原無，據庫本補。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微恩大，更畀貞祠。竊廩餼以兢慚，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妄窺糟粕，久困膠庠；偶脫塵埃，遽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衆謂其必當；父母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隆私。肅遵去路以兼行，愈覺此身之負國。嘗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聽郵傳，祇拜矜憐之告。逡巡自失，跼蹐靡皇。此蓋皇帝陛下德邁湯、文，性同堯、舜，簡易而總大要，高明而建中和。稱物平施，自有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臣敢不靜修往行，仰戴鴻恩？軀或可捐，誓竭區區之志；天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北山文集》卷二四。

到封州謝表

成法難寬，自投憲網〔一〕；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追，雖流涕痛懲而莫及。亟收危魄，祇拜溫詞。茫然晨夜以奔趨，惟是寢興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韋布起家，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召福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之勿勉，寔體國之未知。違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履，既招盈滿之祥；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爲恩，朝廷於帝其訓。百愆俱宥，一切優容。全收震曜之威，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神。無所糜軀，惟知頓首。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著明而在上。訖內外不罹於咎，大德日生；無隱微不得其情，容光必照。自詒戚者，亦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敢不熏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沴之身，遠傾葵藿；獨有再生之賜，難報乾坤。臣無任屏營之至〔二〕。《北山文集》卷二四。

〔一〕「成法」二句：原作「成法□投憲網□□」，據庫本改補。

〔二〕「臣無」句：原無，據庫本補。

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表

久玷清曹，宜招大戾。遽移要地，仍冠華資。識睿獎之優隆，撫微躬而震越。中謝。竊以國有二柄，古列鴻樞；事分五房，均承上制。爰自熙寧而後，始參用於士人；故茲承旨之員，或旁兼於史館。誠以斗極執化元之本，機廷爲宥密之親，拱侍天墀，躬聆帝訓，宜求洵直，克用稟承。而況西清寶棟之崇，實仁廟宸章所秘，服是邃嚴之職，並爲儒雅之流，兼以授人，誰宜蒙者？伏念臣性資愚下，學藝淺荒。觸事多艱，漸覺桑榆之向慕；戴恩甚重，常如山嶽之在巔。念從召用而來，誤被睠知之寵，超騰省戶，擢副臺端。觀秘書者，頃嘗一年，奉典禮者，今亦踰歲，率無善狀，可穆師言。荐拜鴻私，惟知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照臨如日，覆冒法天。獨運乾剛，總六師而並用；大修機政，開二府以兼收。圖回不世之功，盡革累年之弊。茲所選任，宜先俊良。夫何庸瑣之才，亦在訪咨之數！臣敢不周旋體國〔二〕，恪檢持身？雖懼疏愚，無補樞機之密；誓磨頑頓，少酬造化之功。臣無任。

《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六。

〔二〕敢：原無，據文意補。

全宋文卷三八九六

鄭剛中 六

與宰相書 一〔二〕

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不得不論。數日傳聞，虜嘗以數十騎踰淮，繼以數百騎，今則寨合肥之北。傳者信，則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且雷仲輩退壽春而南，是欲據淮受敵也。敵濟渡而吾虛其南岸，非縱敵乎？縱敵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爲平地，廬州豈能守？長江舟楫之區，虜更得之，勢難遏矣！或謂虜鋒不可觸，稍延之深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某謂今日之事，當論成否。敵臨淮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善固無以加，否則他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愚之所不論也。且力戰於淮之南，而敵猶未已，則長江之戰，自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進爲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換，仍督錡進保廬州，此爲中策；若謾遣一軍，以援劉錡爲名，顧望而進，節制不

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詔世忠分精兵之騎，更爲犄角，乃爲盡善。《北山文集》卷一。

〔二〕此文原置於《定謀齊力疏》後，兩文作於同時，所論爲同一事。

與宰相書 二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

竊見降制，除三宣撫爲樞密副使，以其兵歸樞密院，合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心。凡前日天下以爲憂、以爲難者，一旦變爲平易安強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早〔二〕，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倚而不廢，遇事更變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見其得愈憂其失，而後可以大有爲。伏願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所見，條列于左方。沿邊州縣，倚兵爲安。比自淮甸蹂踐之後，人情往往憂危，大帥又舍之而去。給罷之初，傳聞或失實，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末，不可無告喻之文。三宣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帥爲便者，亦有顧恩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慰人心，當有混一之道。三宣撫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責。今既只是統制將官在外，有如塵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檄告急，然後朝廷遣發，晚矣！豫爲期約，當有應卒之策。宣撫司諸將首領，盡

是收拾散亡與殺降劇賊，其間悍狠虐下，頑鈍嗜財，蕩淫縱慾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陵損士卒，交相貨利，藏匿子女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恐其下有見利而逸者，故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啗之人？然則察視防閑，當有杜絕之計。宣撫司教閱之法，最號嚴肅，垂賞示勸，人人精進。今既分立頭項，其淬礪思奮、立功自拔者，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練作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錢糧，專係總領司應辦，宣司按月勘請；所有器甲，盡係朝廷頒降，宣司量事分給。今宣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請之弊；立爲準程，使無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責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綱振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府，經畫曲折，一一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論，付之使行。他日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爲言矣。《北山文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

〔二〕文前鄭良嗣附記云：「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爲樞臣而收其權。先君爲宰相言曰。」又年月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補。

〔三〕先：原作「允」，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與宰相書 三二

東陽有少盜賊，聞朝廷欲分軍捕取之，甚爲得策。但婺七邑鄉民多事魔，東陽、永康尤甚。根株連結，雖弓手土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爲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竊發處團聚已及一二千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文移，徧下旁郡，銷其應響之患。其所遣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爲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雖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橫，則百姓之被害均爾。蜂蠆有毒，願廟堂毋忽。《北山文集》卷一。

〔二〕文前有鄭良嗣附記云：「東陽民或嘯聚，先君爲宰相言曰。」

上婺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篤志讀

書，好閱當世貴人有譽望者，參以古人而窺其行事，并敢僭越犯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木朽枿，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激昂衝躍，庶幾不倚冰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揆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揆之在唐末爲名世，然孰是說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顯顯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也，亦自難得。」去年間，有太守來殿吾邦，嘗微隨榮戟而覘望風采。見閣下珠庭日角，奇龐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喜曰：「太守人物第一矣。門地、文學自當相應。」然某終以昧晦怪奇，聾瞽自棄，既不識渥洼之所在，又不見管中之一斑，唯自負恨。比如蘄春謁侍郎松公。公，某從母父也，親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拜荊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相國富公之爲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邁種人間；德信威聲，流入戎狄。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問：「知有伊川二程之學乎？」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大家，脫去翰墨畦徑。出其門者，皆溫潤通達，過人一等，蓋一方之指南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因念桓公稱何無忌，嘗曰：「無忌，劉牢之外甥，絕似其舅，孰謂無成？」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況鄭公之爲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板輿所奉，實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送王埴之序》，謂孔子沒，群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爲標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面目可喜。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

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炯如寒露玉壺之冰，則三絕之稱，自可揖李揆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盈尺之紙，可謂無識不靈者，於是即日求歸。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之，曰：「汝太守，允非州郡可借。初以鼠盜乍平，有一方瘡痍之苦，故卧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巷間霑被德化，聞已帖帖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今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筮日文座下。」某陸走水涉，繚繞二千里，及郭而問，咸曰太守在。某然後知遭遇之私，尚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受性愚僻，與衆異趨，平時願見王公大人之賢者，賞以夢寐。方慕李揆於三百年之前，今自有太守顯顯如是，而又加賢焉，可謂厚幸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獻也。閣下標鑑通悟，非特皮裏陽秋。其閱人物，如明鑑之對妍醜，自當隨手見露。今日之來，賢否真僞，料已洞然，不識肯進之坐末，容其罄效而一擇之乎〔二〕？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攀附閣下者，非止今日。正恐閣下雍容廊廟，爲人主幹運天下〔三〕，薦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助於藥籠，而破甑敝帚尚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閣下進退之。《北山文集》卷四。

〔二〕容：原作「客」，據庫本改。

〔三〕幹：原作「朝」，據庫本改。

上婺倅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昔柳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瘳者十年矣，扶服輿曳，羞媿側匿，已爲廢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授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瘳師有道，可出而事之。」乃盥濯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廐有馬駒，病顙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已爲廢馬。會刺史至，他馬痺狹短小，廐人恐不足以授轡，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秣飾之〔一〕。」乃浴剔搔翦，刮惡除洩，馬駒遂見用。某自禮部退黜之後，病窮亦十年矣。坎壈憔悴，苦險頓挫，已爲廢士。比蒙閣下拉拭提携，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與〔二〕。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橫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閣下至潤之名，實由蘇出，可謂似之者矣，故某尤以遭遇爲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報其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報也必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說，爲堂下拜謝之禮。冒渙，不勝恐懼。《北山文集》卷四。

〔一〕秣飾：原作「抹節」，據庫本改。

〔二〕與：疑當作「興」，或「與」下脫「此類」二字。

上浦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感秦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爲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爲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薑、桂可以發散，參、朮可以調和者，則節宣補治，悉由其方。氣逆而厥，風壅而痰，頑可以伏烏啄，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衝激鉤擾，以意爲主，治病無不愈者。某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間痛痒乍作，如人體中小有不平。當是時，詳慎審酌，不可不以簿書法度爲約。兇梗未去，殘賊尚在，其間痞結傳染，如人關腠內外壅塞。當是時，疏決拯救，不可不以隨宜適變爲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爲盜賊，如癰痔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膚，而血脉鉤連，毒氣旁貫。婺七邑，浦江受病尤甚，銜毒而死者骨尸相枕，餘皆鬼手脫命，負痛呻吟者。閣下今日携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肓不臘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

其間陷土炭，嗜鹹酸，短螭修蛭，肝伏腎浮之狀，皆在法善鏡中矣。然某竊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拘守方書，難以立功，正當出規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意用之，常使烏啄狼毒之力，行於桂薑參朮之先。瞑眩之功，即日可見。何則？簿書法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正今日此邑之所急也。某久爲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跛倚重腿，不能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遭阻禍艱，生事如掃，魂魄不召，自視如行屍。今幸以號國餘喘，託閣下拯救之手，斷不敢緘默如衆人，故於閣下蒞事之始，妄挾小說，效古人一言之獻。雖閣下自有肘後奇方，籠中妙藥，能爲百里之民安穀母氣，平復所苦〔二〕，然區區之誠，亦進見之一端也，閣下以爲如何？《北山文集》卷四。

〔二〕苦：原作「若」，據文意改。

上浦江于令書

始元五年，有乘犢建旆，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者，吏民聚觀以萬數。公卿疑惑，莫敢是非，惟雋曼倩知其誣，叱使吏縛之。建始三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呼相蹂躪，惟王子威知其訛，長安遂定。噫！二人，真男子也。且誣罔之造姦，訛言之震恐，衆人憂惶不決，二人乃能

平心定氣，辨明鎮壓於擾攘之中，非胸中過人，不能如此。國家刁斗不鳴二百年矣，今者犬鼠爲盜，初失於捕搏，噬毒跳梁，焚掠寢廣。郡邑間紆章綰印，高論大言，以尊貴自處者，率同婦人女子，挺身竄伏。其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之罪，此固未易云也。某族居金華，自去年挈妻子寄食姻家，託閣下之治，親見執事以百里小邑孤立狼居虎穴之中，人卒不多，甲兵非利，獨以忠義至誠之氣，率約僚佐，安坐不搖。不啻有誣罔訛言之驚，而綽有曼倩、子威之勇，胸中過人可知矣。某竊謂此邑之內，扶老携幼之民，所以自保不死者，皆倚閣下爲命；而烏合嘯聚之輩，所以未敢響應者，以畏閣下之威。願閣下持聰明而不改，固膽略而不破，念子思「君誰與守」之言，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剷除之後，定可爆然有聲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旦夕安堵如故。道路之間，行見父兄相率牽載嘉石，求文人爲閣下立頌德碑。苟爲不然，閣下匹馬朝去，此邑暮爲墟矣。利害相懸，不啻白黑，閣下審處之，無忽。《北山文集》卷四。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金礦於山，篝火餽糧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葬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

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昏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消除之理，懿行隱沒，無發揚之路。故不避僭冒，以誌銘血懇，上及座下。當是時，正猶越流沙而求玉，探深鑿而取金。其高下隔闊，內負惕息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疏之愚，皆謂某不善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窮賤者也，公當今貴人也。分既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通，安可投置番紙短書於潭潭之府，遂欲得其無價文章？又況旌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某狂妄之心，謂公殖學播名，正躋顯道，方欲鎮壓偷俗，激揚義風，其於葭莩舊屬，瓜葛遺情，當未泯也。是以無晝夜延頸西望，定期螻蟻之誠有所感動。果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霑濡膏馥，不但枉勤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顯者爲之。披卷發函，爛爛在目，徬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翠石。竊兆既啓，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德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廡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爲可錄；享今日戲綵高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爲堪傷。不靳毫芒，勒爲藏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嗚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剗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昔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懇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絕；言喜者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曩爲母氏乞銘時，正類包胥之懇，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憫，充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而復生者，其爲喜也不減虢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北山文集》

卷四。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嗜古讀書，竊有惡圓之僻，每見傳記間有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恨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教某者曰：「子雲有言：書，心畫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昔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間視其筆法行動，則忠佞邪正，一眇可得。」某審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驗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輩勒名著行，皎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零亂斌媚之態。自是始信教者爲不謬。每欲挾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廟館閣之間，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識，而又翰墨尊貴，秘藏難得。脫或揮灑到人間，則又非窮賤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冒禍毒，丐銘於右司梅公。公視某之父，則昔之僚婿也，憐而與之。且賜某書曰：「吾既爲汝銘其母，又得宇文公書之，無忽。」某踴躍再拜，既感母氏有沒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遒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爲邊幅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價之寶也！顧賢傑之士，志業超爽，豈嘗留情小藝，乃其忠純溫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直道而領要職，蘊藉風流，標緻高遠。在搢紳間沈邃有韻，故字畫鋒力俱全，不蹈前蹟，挺挺奇偉，非苟然也。觀人之術，真可驗矣。某東浙書生，藉箕裘之業，免爲

聾瞽。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爲太平男子，衆方指爲溝中窮人，一旦乃能爲母氏得柳書，遂與唐人子孫爭孝。吁，可怪哉！自非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里姻戚中輒有棲棲抱苦者，則此等字畫，正爲神佛護持，豈在寒家墓石上耶？人非木土，安得無知！銜荷厚恩，死而未已。于今而後，所謂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又何必遠慕古人。如或終坐坎壈，不得見餘塵而一拜，則松楸之下，高懸妙刻，自可終此身而仰事之。不勝拳拳之至，謹以母氏墓誌一軸，同此封獻，伏幸采目。《北山文集》卷四。

謁聶大尹書

某嘗觀今人處事，大率輕重緩急，倒置可怪。試舉一端言之。有人啓數千里之行，戒塗之日，或告之曰：某處有勝觀，太行之阪，崑崙之墟，蒼梧之野，雲夢之澤，峯嶺寬曠，可以展清眺而廓志意。又某處有神仙，安期之居，偃佺之里，玉笈金經，石田丹竈，變化縹緲，可以覲真風而警昏滯。又某處有古跡，峴山之碑，仲宣之井，玉華宮之馬，武擔山之鏡，隱約茫昧，可以探古意而弔興亡。是皆不可不見者，往往昕夕慕念，願至其旁。得一見之，鮮不徘徊徙倚，周旋而後去。萬一齟齬不前，則跂望太息，常有遺恨。至於地靈物秀之鄉，中有王公大人，挺然特立，則聞之者未必以此相告，知之者未嘗以此爲懷。牽舟駕車，米鹽既具，一介行李，不可少駐，則掉臂而去，未聞有息肩弛

擔，望門牆而一見者。此蓋不知輕重緩急故也。某東陽之鄙細人也，家無兼晨之產，以書卷爲業，骨寒命薄，百事遲頓。坐去年焚掠之禍，衣食艱勤，有道路之役，然心志激昂，未忍自棄。戒塗之日，不問人以勝觀所在與夫神仙古跡之地，而汲汲以王公大人之可見者爲心。意謂品題之恩，夤緣有託，則衝躍攀附，成就器業，政有望於他時，斷不爲目前計也。如聞大尹侍講規模廣大，人物高爽，凡所舉措，魁岸磊落。說者爲臨川地氣自有相種，舒玉往矣，顧猶和氣生芝，當時融結，未盡藏聚，于今復有出而爲瑞者。果欲求偉人，自當一見。某又竊自念，平昔尚欲求古人於方冊中，安得道閣下之鄉里，聞說者之言夸大，而不知自勉。萬一閣下不以富貴驕人，回眼下榻，進之坐隅，使得挹高標而聽宏論，某亦將游泳波瀾，參以古今管中所見，審知閣下爲偉人，則衝躍攀附，豈止爲今日計哉？固當使尋勝觀、求神仙、問古跡者，悚然下汗而不已也。率爾之言，冒浼爲甚。《北山文集》卷四。

代上湯尚書書

某嘗觀韓愈爲布衣時，仰首伸吭，以書自達于宰相。待命不聞，後十九日再上書。又不聞，後二十九日又上書。三書雖具，竟從董宣武辟命，入仕爲推官。用是知以疏求親，用賤瀆貴者，其難如此！今也某以江浙寒生求見當世貴人，其將意通情、冒干典謁者，止一書爾，無三書也。見而憐之，拔拭提撕，一書而進；見而棄之，逡巡卷縮，一書而退。非韓愈求知懇進之難，而某敢狂率僭易如

此，蓋愈之求，求未知己者，某之求，求已知己者。王公大人未知己，則發露底蘊，希恩誓報，其言不得不多。而又退之負材抱器，當壯盛之年，唯恐譽望之衰，功名之晚，其於先達之士，必欲依倚攀附，以就聲價。故祈懇之言，累三書而不已也。王公大人既知己，則稱述姓氏，叙說平生，雖一言可見以意。而又衰遲頓挫之人，志氣凋落，苟搖尾長鳴於雅故之前，而又不蒙收恤，則枯木朽枿，行就僵仆而已矣，無復多云。此某所以一書而足也。崇寧舍法之初，小人負笈西行，天爲今日之私，使均茵憑而進。雖是時猪龍氣象，自有貴賤，而高懷傾蓋，一笑春陽，出入周旋，遂陪逸駕。其後閣下雍容紳笏，乘時奮飛，回首塵埃，已在天上。而某奇窮顛躓，流轉人間，齒髮復尋，化爲老境。雖夙昔之好，銜負心骨，而勢位相懸，自成疏絕。年來閣下以經綸大手，拯溺扶傾，爲中興名臣。某也何人，敢念疇昔！其敢恃而來者，如聞平日訪逮之言，每有記齒不忘之意。親朋夸耀，更相告語，皆謂某於此時不能衝躍勉旃，上副獎提之賜，則是終無奮發之期矣。此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具陳終始，幸照知之素，而自免於緘書三上之勤也。某又聞，天下之理，否不極則泰不來，窮不極則通不至。靖康而後，國步艱難，蜂結蟻聚，百怪並作，顛倒縱橫，離絕中外，否則極矣。故閣下挺然仗義，與諸巨公應時而出，掃滓穢而太清開，壓狂瀾而寰海靖，太平儀物，日日就新。何者？否極而泰故也。如某則志願相違，觸事顛錯，有幼學之業而老奪之；有養老之資而盜奪之，進無章句科舉之能，退失饘粥爲生之計，窮則極矣。今閣下以堂堂漢相之材，懷戀戀故人之意，凡對客一言之閒，天涯片紙之書，莫不因風宛轉，道及孤寒，則所謂窮極而通者，其有資乎？夫閣下攄發妙蘊，既進而爲朝廷天下回否

中之泰，其敦崇高義，退而爲朋友故舊發窮中之通者，亦閣下而已矣，復誰望哉！恭惟閣下英資偉氣，絕邁古人，倜儻襟懷，杯斗雲夢。其扶正乾坤，斡回造化之後，行將陶冶士類，盡取天下人才，青黃丹雘之。況此萬里羈旅，僦建康一突而炊者，乃閣下半面之識也。私自計念，尚當愈於牆角短檠，未遽忘之否？《北山文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八九七

鄭剛中 七

代人求知書 一

嘗謂州縣小吏，其懷材抱器、落落超絕者，雖不求人，譬如千金之璧，在人眼中，自有名價，如是者顯貴無疑。餘一輩進身極難，欲衝躍而自獻也，則治旁之金，戒在不祥。而又王公大人之門，不輕許與，正欲觀人蘊藉，陰識輕儇之士而廉黜之，故好自言者多取辱焉。欲俛默而不鳴也，則見殺之雁，正坐嚙啞。而又當路特達之士，倚門者衆，稍自昧晦，則往往遺棄而不及取，故不自言者多取困焉。坐此二患，捶楚塵埃之中，終身坎壈，不爲清鑑之罪人，則爲明時之棄物，茲惟艱哉！某江左一介小生，藉門地之恩奉紳笏，又幸會夤緣，託身驅策之下，勢孤援寡，疏冗不能動人。私自省循，正墮二說之間。何哉？閣下以高名重望，嶽鎮一方，進退賢否，升黜良窳，默有程品，階墀屬吏。恰勤檢押，克己奉公，不累司敗，則已過望幸甚，不當衝躍，以取自言之辱也。然倚注日隆，留滯寧久？

不日回轉輸之手，入參造化，門牆高第，嶷嶷在側。當是時，破甑敝帚不復可前矣。是今日之不當俛默，以取不言之困也。二者之患，營營不能決，則有教某者曰：「公方開賢網以羅幕中，自言之辱，尚可洒也！迨公擁華蓋而奉皇極，則不言之悔，不可追也。」某忠其告，故今日輒敢忘僭冒而來，唯閣下進退之。《北山文集》卷四。

代人求知書 二

某聞達而在上者，未嘗不以汲引爲心，然有識之士，其所引者必佳士；窮而在下者，未嘗不以求之爲急，然有志之士，其所求者必端人。蓋得一佳士而用之，則建功立業，緩急可倚，量才責成，定有報效。彼闖茸椎頓，無益於事者，雖沈滯坎壈，彼固未當經意也。得一端人而出其門，則勵激心志，終始可託，駿步翔飛，不失攀附。彼側媚柔脆，無聞於時者，雖不吾與，我固自省無憾也。某奉紳笏之初，嘗從尊老問所以進身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聞其言，載憂載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岌岌相望，當有所歸；憂則憂告者之言果信，則擁腫凡下，豈在佳士之目，往必呵棄矣。既而謂王公大人之收斂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瑰奇偉妙，而牕醜瑣細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寧皆席珍而囊穎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爲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禁密，輓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旦暮衝躍，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

私，得斂板堂下。驅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木垂陰，可以託身取蔭。然自揆志能，豈敢以佳士自取許！特恂醜瑣細，尚有於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鐵爐步求釜錡錢鏹刀鉄而不得，因謂世之實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閥之恩，得塵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責而求其實，則釜錡錢鏹刀鉄非所有也〔二〕。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沈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北山文集》卷四。

〔二〕鉄：原作「鐵」，據上文改。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敖倉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綿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令輒諉之曰：「烏獲能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力能并爲荷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爲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蘇力强，再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腸，信而不疑。十輩既脫，駭去不留，令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遇行者輒祈懇之，使代其壓，則皆謂貪多喜重而至此，奈何痛苦及此，已則欲移之於人？悉唾罵之。憤悶力窮，遂以壓死，知者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類，閣下能憐而聽其說

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厥後邑宰周公命鄰伍數輩佃之。鄰伍以草深土硬，不能遽治，願先得有力者犁墾之。此正類綿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晦疏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見而諉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鋤荒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鄰伍具在，還以歸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爲也。」某無他腸，信而不疑，此蓋與合百鈞而負之之時無異。鄰伍幸其脫也，亦駭去不留。一年之後，某自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又類夫令得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祈懇他人使代其壓，則皆謂某於此田，官無租則利而取，官取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喜重而至此，復唾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爲援人之急而當其事。一墮計中，反謂痛苦及己而欲移於人，憤悶可勝言哉！力窮未死之間，幸閣下有憐之之意矣。恭惟閣下厚德服人，高義鎮俗，暫抑翱翔雲漢之翼，棲遲百里之間。而某也忝與士民，列在桑梓。閣下視事之始，固嘗以此浼嚴明矣。閣下憫之察之，許某又一年之後，爲追集鄰伍，還以歸之，此厚德也。而某以百鈞重壓，念念在於釋去，心以一年爲遠，遂詣五馬卜之，庶幾惻然之念有如閣下，則相與爲某釋其重負，可以即日掉臂而去。五馬之意若曰：汝邑之大夫，凡所裁決，必已中理，非若他邑之可以去取云也。一年之諾，亟拜厚賜。某徐思之，一年之佃，令尹既諾之矣，心已爲遠也，而請之五馬，五馬不從，則一年之諾，令尹無乃怒而奪之乎？某又思之，令尹爲天子行法，惟理所在，豈容私喜怒於其間。今我負持百鈞，進退無路，赧肩流汗，喘喘將死，令尹當愈憐之爾。故今日輒持小說，且謝且懇，願閣下憫其不勝任之苦，使終此一年，爲某釋百鈞之負，使十輩分荷之。在彼不爲甚

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某叨竊儒冠，不能早自衝躍，窮蹇顛頓，至於今茲，尚不能追逐後生，作進取字文。其於笠首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可常行者。幸閣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慄。《北山文集》卷四。

謝漕司秋舉啓

合三路之秀，謾爾隨群；較一日之長，適然居上。與之偕者踰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得非所宜，媿亦增重。竊以還科舉而復熙豐之制，設漕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爲法則豈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丕變，追還渾厚之風；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顧常規之稍徹，宜清鑑之無差。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末系。弟兄終鮮，事朋友則小巫之見^{（一）}，訪問儒雅之風。矧屬古文，暫罹中否。科舉乃祖宗之舊，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待價深藏之玉；遂用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鄉賢，使爲舉首。如某者受才冗惡，賦性疏愚。蚤嘗踴躍於功名，今漸侵尋於齒髮。然憤時振翼，忘其爲腹背之毛；顧影長嘶，恨正作纏牽之馬。心懷秘計，夢騁良圖。旋聞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戀耕鋤而首猶躑躑，學詩賦而口尚囁嚅。忘意桑榆，非緣利祿。譬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遲；

徒若秕糠，常在簸颺之首。得之增媿，尤所歸恩。此蓋判府給事國士無雙，唐朝第一。非徒筆語妙天下，蓋亦智術過古人。留威名於朔廷〔二〕，布仁恩於輔郡。孤城屢寇，指麾纔及於期年；萬井俱生，全活不知其幾口。復引鄒生之吹，散爲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惜丐戎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庶因堂下之言，可備籠中之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北山文集》卷四。

〔二〕此句當有脫文。庫本無「事朋友」三字，注云「闕」。

〔三〕朔：原缺，據庫本補。

謝及第啓

丹墀待問，謾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爲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罹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僅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饑；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饑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葦席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畋獵而得

諫。幸廁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遭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媿粃糠，多在簸颺之數。深惟忝冒，實有夤緣。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爲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爲洪業之基。永鑑賣冰，無煩乞火；致茲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衝躍，過爲私己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北山文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上王舍人啓

金頑礦老，曾煩鎔鑄之功；地遠根寒，復託庇庥之下。念殊恩之有自，詫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竊以相知之道，復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籠，雖求旨味之佳；唯以冰山，亦戒依憑之誤。必親道德端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嘗怪末流，沿成敝習。其仕進也，以爵祿爲重；所師表者，惟聲勢爲高。但慮冒申申，急欲綬若若。附炙手之熱，趨沸羹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乘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瞰之室而自謂能安。初也紛營，揮扇猶來武君坐；忽焉衰落，設羅不到翟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恩，志士所以慎重執鞭之禮者此也〔二〕。某切念賦材庸陋，稟數奇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垂年之母，

寒苦一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託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賴孟機心切，柳葉功深，故得研志典墳，爭名學校。奈何鼠能甚短，蟻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越茲數載之內，具見百憂之侵。園收芋栗，則未謂之貧；家有詩書，故弗羞其賤。所念風波靡定，塗炭方深。虜若潰疽，已作腹心之疾；兵猶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悛，欺罔之弊猶在。名存而實不舉，法立而官尚貪。公論不名，私情頗勝。墻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燃也，而因謂之安。空哦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稽往哲，遐慕偉人，思得海內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因末技，輒預鼎科。雖獻計稍愚，或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可憎。旁無乞火之言，中絕賣冰之欲。守其孤操，竊此微官，備觀外物之去來，盡識貴人之風采。猶吾舍人先生閎深浩渺，高爽英奇。凡有文章，皆造經術精微之處；所得富貴，不自黨與阿附中來。一語驚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載守奉常，盡擇帝王之典；擢居內史，最親日月之光。正眷倚以加隆，方清切而騰上。而謙懷自抑，高趣不凡。請繁劇以率人，示廉退以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眄之恩，報膺天子；固已終身自計，受業我公。暨來沈約之邦，光續仲舒之裔。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伸良民無告之冤，督墮吏不決之事。無持牒迫呼之擾，禁舞文出入之姦。初雖髣髴許張衡，下車事肅；今已優游如汲黯，卧閣風移。切欣宣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蒲柳易衰。羹無穎谷之嘗，《詩》有《蓼莪》之感。待海邦之一闕，甘家食之三年。顧影長嘶，破涕爲笑。憂時惟切，仰祿亦輕。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噓善類，獎借寒生，勵而使之成，援而與之進。虜塵尚

暗，非壯士高枕之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愚所志者，公其鑑之。《北山文集》卷四。

〔二〕者：原作「也」，據庫本改。

請婚啓 一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養親之志，疇云一日而無？敢陳猶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薛鳳居幼，柳態最憐，頗思身率之賢，共濟色難之孝。某女修循姆教，練識儒家，決無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溫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相卑；類匪薰蕕，同器諒惟所欲。謹伸微款，倚聽嘉音。《北

山文集》卷四。

請婚啓 二

曩緣雅故，獲綴葭莩。每觀弟婦之賢，嘗有世姻之願。惟此微款，非謂偶然。某女擇配累年，間已得人而不遂；某人受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虛。偶因冰上之言，願證帶間之約。儻副今茲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倫爲大倫，吾敢請爾；兄弟之子猶己子，公其圖之。《北山文集》卷四。

請婚啓 三

簪纓久替，雖慚門地之中微；聲跡相聞，每慕里閭之密邇。輒有葭莩之願，敢因柯斧而陳。某女懿行著聞，不止女工之事；某人儒冠無效，方圖內助之人。眷言伉儷之求，無易閨門之秀。奉緘書於一紙，斷以不疑；遲重諾之百金，必蒙無拒。《北山文集》卷四。

諾婚啓 一

夙敦雅契，平時已類於崔、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裴、魏。矧慙慙之先辱，敢退避以他辭？某人秀爽多才，雅副家聲之託；某女綿纖稚質，尚資姆教之閑。顧鄙陋之無堪，宜奉承之弗稱。然世姻重疊，嘉意綢繆，雖無匪斧之言，允合牽繩之義。夤緣如此，願爲箕帚之歸；感激何深，益固葭莩之好。《北山文集》卷四。

諾婚啓 二

里閨不遺，過有婚姻之間；箕裘久替，僅存門閥之稱。義罔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溫純無玷，宜有室之甚難；某女稚弱多艱，亦擇配之惟謹。執壘筐而事君子，豈不幸哉！奉羔鴈而拜華緘，既聞命矣。《北山文集》卷四。

諾婚啓 三

華緘委曲，過爲兩姓之求；敝族蕭疏，正坐崔門之替。矧婚姻之嘉約，契兒女之良因。顧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秀嶷，貞若玉而未冠；某女稚質綿纖，方比齔而扶膝。既拜不忘之惠，敢興弗稱之辭？申此世姻，出於高誼。既攀齊大，冀此郎詩禮之早成；所媿阮貧，恐他日貨財爲不及。其爲感愧，罔既敷宣。《北山文集》卷四。

諾婚啓 四

傳家世譜，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困獨貧於南巷。雖門戶免粥婚之誚，顧兒孫非畢嫁之人。抱此慚衷，敢希華袂？某人天姿秀整，德性醇溫。於今不過寒書生，爾後當是奇男子。某女桑麻素志，燈火寒窗。媿吾家無分僮遣嫁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申匪稱之辭〔二〕；萬一夤緣，遂拜寵臨之問。《北山文集》卷四。

〔二〕申：原作「稱」，據庫本改。

諾婚啓代石氏作

伏奉華緘，猥蒙嘉貺。以奕奕安劉之後，聘寥寥數馬之家，惠莫大焉，禮無違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聞坦腹之賢；長而好書，未作牽絲之會。而某女匪云擇配，僅越勝筭。正孤寒舉按之流，非驕貴縵窗之女。顧敝族之非稱，何以堪之；荷厚意之不遺，既聞命矣。《北山文集》卷四。

納幣啓

卜文肇吉，懿侯初諾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今宜於入幣。顧念貨財之薄，負懷紆帛之羞。恃猶子之希恩，庶小人之免戾。《北山文集》卷四。

賀參政啓

顯奉綸言，起裨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參機近弼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墻之慶，悃悃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廷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睠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卑，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紳笏，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藩宣，益隆問望。考耆龜而協吉，宜富貴之鼎來。而況甲至上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惟暨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某奇孤弱植，衰病餘生。費君恩于廩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慚。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北

山文集》卷四。又見《金華文徵》卷一六。

與梅和勝

某頃坐荼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顧母氏餘懿，雖當爲大筆所播傳，尚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充足。是夜，率諸孤於柩前，號泣拜頌。翌日，付鑄人載諸嘉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載之意。伏望裁覽。《北山文集》卷九。

與章少董

伏自清漣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蓋身在溝壑，衮衮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知守官何地，申問粹中，始謂得簿海鹽，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爲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既奉母氏歸土，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匏繫踰年，遭阻凶盜，苦險百端。歸尋故居，

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遽，而不肖來日欲道衢、信如蘄春，行李亦怱怱，此猶未既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北山文集》卷九。

答范茂直

晚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馳高論。忽被密帖，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鉤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緝，睥睨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爲蝦蟇科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盡。《北山文集》卷九。

全宋文卷三八九八

鄭剛中 八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蘄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順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寵，未足爲賀。第芸署所藏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攬取，日以增積，他時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歆仰歆仰。某伏自閑闊，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墓園之旁，編蓬爲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蘄春，見和勝，得一書與婺守，求試漕司，到鄉已爲他人所先。雖守貳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髮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尚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間，千百愛重。《北山文集》卷九。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有辜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被之帖，傳問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尚愛憐未弭也。奧渫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叙之期，執筆慚汗而已。《北山文集》卷九。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奉別，眚竄偷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磽惡，粒穀不登場，淖糜不給，懷抱亦營營爾。所幸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睽闊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興盡輒已。亦恃叔靖道眼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詩，故不多及。《北山文集》卷九。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羈旅卧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戀之心，猶能扼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荷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欲爲賀謝之書，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國憂君之意，今者朝廷輟於文書鉛槧之中，俾爲部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廢。惟俟故人衮衮光大，剷除蠹弊，林間拭目〔二〕，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北山文集》卷九。

〔二〕林間：原作「休聞」，據庫本改。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逮，副以長牋，叙致勤誠，感何如也〔二〕！嘗謂求師固難，爲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復得以《師說》爲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蓋不事師，唯退之奮不顧俗，作《師

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鬧取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團聚小生，以所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藥，賣不百金，至於挽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予深以爲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愚狠，不甘爲輦俗羈紲，故銳致讀書。今方技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子過聽，猥謂可從之遊。自顧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予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走營營，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挽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爲人師而已。長牋之臨，方知有幣帛不至之歉，無乃失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意豈在於百哉！紙窗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顧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嗽疾作苦，奉報草草。《北山文集》卷九。

〔二〕如：原作「有」，據庫本改。

與潘令衛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迨，蠶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而園丁不識薑性，盛介切告，頻遣至看覷，合作如何培養，祇自備人工爲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圓封，切望照恕。《北山文集》卷九。

答潘叔豹

叔豹吾友：辱誨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執書慨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揆於心則有說。夏時既報來帖，家人就蓐，小子生不旬日，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悲。八月十三日，遂般挈還金華。到家則官中征羅絹紬帛，免無錢，里胥每登門，徬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尚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壈，則桑榆暮景，鷄黍往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某更數日，定走左右面叙，此不多及。媿悚媿悚〔二〕。《北山文集》卷九。

〔二〕媿悚媿悚：原作「媿媿悚悚」，據文例改。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皇報謝。拜賜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尚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摠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悴之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爲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舛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癰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癰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傅以粉澤，而指爲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僵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疥癰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還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爲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還，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

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强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尋癥癰不平處把抓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言而不合則去，愚恐此論過矣。大抵獻言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輒已，無益也。蓋一人之尊，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爲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臺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臺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其是而已矣。使皆爲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尚誰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爲而徘徊於諸君之門也！願義榮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贊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把抓癥癰以塞責。如此，則天下幸甚，朋友幸甚。屬以告別，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北山文集》卷九。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與潘令衛

城中款晤，甚慰卑抱。繼偕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逼於日暮，不遑奉候也。移昔，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決意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

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懷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主。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太守聽而欲行之，又一人持異說搖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蓋獻說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懷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尚爲德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視效，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在詳察。《北山文集》卷九。

與葉彥法

伏自癸卯告別，迄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即日秋深氣爽，福祿駢集，紳笏之榮，實所忻快。異時小人根連黨結，欺慢君父，已醜顏受祿，又盜其餘，霑及婚友。市恩之罪，天未顯戮，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爲盜役，而自以爲得志也。留守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撼動之中，忘身勇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贖今日人材猥敝之差。是雖竭美官高爵，未足報稱。矧坦腹其門、學行兼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爲忝矣。每欲以數字馳賀，又念前日無書問往來，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奉竿牘，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因循至今，左右鑑其忠否？前月緣幹抵城，似聞里巷有不愁遺之嘆，繼見宗學士起復之詔，方知果然。留守丈晚節騰

奮，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可爲朝廷惜，不敢爲左右及闈內孺人之弔也。京畿闕在何時？美赴有日矣否？某窮居如昨，進取事的不在懷。但得四野安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爲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間蓋練器業，前報寵休。《北山文集》卷九。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隔闊相疏，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治問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可不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瘡寒疾，百療不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蹇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疇昔。爲別一年，奇禍萬變，使人嘗有卧不安枕之憂。吾生歲暮日斜，所遭如此，憤今懷古，嘗無佳抱。何當密坐，共開此懷！未間千百壽重〔一〕。《北山文集》卷九。

〔一〕間：原作「開」，據文意改。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誨帖并文字。即日秋暘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推借過情，非所敢望。解紛伽陀，盥讀數過，真入道者之指南也。叙述三詩之意，復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辨也。往反掌距，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頤否？兩嶺礙人，不得早暮承顏，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發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來浮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力田場圃，竊豐年一飯之飽，萬幸萬幸。未參晤間，惟善保寢興，行迓泰來之福。《北山文集》卷九。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爲恨。然家姪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詳，因亦聞之。潔己兄還舍，授以華示，伏承日來探道愈深，德履康固。又得審問，德粹奉議一房眷聚還自江湖，上下萬福，宛轉慰懌。某鑽頭書冊，窮坐而老，熟見時事寢窘，而憤結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鼎之魚，不足道也。得便甚遽，捉筆爲問，不多及。《北山文集》卷九。

謝主文陳用中 一

十月二十四日，戴秀才附到所賜緘書，捧讀之餘，悚然汗下。何諸生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輒已在門？豈寵之以先辱之賜者，乃所以開其不敏之罪歟？加以提獎太甚，禮數勤縟，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媿惕，良不自安。忠孝互用之語，此正爲頓挫之久，內生霾霧，一時用筆之誤。掩瑕之德，銘於肺肝矣。《北山文集》卷九。

謝主文陳用中 二

某自幼讀書，竊嗜古人文章。自舍法入學，至癸卯漕臺試，中間偶十爲第一，輩行略相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人漸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態欹危，年益老而身益困，所挾之技當亦不爲人所喜，故決意退縮。而婚友相挽，使強顏有司，不謂寸長，遂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得此，夫何足云！尚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日始而已。《北山文集》卷九。又見民國《平

與沈元用給事 一

先生譽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切，則識與不識皆浩然屬望。宣和甲辰，某以浙漕薦書，廁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嘗微隨馬塵，覘識風采。迨擁節南來，卧鎮桑梓，而某以奇蹇無聊之身，日託大庇。念欲俯伏堂下，一拜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說，恐與旅進後生均冒典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正遠旌檠，瞻仰崇重，不勝旦暮之心。《北山文集》卷九。

與沈元用給事 二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敝，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則即今耕鋤著業之民皆成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爲溝瀆埋藏之鬼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時濟物之功，而其身抱謗譏不明之嘆者，古來如此。執事以全活千里生靈之德，豈不足以塞二三萋斐小人？行將賜環前席，付以大柄。徵今日毀譽好惡之所親嘗者，而以公論進退人材，使其皆得勉力就事，則旦暮之淹，乃所以啓後日廟堂之業也。《北山文集》卷九。

與沈元用給事 三

某疏賤寒生，困躓場屋，輒煩舉送。適廬舍負郭稍遠，揭榜之明日，趨走言謝，值將兵告變，關閉不得入。後數日再詣，則已在邦人卧轍之後。坐此參差，不及面奉一言之教。心隨大旆，踰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北山文集》卷九。

答徐彥思

某正月十七日，奉臘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聞尊候起居之詳，慰感并集。中都甲辰之別，扁舟東還，塵埃萬狀，不能以片紙奉高郵之問。年來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聞一變。雖家居里閭，而襆被束裝〔一〕，常若流落之客。前年冬，始聞之官潯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某經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暮還，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尚徘徊待次，可量傾倒！彥思負持才術有素，今日萬事顛錯，不知當以何道救之？慨然憂傷，必有康濟斯民之策，如僕但能爲時流涕爾。去秋緣業未淨，親友挽使作詩賦，正以爲慚，無足道也。一男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催，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轉手作事，便覺窘短。來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自不相知者得之。建

昌闕在何時？未行間或尚須到城，當探伺館舍上謁。數年相別之懷，非握手促膝，未易開也。未間，多愛。《北山文集》卷九。

〔二〕樸：原作「樸」，據庫本改。

寄章少董

伏自疇昔一拜海鹽之問，其後人事變更，身計窮蹇，浮沈宛轉，十五年間，遂成隔闊。雖書問不通於左右，然追懷雅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爲蹤跡相疏，遽忘情睠也。去年見戴元質，話起居甚詳，大足爲慰。即日春和，復惟燕居優游，寢膳萬福。永康舊歲爲過兵所略，高居如故否？生計當不至耗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救之，恐未易論也。某困卧村野，苟度光陰者已四十四年。蒲柳早衰，種種情嬾，獨有鋤斲田園一事，尚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礙隔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一到城，馳想之心，尚幾少塞。不爾，傾嚮未易休也。未間，保重。《北山文集》卷九。

與薛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款，繼辱賜過，復值出。初三日，薄暮還家，不敢扣門，皆以爲恨。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無量，寢食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寧息。湖上相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材種學，種種高妙，今暫不偶，安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爲折閱不售，乃良賈之志也。方時小寒，柿紅橘熟，園籬林落之間，奉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某更三五日略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款。會從可諸友，亦爲話此意也。區區奉狀。《北山文集》卷九。

與潘義榮

往者福慶嘗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書，即造宣室，此書願如前言，春首却携至會稽奉納。荒陋之人，熟見古人用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諛言鄙論玷辱朋舊，公之惠多矣。《北山文集》卷九。

與張子韶

屬者天爲小人之私，附大名之末，爲幸甚。至兩月之間，出均茵馮，入承簪紱，爲跡甚稔。執事略去聲勢，垂意延接，所以相與之情，比衆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違之日，已見呼紹興迂吏，意謂五月視事。迨此孟秋，有自越來者，詢之，猶未聞耗。傳者又謂體中嘗不平，今猶未愈。坐貧不能專治問，惟是瞻思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潘義榮得叔倚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託宛轉遇便附達。蚤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靜也。某自離臨安，至桐廬，值大水，間關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即閉門靜坐，植蔬種果以給鹽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異時作書會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旆所止，即旦暮跨驢款段上謁，如向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臨書增情。《北山文

集》卷九。

全宋文卷三八九九

鄭剛中 九

答梅秀才

辱長緘，爲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慚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寄記「二」。其後頻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略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霾霧内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爲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爲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曷嘗無事，史曷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蒙暴虐之君，忠良俊父、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爲膚淺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爲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

師儒黜之，曰：「是安得粗拙之語？」故一時氣格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爲紳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鑑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內懷不自已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蓬瀛道山，異書奧秩，無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鄴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更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北山文集》卷九。

〔二〕誦寄記：疑衍一「寄」字。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疏遠執事，惟日瞻思。春雨微寒，尊候動止萬福。比叔愚送到二日書，捧讀感媿。書藁叔愚強取去，不爲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聒天地，遂收藏不敢出。寵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聞司諫移害就利，常有裨於太守，信仁人之言哉！某比於圃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

詩光之否？時危，此身尤覺如影泡，一室猶傳舍，顧方爲安居計者，此亦一日非葺之意也。福慶之約，慮使堂偕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自山間逕道，可以一日之款。區區奉狀布謝。《北山文集》卷九。

與范茂明〔二〕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藏院拜違，憂危艱棘，擾擾四年，莫知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爲懷想之言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來者，笑而不信。蓋進狩之時，雖臣子蹂躪，而茂直明哲絕人，於紛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憂疑繼之。三月十三日，義榮報甚詳，乃知果纏此禍，旅櫬之還，殯葬已畢。痛哉！何公家種德之厚，而兇變遽及此耶？豈緣業之會，雖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賤累輩正當訛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惴惴村落，頃刻不自保，兼亦不知從人所寓，含蓄涕淚，茫然無赴哭弔問之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問也。伏惟罹此手足虧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即日感念之餘，尊候作止蒙休。城居每事如意否？日來傳聞稍靜，當少安心。區區面列之情甚於饑渴，屬蠶事正冗，未能如願。承教，當以秋初爲約也。謹上狀。《北山文集》卷九。

〔二〕茂：原作「浚」，按范浚字茂明，此蓋誤以名作字。庫本作「茂」，據改。

答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軒蓋展親遂安，不獲聞教。被帖，承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詩》，字字高妙，不勝珍感。近潘子賤、范茂直惠到兩篇，甚佳，忽忽未暇錄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在西山矣。感刻之情，非面不既。上狀希列萬一。

《北山文集》卷九。

與陳去非

癸巳辟雍獲陪燈火，其後間關險阻垂二十年，南北升沈，無從瞻晤。今者偶以枯朽發榮，而舍人方隱躋清切，正此騰上，其爲幸會，亦豈偶然！屬坐愚拙，人事極疏，得官海邦，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北山文集》卷九。

與凌季文

某鈍朽無堪，得忝同年已大幸，而臚唱之聲，切聯高躅，於時但知參附爲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奉違之後，抗走營營，倏忽歲月。念臨安兩月之間，辱慫慙而蒙厚意者，無所不至，然後始邈然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金華最村處，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略遍，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七日，田子侔忽附到數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緘快讀，既知履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動止之詳，非尋常慰喜之心也。季文醞藉風流，又名聲灼灼，今只以幕吏待次，何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意相扼耶？某自還鄉後，夏不雨，薄土旱失什五，窘短尤甚。前望遠闕，日月不可勝計，欲從人干覓，則面生慚熱，公謂奈何？季文生事當薄有涯，親戚間有可借力者否？因書願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以茂遠業，餘無足言者。謹上狀。《北山文集》卷九。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十日所賜教，大用慰喜。子韶名塞天下，前此謗論嘲毀闐然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便令俯仰柔順，顏面可喜，衆人憐

愛如處子，則他日恐無可觀。聚罵招嫌，崎嶇歷落，偃蹇不仆者，恐後日却是硬脚根。子韶以謂何如？丘簽之事，此間所聞又却不然。丘公聞甚長者，迂吏不如法，恐非其力。至於邀官謗死之論，政不自丘公起也。願更審其所從來，移怒懷鐔，恐有鬼神交鬪之誤。某素不識丘，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爾。某異時作書會，養百指，亦時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爲。欲從人干覓，則如有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遠闕，艱勤甚矣。儉懷叢結，非面不能開也。《北山文集》卷九。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周悉，慰感并至。某前此凡三問起居，皆呈達否？拜賜之明日，即遣內史書，曲折盡如來戒。但旋聞諸貴人紛紛就譴，慮內史亦預其數。今日得渠報字，始幸不爲虛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爲有力者所取，不能自效，又文書填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內簡具言，恐欲見，今以封納。才業如吾先生，朝夕便當衝躍，恐亦無復作吏部錙銖計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闕遠，且無攀援，增浩嘆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侵明即遣，不究所懷，惟以時保重。

《北山文集》卷九。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與章少董

某今年二月，於令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來起居之詳，且承韜誨益深，德行彌著。蓬門高潔，不見風波反側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即如臨安，不皇具報，媿荷之意，日對令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末流中偶叨紳笏，無足稱道。少董潛心抱器，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者。見傳丈子駿數爲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奉浼，其言竟未行。德文少年力學，醞藉深遠，定爲令器。蓋家有名叔，自當薰染如是也。霜風益高，夢寐不忘君子之側。仰幾惠令保綏，別膺殊命，願望之切。

《北山文集》卷九。

答徐彥思

庚戌季冬，邦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三日具短書，仍託邦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沈墜。旋聞琴瑟斷絃，復抱閨房之戚，驚悼未皇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爲江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媿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戲事，皆朋舊教督之力。廷唱後期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蓋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能干覓，

所以至此。還鄉，夏時稻無粒可糜，百事窘短，爲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隨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艱危誅剥之中，自熙熙爲樂邦也。未間，保重。《北山文集》卷九。

與凌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并信物等。審聞履此殘年，待次豐暇，尊候萬福。爲別滋久，瞻念日深。一郡之遙，如在天角。比得書來，辭意委曲，恍若半夜長廊，紙窗孤燈對話之時也〔一〕。承能增置屋賃，少脫煎熬之患，何喜如之！吾輩前望官期，歲月甚遠，他無利害，獨伏臘無計爾。今果經畫略有次第，高卧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書室，爲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胸次也。歲窮苦寒，冰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幾益加保護，以迎新旦大來之休。《北山文集》卷九。

〔一〕紙窗：原作「夜半」，據庫本改。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晚渡桐江，風大作，道上漲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顧遇之勤，負慚無地。拜別風誼，整整一年，瞻跂之懷，以日爲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顏接辭，最辱厚意，紙窗孤燈，長廊夜坐，無復可忘。自去冬即聞美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豐暇，尊候萬福。某蹭蹬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奮如子野，高譽在人，郡幕小官，豈能相留？行見峻除，坐即清貴。諺謂「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惓惓。謹奉狀。《北山文集》卷九。

答周希甫

某悚息，他幅之間，媿非所堪。如希甫之政，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獨廉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爲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爲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爲守令言之，非無益也。今之係朝廷者，豈單言所能移；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

則吾民自可一二訴而求理矣。敝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裨賢者之聽。容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北山文集》卷九。

與戴端甫

自景德廡下一話遂別，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爲之感嘆。二月初見端修，問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懷念。二月末，某病傷寒，醫者誤投熱藥，幾至委頓，不能行坐者四十日。後來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承勉從辟書，俯就曹掾，禮上之餘，尊候萬福。入仕之初，種種尤當戒慎，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前此奔馳道路，汨汨不休，他人或以爲言，某獨知公母老而貧，興國又未可赴，雖經畫稍勞，未爲卑也。既就祿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菽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養，爲他日千萬里之計。官職功名，皆有定數，頃勿忙也。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必有補，然設以苦勁取憎，亦足以洗末世相諛之病，端甫恕其愚否？某今年復得少蠶，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友朋光大，敦篤古道，一援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向熱，萬萬自愛。《北山文集》卷九。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緘書。是時病傷寒，伏枕誦讀，猶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躋清貴，登要近者，率須綿歷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進人材，建功立業，無不一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爲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爲猥冗之司，謂非清選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故貪污不法，恣其所爲。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內，暫輟臺閣，爲州郡幕官，閱牘聽訟，矻矻加意，如積勞求進、孤寒寸祿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綿歷、親見者，正高懷之所樂爾。某杜門窮坐，虛用光陰。自春抵夏，苦於多病，稍欲觀書，必倦乏而止，亦福緣淺薄所致。但村落間蠶熟麥秋，春種已綠，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鞭策。《北山文集》卷九。

答凌季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緘書，五月初義榮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薦蒙，媿荷深矣。即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動止愈佳。某初聞季文能增置房賃，有度日之計，如己有之。旋聞回祿一行，一掃而

盡，今復窘短如故。有自鹽官來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圖錙銖以紓目前，聞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冰雪，而使公爲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勉作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授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某異時在鄉里，衣食窘迫，又不能借溫於俗子，時亦營營，自過省後，即不復爲。今在鄉里，教授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熟忍貧賤，此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卿，學官魁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軒翔，祇益歆嘆。彥柔近蒙幅紙之問，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爲辱佳便達之。力行古道，前副異寵，區區之願也。《北山文集》卷九。

答詹德餘 一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忝姻契！顧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浦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爲問，已爲來教所先。其爲媿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跂耳。《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詹德餘 二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無緣即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闕尚在一
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爲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
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卧病，度夏以來，呼醫
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
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
朋之庇，坐苟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
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雪川官況如何？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
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爲浦江馬子從婿。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妻家，當與子韶
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寧淨。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

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顧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惜時賜警論。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然敦篤古道，敢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爲龜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臨窆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緘書，勒意再三〔二〕，深媿簡疏之罪，尚煩闊略如此也。區區未皇面既，臨書但有傾倒。《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勒：疑當作「勤」。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緘誨，辭情委曲，和氣睟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爲十日款，備聞左右勤敏奉公，清潤

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粗給。門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場無警，田園間安樂讀書，志願徑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藥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闔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三九〇〇

鄭剛中 一〇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爲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顧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爲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爲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齎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康才老

某咨目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錢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敲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傾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使車暫此憩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己無媿，神明俱贊，尊候動止萬福。某奇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闕，諸況如故。法慧之款，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爲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臨書增情而已。或尚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練，前迓殊寵。《北

山文集》卷二〇。

與林材茂

某咨目頓首，材茂知丞奉議〔一〕：某鄉聞朋友談蘊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灑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顧遇之禮，抱以歸耳。

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敝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民。不爲惡寒輟冬者，君子爲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材：原作「林」，據題改。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妄置，求道於瞽，問聲於瞶，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爲鄰，伺夜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爲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爲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爾，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嗣、孫康鄰牆，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爲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顧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

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諂事權貴，動取憎嫌。闔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爲識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爲不賢，求財葬親，其事不爲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窘窮之味不爲不知；書冊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爲不識。非敢張燈塗隙，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遭爾，脫或赴愬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麥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爲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詞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爲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皇，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尚遲面見，并叙此懷，惶恐惶恐。《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懶，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睭，深自媿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纔與交代通書。平時

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爲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襪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菓，浚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敕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北山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與凌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爲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挈貴聚，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疏未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憲不相能而去〔一〕，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菓，整葺書舍，辦爲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會稽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爲誰？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令保綏〔二〕，行聞峻召。《北山文集》卷二〇。

〔一〕與：原作「興」，據文意改。

〔二〕令：原作「今」，據文意改，前《與章少董書》亦云「仰幾惠令保綏」。

與新守章尚書

某惶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爲一世所仰，騫翔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徧閱人材，真僞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闖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斂板奉事，爲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即以瘝曠自敗，幸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群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幹美利以及群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即奉綸言，再還鼎席，天下幸甚。《北山文集》卷二〇。

慰潘義榮 一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爲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爲足，而公當益以爲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台察。

《北山文集》卷二〇。

慰潘義榮 二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匕。禮當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轉，舍人有以原貸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顧紙筆不能盡爾。《北

山文集》卷二〇。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饑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淖糜日給萬人，以百日爲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爲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卧攀轅轍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疇昔，伏幸鈞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暘應期者，蓋在焦窘之先也。前日攢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尚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走介至督府，懇祈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爲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彥柔在監官，數通問否？凌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遽，未能作書。度夏中暑卧病數日，今尚疲薾，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何倅 一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職之漸，飛綏臺閣，政自不晚。鄉邦

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何倅 二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笏，固嘗面叙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爲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尚賴庇庥，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更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爲諭。秋暘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予告還鹽官，勢必未來。近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

訊，相見爲言區區也。某竊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爲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翱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爲遠業強飯。《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尚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慚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迓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陳去非 一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睠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歡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

姑見區區拜候之誠。《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陳去非 二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衮衮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可以寸紙短絨，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之書，亦敦篤風教之一也。皇恐皇恐。《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端明 一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座益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尚幾竭其區區。《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端明 二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台翰〔二〕，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台：原作「臺」，據庫本改。

與李端明 三

某悚息。姻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婿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幔，杯酒因緣，嘗以教之矣。然十尊盎盎如春，酌以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太平州陳守 一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即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盛治，不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託餘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太平州陳守 二

某惶恐再拜。九重既分遣祠祀，徹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緘縟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饕竊，以累司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太平州陳守 三

某惶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緘拜領。瑣吏關白後時之罪，願賜闊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

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尚爾，瑣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醪，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謂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陳師與 一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疇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遽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興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即參晤，尚勤瞻望之心，臨紙惘然。《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陳師與 二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諛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顛躓久而未振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厨升斗，背有芒

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繭然昏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即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間，台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一語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滾滾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蘭江，與眷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履，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歆慕爲無窮也。銓曹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群胥爲敵。每搜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旦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拱擔田瘦如石，亦有穗可鎌，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矣。懷間萬端，非幅紙可盡。未間〔二〕，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區區至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問：原作「聞」，據文意改。

答曾天遊 一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間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爲愧恨，未易可平。尚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即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台照。《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曾天遊 二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闕之一日，拜緘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偕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秦丞相

某稟目再拜僕射相公〔二〕：即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即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觀，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目：原作「自」，據文意改。「稟目」猶稟狀，呈上官之書也。下篇亦同。

全宋文卷三九〇一

鄭剛中 二

與李參政

某稟目頓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蒙睠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即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尚遠參侍，惟勤仰德之心，伏乞上爲睠倚保重。《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胡承功 一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二〕，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虜意馴順，既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城都：似當作「成都」。

答胡承功 二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既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旦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雨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旦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閑，台候動止萬福。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既以慰浣，而華示委曲，奉之溫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樞措畫分屯事大略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便爲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普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爲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尚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尚蒙放死生，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攄所蘊，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臺察員，參政大資擁節行朝，覲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疏微，又不敢聊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卧鎮名藩，十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旨，參佐樞密行府，踰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策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門牆，均奉教約，而盼睠獨厚，受知最深。床庇之因〔一〕，豈無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阨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狼顧，聚爲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爲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鑰將更，臘寒方重，仰惟精調茵鼎，上副睠倚之懷。《北山文集》卷二〇。

〔一〕麻：原作「床」，據庫本改。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即刻台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文事，中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讀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蘭省進士，某以舉子被選，宜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願賜孚察。行狀藏之篋中，他時閒坐，被濯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納。併幸裁照，區區尚幾面言。《北山文集》卷二〇。

謝何直閣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眩，正味粹然，真所謂赤瑛之丹所不能抗，金莖之露所不能擬也，豈勝欽嘆！某行有萬里之役，置此篋中，可以洗濯道路之塵，鎮壓風波之險，敢不再拜。《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晚晚，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某數拜車馬之臨，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賤之辱，有所悚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世，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冒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馭人群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帑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辦。真念國憂時之士，騰驤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枻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爲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大師卧病〔二〕，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關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勤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大師：庫本作「太師」。

與何樞密 一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孚通和意，太母回鑾，成此休功，尤爲盛事。某被睠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何樞密 二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爲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軀，真爲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略，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既不以爲罪，而虜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何樞密 三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顛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宣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爲料理。誤恩過聽，就畀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政務以姑息苟安，寢至難遏。今費用自十萬緡以下皆不論也，四川又嗔催常賦，黨庇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何憲掄仲

蚤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被濯誦之，悚懼增甚。薦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藍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嘗爲張敞曰：「臯、夔、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興也。岷峨多士之鄉，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

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以謝。《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張子公 一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台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有不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闕而復取，乃爲旋轉。若一去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敝，孰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遽竭之也。量與趲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趲那數目漸欠補還，而不敢科爲定額者此也。敝司無綱紀甚矣，詣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物同歷。每放一事，悉名在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槩舉。某備員以來，例皆攷究，略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尚書試爲深思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張子公 二

剥佑錢一事，尤荷下諭，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去，某所親聞於胡文者〔二〕，而愚意復不以爲然也。剥佑舊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尚書亦聞今年冬絹幾敗事乎？七月初，諸處多是弊絹，都漕司無以爲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不肯收受，資、閬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驅率鋪兵，捉拽人戶，而絹無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絹畢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絹與之，一夫有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尚有剥佑之法可以防閑，俾汙官黠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戢爾。以聞向來剥佑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剥佑不以實，而良絹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真弊者，以實佑之，以所佑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尚有无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尚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胡文：疑當作「胡丈」。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襍被入山，士卒懷見啖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虜也。二月十八日，還自渭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詣宣諭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齎十日糧，城興趙原，以控虜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耕者四集，于時已恐爲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爲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略以法度繩之。已措畫數千牛，勸將士盡耕緣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謾縷縷布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惠帖，審聞即日台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既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水運方斗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開眼，意欲撥遣措畫，略見次序，然後屈致旆從，相與閉閣密坐，開道心胸，以慰平

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未期，亦撫躬而增慨爾。丞相外傳并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三帖俗謬，公獨不掩覆之，俾人得以相暴章，何也？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爲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上委寄，無他奇畫，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耕緣邊之田，歲儻不儉，公私其少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爲書，姑慰愈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樓樞密 一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邇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上意，蓋旦暮召還，參秉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即膺真拜，不勝區區頌願之心。《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樓樞密 二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人行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計只就紹興

投呈也。正初，王直閣附到緘貺，備審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爲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坐移晷景，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庇及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二〕，今亦庶幾焉。《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而：原作「爾」，據庫本改。

與樓樞密 三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夏旱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日前調發之費，方與了絕。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輩，遞那人馬，就食水運，并以營田所得，兌賣計司。以此數項，自利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罷催布佑錢三十二萬，激賞絹錢四十三萬，激犒錢四十萬，軍器物料錢十萬。關裏外大小麥在土者八百頃，稍得一稔，更當痛爲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雖不得祠宮之祿，亦所願。儻有未遂，一言之助，豈無望於公平？是時續布再三之瀆。《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程樞密 一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儒吾道之光，伏惟懽慶。樞密蓄積待用，爲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爲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興寢，寢承寵睨，以副中外之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程樞密 二

某再拜。某蒙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岷、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可言。旦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場寧靖，不乞鈞慮。《北山文集》卷二〇。

慰句龍中丞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衆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吁悲悼，不能自己。何造物者專以桀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尚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顛，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勲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程舍人 一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讀姓名，恨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聞盛譽甚休。日以君相得賢爲慶，而不敢爲左右賀也。方圖移司小定，修咫尺求自通叙，不謂肯臨之記，萬里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以進矣。《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程舍人 二

某再拜。朝廷尊榮，武事向息，必有雋傑，出爲華藻，宜舍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聞其請祠，不謂已爲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睠意。《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程舍人 三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賢可知也。第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績、湯沂、成份、樊奕、熊彥璋、范寧之、范芑，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殿院 一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睠，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爲左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殿院 二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闊以來，今涉三載，傾遡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遽冗奪之，亦辱照恕之否？邊徼在天一涯，邸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書不逮占辭而遣。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資州邵知郡 一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處，虜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

矣。軍無主帥，忽被承乏之旨，憂愧殊無計，但重爲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睠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願。《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資州邵知郡 二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饋餉激犒，器械寨柵，無一可罷。用度動以百萬計，略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爲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窠名不至有闕，是爲大幸。下諭激犒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縷。《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提刑何秘監 一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馮矣。東西萬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學業風流，久當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爲恨。行觀騰上，以滿輿言。《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提刑何秘監 二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爲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者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擎槃水而立。來示委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合江而上，水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興、洋間憔悴尤甚，近減戍入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北山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三九〇二

鄭剛中 一二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諭，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斬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爲孽害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窗孤寂，側耳聽公高雄偉捷之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輓餉，已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爲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

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勤中忤。兩嘗修問，皆徹視否？初聞榮躋宰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蕩然，無復綱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既，臨書增仰。《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爲別累年，不輟西望，緘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束筍，而公無一紙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嘗辱遣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慚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波浪中，勢雖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嚮道誼，惓惓無以爲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盥讀臧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編，究見所存。某何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可以酬厚意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聞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汨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臧先辱，奉之惕然，且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爲而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即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爲恨何窮。《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王參政 一

某再拜。自聞鈞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月二十九日，果聽德音〔一〕。想惟寶馭渡淮，率先拜舞，雍容班首，驪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贊，但切馳情。《北山文集》卷

〔二〕聽：原缺，據庫本補。

與王參政 二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塵，蓋亦骨相之貧也。比見省劄，知有新執政，而未知爲誰，不敢輒具啓。續當遣發，乞參政爲一言之，干冒皇恐。《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兵部程侍郎 一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又三年，試吏永嘉〔二〕，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候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疏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尚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叙列，愧怍滿懷。《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嘉：原作「喜」，據庫本改。

與兵部程侍郎 二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茵馮而耳教約，尚可幸也。疆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闇，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百遽爲書，姑見萬一。《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

郭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緘示先閣學士詩，盥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叟來，能言動靜，謂爲政甚力。及讀來緘，果見料理荒殘，所以爲國爲民之意甚遠，不勝欽歎。某猥當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

心曲？《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違，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略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爲尤，某亦何辭！來緘臨之，更被甚溫之語，使人益以感愧。此懷猝猝，萬一不究。《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爲諸公持衡者。盥讀策問，欣然歎仰，不知勤動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頻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

棘寺美解之後，記問不能通，今忽被貶，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叙，臨紙此懷，尚有不勝言者。《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銅梁王知縣 一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爲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銅梁王知縣 二

某再拜。別紙之諭，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尚未諭其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真是確論，此區區蚤夜所不敢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郡一錢，如割截身體，敢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譚監務 一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緘寵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亨，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復以頌賢者。惟幾爲遠業自愛重。《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譚監務 二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睠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苟簡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儻不以爲難而諒其愚，庶幾可濟。至於腴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竭愚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日，獨此爲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意而已。《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跂來音，頗勞東望，茲忽被貺，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秦之政，便可一新。不勝至望。《北山文

集》卷二〇。

答劉黻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遣書道盛美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比，自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爲左右勉之。計朝廷以簡拔善士爲急，當亦自有進寵之命，何待鄙人之言？《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喻郎中 一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專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二〕，命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遽領華示，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期，臨紙傾遡。《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忽：原作「忽」，據庫本改。

答喻郎中 二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齒宿意新，字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爲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敝玩常之態，欽仰未易一一云也。顧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爲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壞者難遽治，違人者衆怨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辱知敢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一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講聞盛譽，願識而不果，今茲備數守邊，雖有聯事之幸，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盡。《北山文

集》卷二〇。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二

某再拜。瀘爲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羽儀華近，淹之師閫，未爲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丐諸左右，茲未敢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懽，園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違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啓，爲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恕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致政李中大 一

某再拜。伏承賜閑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

和，年德彌劭，其與俛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致政李中大 二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爲慰。今茲被貺，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食從容之樂，宜不藥而愈也。某備數鹿鹿，凡百如式，裁節用度，漸爲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虞運使

某再拜。賢者撥煩，非所宜易，漕變子未厭衆論，然不擇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遣發田候一軍，老小踰二萬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路分，儻不調護出之，必遺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峽，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稔，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斛，魚關、合江上下廩庾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敷，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畫事一切了畢。第某自賤累到此，幼累翻病；豚犬新婦，六月末妊子〔二〕，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黽勉從事，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祠官之祿，未知得遂否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二〕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論，如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樓樞密 一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浼。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緘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浼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爲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鞭策駑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謾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官，歲計尚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

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米常不滿六萬〔一〕。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窠名爲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一〕此句原本作正文，庫本作雙行小字注，甚是。今據改。

與樓樞密 二

宋修撰之諭，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窠闕，屬官舊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倅，計辟皆已有人。其爲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徹者若在川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惠顧之，幸甚！中間相隨宣諭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干扣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爲致區區，皇恐皇恐。《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瀘南李待制

某再拜。願見懷日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卧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匱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違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祇以欽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令分州郡之窘。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多方剗刷爾。鹽井所亦是歲帳，得旨之物，約時價爲高下，初無定值。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爲虛實矣。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值，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論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愚意以左右申請爲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歲帳內所取絹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絹，前官與宣司辨爭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聽命者，非不能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釁，置機械，欲使公蹈而發之，故專爲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絹爲押馬使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絹可支爲利路使臣請受，則貴司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夔路鄧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繫重大，雖四顧無害，及其舉行，尚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夔路米比十二、十三兩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舟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動踰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諭矣。併幾

諒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簡州何教授

《尚書》，上古之書也，但《尚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簡寫之，則易科斗爲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猶有「粵」字。字既脫落，又以「若」爲「順」，以「稽」爲「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爲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漢所傳《尚書》，孔融作傳，鄭玄註解，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是知玄果不見孔氏《尚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吏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姦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黠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

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爲左右辨之。道理既明，便自不足置慮。幸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三九〇三

鄭剛中 一三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諭，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聞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爲用。兼水脉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不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筒爲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極矣，要當以不擾爲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爲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蚤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爲辭，勢亦不能辦。宣司分託諸郡，微增市價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爲我喜。因照愛，故及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跂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爲劄，相置於疏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顧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聞氣格已可喜。稱薦出于率易，不足爲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至。懷間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北山文

答合州楊知郡 一

某再拜。三江之衝，餽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爲己任，而人亦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既休，寵進直可倚而俟爾。《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合州楊知郡 二

某再拜。凋瘵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閭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警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既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馬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中丞 一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光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實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惠休

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爲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繼是以行。《北山文集》卷二〇。

與李中丞 二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陋辭，黽勉邊陲，行亦兩載。爲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辦也。至於謹關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台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間願道者非一，然千里遣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貺所以尤愧忤也。激犒錢之諭，備見君子薰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爲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去，則違拂人情，似非爲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瞑目亂道，有事則斂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畫之旨。某必不敢鑿空爲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窠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旆坐府固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

軍前者非一宣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歟？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爲一，凡有利害，均爲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撙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捐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上之尚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井戶錢引一道，當指以爲窠名。儻用此塞激犒之冗，似可少寬，旦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鏤誨。至於縷縷而未能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却須再示。皇恐皇恐。未緣參晤，伏幾爲遠業加愛。《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錢宣幹

某再拜。綿陋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左右辱臨之，豈不幸甚，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既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稟堂廟，併望照悉。《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夔路鄧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某豈得終已哉！若疏駁却有未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爲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柴倅元章 一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猶疑未真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清華，尚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寵。《北山文集》卷二〇。

答柴倅元章 二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廩無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則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近三十萬斛。覆實虛冒，裁節用度，歲爲蜀人捐減亦五百萬緡。疆場安靖，勁兵精卒斂而不用，誠可藏拙。第疾病增進，志力凋落，祠宮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卧山中，亦無甚愧。因書，輒爲知友言之。《北山文集》卷二〇。

謝某官啓〔二〕

積戾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瑕薄罰，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媿。伏念某學不聞道，仕誠爲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識闇智昏，必迷津而失據。咎皆自執，過莫可文。省循內顧於洒心，釁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顧於寬大之條，已絕覬覦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動樞

機，溥施皇慈之澤。此其爲德，非所敢忘。茲蓋某官識洞古今，才兼文武，智圓以靜，氣正而溫。深閤善藏，久蓄發揚之道；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旁借孤危之勢，致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拳拳服膺，旦旦思理？借書可讀，益求爲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爲感懼，罔既敷陳。《北山文集》卷二四。

〔二〕本文原缺題，據文意擬。

回朝提舶啓

某猥承台睠，枉墜雲緘。以一時遴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矜楚繫，忘其罪戾之因。曲借溫辭，遠形高誼。某自蒙寬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置之非員，罔敢駢封而上記。中懷微布，短楮嚴題。掃篋筭以無塵，謹藏珠玉；望旌麾而寓跡，如見帡幪。伏冀仁慈，有以恕察。《北山文集》卷二四。

擬賀發解舉人啓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歡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礪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犯斗之雄；行即春風，必睹化鱗之異。《北山文集》卷二四。

回肇慶倅黃魁 一

某官學冠域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爲晚，然猶迂回外郡，豈睠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即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尚幸見之。《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肇慶倅黃魁 二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睽闊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即馳書贊慶，且料嚮往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纏裹，書記不修，寢興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肇慶倅黃魁 三

某戊午年，以考工郎兼右司〔二〕，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罔隨群，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南，又明年留師，自是渺邈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嘗負負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慚懼。《北山文集》卷二八。

〔二〕郎：原作「部」，據文意改。

回肇慶倅黃魁 四

黃柑建茗，頒貺極珍。瘴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小團猶是疇曩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奉情睠，言其可既？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察。《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肇慶倅黃魁 五

某方約蔡簿，臨行爲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貺示，就聆即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尋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悚。硯不以眼爲輕重，第說硯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所產，眼綠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黯、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之信否不能識，謾書以贊石工。率易皇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蒼梧陳簽 一

久不瞻晤，爲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孚照，不以爲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北山文集》卷二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五四。

與蒼梧陳簽 二

中間旆從道江西，高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姿，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專帖，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衷，惕然增愧〔二〕，莫知所以蒙也。孫兒雖嘗率易稟叙，益以浼犯爲媿。久欲裁謝，羸敝未能，茲因順風，敢布其略。《北山文集》卷二八。

〔二〕增：原作「憎」，據庫本改。

回胡提舶 一

欽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紳綏有光，茂植嘉祥，譽望增著。疇曩願見，旦旦不置。宦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使節在望，而某也懷沴囚山，不敢與士夫通名謁史，中有愧恨，非言可陳，尚冀高明，賜之照矚。《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胡提舶 二

某屏伏遠裔，無所聞知。獨士民頌贊德政之聲，雖深山赤子，每竊聽之。謂敏肅廉平，非但洗萬舶累年之習，而生養安居，皆在條理之內。故身雖繫礙，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俱下也。謹問之餘，輒復及此。《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胡提舶 三

某才力綿薄而繆當重寄，智識愚暗而自投罪罟。隆天厚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坐見前非，孤負睠知，有涕橫落。所以杜門斂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霾藏瘴霧，以待終斃而已。愛憐，輒敢布之。《北山文集》卷二八。

回胡提舶 四

某罪廢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謙厚，尚如待顯人者，必避而不敢領。五雲之賜，

既已拜矣，獨散員廢吏，不敢恬然雙封，塵浼記史。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寸心，幸甚！《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方安撫務德 一

某不敢輒修開歲之慶，蓋鼎新之福，天所以報君子，而政成之寵，上所以錫侯藩，不似區區之頌也。惠履時經，茂對殊祉，即膺除召，徑上清華，惟日以俟。《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方安撫務德 二

某伏蒙便舟，頒賜公釀海錯等，既多且旨，仰佩不忘之睠。門既無客，家亦無人，老饕口飮心醉，所以爲感媿者，未易以一紙言也。《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董梧州彥明 一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

內謳吟之聲也。政成期月，誰謂不然？《北山文集》卷二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五四。

與董梧州彥明 二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蹣跚泥淖間，公旅瑣中治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年，不謂猶以囚罪之身，託餘芘於鄰壤也。近因傅幹具報記念之詳〔二〕，輒爾自叙。《北山文集》卷二八。

〔二〕傳：原作「傳」，據文意改。

與董梧州彥明 三

期集之三日，即懷刺上謁，偶台從他出，再往再不遇。踰月後，立馬門外，必求一見，而邸翁謂行李去矣。爾後宦遊之蹤，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自無定勢。高誼之懷于心者，日以未致一言爲恨也。何當面承，罄此曲折。《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董梧州彥明 四

頃者解后猝猝中，但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逮備數班列，中外十年，嘗百色詢訪，竟不相得。彥明兄曾不以一聲相聞，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彥明兄乃謂識其舊，又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進退敦篤每如是耶？媿荷不可言。《北山文集》卷二八。

答鄧教授襲明

專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高誼，不知閑廢之人何以得之也！第有媿荷而已。似聞足病尚未脫然，閑居蕭散，經史、山林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康壽履，宜不藥而平也。嶺外望湖南如天上，邈無瞻近之日，回首豈勝拳拳！《北山文集》卷二八。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浼，已荷報教之溫。九月末傅幹來，復領貺示，問勞委曲，一一皆自古人高誼

中來，非枯冷者所應得。於今感佩，尚溢于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尚歷歷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亦可時覽以助嘯咏、資閑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爲恨矣。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臟腑交相爲沴，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敝，欲詳謹以浼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芘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之。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心腹，慚懼滋甚。湯瓶剪刀，非但鐵工精練，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滋媿閑寂中無以爲報爾。今此作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北山文集》卷二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五四。

與陳總領漢卿 一

某自聞寵膺宸渥，榮正郎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曾於九月內，因鄉僕還，以劄目宛轉附上，少道胸中歡慶之誠，未知得以何辰冒記室也。即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賢業，台候動止萬福。亨塗浸啓，光大鼎來，雖饗寢之間，無俟勤祝。至於順時慎疾，亦古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北

山文集》卷二八。

與陳總領漢卿 二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帖，雖切感佩，終以不一見爲恨。後來益更渺邈，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漕事，與今茲寵任高華，皆即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爲問，惟日欽嚮。趙守便來，乃更惠教，爲禮勤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某以率略蒙之耶？且荷且慚。某罪戾深重，無生全理，然隆恩混貸，得以尚有殘喘。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瘴瘧腹臑，交相爲沴，今猶羸休未已。區區之懷，坐是不能宣究，伏冀台察。《北山文集》卷二八。

別方安撫 一

伏審光膺宸命，移鎮近藩，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歡慶。某正茲卧病，尚阻修誠，更辱移書，惟知負媿。念旌麾之已遠，攀履舄以無從，感戀之私，毫楮難盡。《北山文集》卷二八。

别方安撫 二

某自正月二日感瘴病，中聞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拜區區，亦不能成。止俟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踰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骨自覺無神矣。託芘之久，語離之遽，懷此高誼，雖言何安？儻或未至顛仆，不知他時尚容修記犯門闌否？自餘惟爲遠業善保重。《北山文集》卷二八。

别方稚川

某三年之間，無一字至記室者，豈自疏哉？度不可故已爾。忽辱墜書，既感且慰。伏承閣學移鎮近藩，聯舟北去，棣華光映，何慶如之！某託芘之久，孤蹤有依，今遽一涯，徒劇瞻向。偶自正月感瘴，已七十日。邇來不能進食，加之嘔吐，裹骨之具，亦已營治，無再晤之日矣。牀前授語子弟，爲此不能周盡，然令兄書中可以互見也。未間，萬萬惠時珍愛。《北山文集》卷二八。

答袁教授

戊午蘭省雖有得士之慶，然俾賢者志目中眉〔一〕，亦有同媿焉〔二〕。闊別彌年，繼以流落，杳不聞宦遊所向。自呂少衛憂去，始聞以絳帳猶與少衛爲代，密邇相望，負戾不敢通。凡懷嚮之心，莫得自見。專書下逮，情辭蔚然，佩荷之餘，如見天竺波瀾也，益以欽仰。某衰敝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今未平，骨立肉銷，去死無幾。占語授甥孫輩書之，不能親染。爾後遇便，尚得別記，伏冀諒察。《北山文集》卷二八。

〔一〕「然俾」句：未詳，疑有誤。

〔二〕同媿焉：原作「同□媿」，據庫本改補。

全宋文卷三九〇四

鄭剛中 一四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啓：承乏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時布問。中間曾附短簡爲信，計嘗得之。去年九月，緣召旨趨行朝，遂備樞屬員〔一〕。自正初予告般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挈賤累抵敝舍，迫于嚴程，不逮走謁矣。日幾因時奮飛，副親朋區區之望。《北山文集》卷二九。

〔一〕員：原作「負」，據文意改。

寄茂先秘書

茂先秘書大孝親家：即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越窮年，參晤未

期，敢幾益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北山文集》卷二九。

寄商佐親家 一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雖見末穎，尚幸過門寵臨。今日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仰何窮！冬陰戒寒，伏惟尊候萬福。碧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來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宛轉薦道處，無惜一言，幸甚幸甚！謹奉啓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北山文集》卷二九。

寄商佐親家 二

剛中再啓：還家之初，曾奉來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字，殊用感愧。咫尺未緣良晤，惟伏望倍膺長至之福〔一〕。區區餘不能盡也。《北山文集》卷二九。

〔一〕伏望：原作「對辱」，據庫本改。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茂先襄奉盡禮，非但備見勞苦，而窀穸之事，種種不苟，益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末乘，于今欽嘆未已也。華緘遠來，尤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皇恐皇恐。《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叔倚 一

易海陵遠闕爲奉祠，此亦良計。書至，即就劄以懇相公，今得之矣。屬承相公痰壅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爲，如吾叔倚者顧當在閑處耶！朋友言之有愧。《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叔倚 二

邊事殊擾，朝廷見會合大兵，爲進討之計，謾恐欲知。免解文字，垂成幾敗，蓋朝廷下禮部于都

司，司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丁此擾攘，遂至廢壞，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達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爲書之意。籠一隻至叔義，且煩留宅中，俟叔義來取，即付之。

《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姻家

親家母孺人：伏惟即日懿候萬福，七一姐孺人并初娘一二均休〔二〕，令姪兄同佳。家人輩再三附意。比歸浦江，不得略歸少款，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遑也。向聞七一姐以小四嫂孺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諭。剛中時問。

果子一簍、海味兩瓶謾往〔三〕，殊愧無物也。

太醫事俟宛轉試問之，但恐今爲臺諫，難辦爾。蓋自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北山文

集》卷二九。

〔二〕人：原作「入」，據庫本改。

〔三〕簍：原作「菴」，據文意改。按簍同罽，篋簍。蘇軾《答水陸通長老五首》：「棗子兩簍，不足爲報。」庫

本作「筐」，蓋臆改。

與知郡大卿

知郡大卿殿撰：即刻台候萬福。屢辱過臨，盡爲別恨。適嘗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旦日旌旆便行，無緣出郭，便言珍愛。勿薄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宣。《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某書〔二〕

上缺四二郎可以來否？德文、德炤諸人，皆未暇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樞郎向前讀書，識好惡，賀娘、牙兒計安。《北山文集》卷二九。

〔二〕原無題，注「前缺兩行」四字，庫本則逕標「缺題」。

與巨濟書

剛中上啓巨濟弟友承務：即日深秋甚涼，伏惟里居清閒，德履佳福。老兄遇此，同骨肉無恙，第

以今歲大禮及科舉多事，逐日翻袞故紙，應接人事，其勞有不勝言者。緬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縣道雖于吾族有所假借，而吾弟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識，止可濟緩急意外之撓爾。聞馬澗有人至標墳，若欲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值明堂習儀正冗，草草附此爲問，不盡所懷，惟順序加愛是望。不宣。《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人書〔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喝吐已在告〔二〕，今數月。前日奉惠字，不能即報。今恐因循曠絕，獲罪將深，故力疾爲此，萬萬炤恕也。與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溫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甌釜，日日在文書重圍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佳處。鄉居不至焦枯否？西樞聞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待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夏之炎也，可勝欽仰！病倦，復兩目皆赤，爲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慚忤馳仰而已。《北山文集》卷二九。

〔二〕原作「缺題」。

〔三〕已：原作「和」，據庫本改。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政此馳念，姚忠來，得所惠帖，大用慰藉〔二〕。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況田疇乎？鄉里若至今未得雨，雨至，早禾亦無及。但或謂念九日已通濟矣，不知果否？當此旱乾，所煩石牌之業，當隨分有勞旨揮矣。不皇皇〔二〕。尚阻披晤，切幾以時珍護，坐膺寵渥。《北山文集》卷二九。

〔二〕藉：原缺，據庫本補。

〔三〕「不」字疑衍，或有脫誤。

與叔倚書

去歲之杪，蒙恩正位序，以非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材力秀拔如吾叔倚者，方久間待次，豈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慚耶？何當面見，索罄此懷〔二〕。剛中再拜〔三〕。《北山文集》卷二九。

〔一〕磬：原作「技」，據庫本改。

〔二〕剛中再拜：原無，據庫本補。

與季誠書

季誠教授奉議：即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復，意欲別修記，今復困憊不能，當垂察也。奉聞已得旨除參，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許，正賢哲出力不足之時，丐閑靜退，恐朝廷失計爲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念二將仕 一

念二將仕：念親思歸，亦欲參選尋調，因今附同官便船以還，庶遂庭幃之心。此間房下可以無慮，若其來復之期猶未可指，俟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略。《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念二將仕 二

剛中再拜，念二承務：來寒聞所履，兼沐佳汗，爲慰甚多。舍屋當已就緒，雨多損麥，人情安否？數日遽甚，爲問不能詳密。此間曲折，令似必具言之矣。未覲風度，正望多愛。《北山文集》卷二十九。

與念二將仕 三

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體氣終弱，然近來全無病，極惺惺可喜，頗能隨樞哥念《蒙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來春欲令一歸鄉里。渠以久不侍省，念念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順不可行。兼他日自鄉趨蜀，又非得良便不可。尚遲遲未決者以此。萬一成歸，當在初春啓行，至期自有報矣。九二豚犬，今更議得李氏，乃胡丞相邦彥之猶子。其父近知榮州解罷，已于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初如意，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看耳，恐至親欲知者。《北山文集》卷二九。

與邦直書

剛中皇恐頓首再拜。器狹用近，任重力微，日就盈滿，自致顛覆。向非朝廷一切混貸，是身無今日矣。己巳歲，自湖北再徙臨封，齒髮既衰，裹以烟瘴，其何能久？第隆天厚地，與夫知己之恩，絲毫未報，言之涕下。區區敢爲吾邦直布之，皇悚無地。《北山文集》卷二九。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來復州，衆謂汝輩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錢物，決無徑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柳佳郡，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首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錄到省劄，十一日出門〔二〕，六月九日到。到不二十日，杜方來，得媽媽安信，并汝開福寺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遇縣自更易夫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共遲留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今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即杜門念咎，此外一切勿以爲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寬者，又未知真是如何。汝所陳般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徧。人子之心，踰年不見母，自囹圄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使得團聚。曾不知汝非他人比，既身坐重罪，

又其父有大戾，朝廷不忍誅，以隆恩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俯伏，以聽後命，豈可使望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萬一辛苦拖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施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使倉猝收拾，亦是來春。今若得至秋放心般移，不過展却半年許，却無憂患，二者孰愈哉？汝又謂般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可說着，此又啓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饑飽，且兢兢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學，教蒙童以給朝暮。婦黨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熟思之，熟思之。乍到，不得自以爲言，而對他人說及，仍稟白其人，亦令勿露，且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假其力。圖書社之事，亦須轉手。不此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遷移之禍。書社不得不謀，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謂是庶官，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寒溫之外，半字不得亂發，亦不須數遣人來封州。有便，度可通書，自通書矣。來書又謂以我所作所寫爲念，不知謂何等文字？豈彊亦未曾加，丙恐吾憂，故謾謂已畢耶？《日錄》頃見汝說與彊同置，今何如也？《烏有》長短編亦在拘數耶？更以實報來。籍沒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沒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雲自謂已籍，何也？汝在彼聽敕，豈不知有無籍沒指揮？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渠已籍；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在官，則官中自有行遣。今杜方來時，已是四月念二，而婺州略無施行。又我在桂陽界上，得郡官五月十八日書，彼間亦無承受，何也？不可解，不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間無他聞，則萬幸萬幸。自桂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計幾里，可批來。十三

郎六月二十日發遣歸矣。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詣監，乞公據封州翻結而歸，長沙竟無耗。歸路恐亦不至狼狽。送到賀州人已回。且得渠一人了當，甚幸甚幸！涇童已深瘡，又徧身生瘡如大風，人已廢物，蓋往日拖拽損也。汪舉亦且而已，兩行却且在此。我小便猶有紅沙，然今亦豈計此？飲食并身體，比相別時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者，非小人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實不然也。媽媽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衣服，且逐日挨抵，不要歸煎迫家中，蓋彼實無所出，徒然生受也。杜方且支與到柳盤費，彼可支與回封盤費，俟我却支與回鄉。果足，家書便附取來。書中戒復言語，我所以必欲杜方回此者，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爲當時只寫冊子上，已忘記，可再寫來。廣中將息之道，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生冷之類。饑飽生冷，不慎風，此取瘡之大者。此外無所言。七月五日晚。

《北山文集》卷三〇。

〔一〕日：原作「月」，據庫本改。

〔二〕謾謂：原作「謂謾」，據庫本乙。

與某人書〔二〕

眷聚萬福，令似學業進茂，恃久契敢問也。簽判以次並告爲言名。剛中昨承趙添監遣發汪舉時曾

惠書，以在道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剛中惶恐頓首再拜〔二〕。

舍姪行後五日，敝居遣兩僕送衣服至，其一至柳州豚犬處，其一封州也。僕以四月二十三日離東陽，糟糠與碎累並，家居無他，恐愛念欲知耳。剛中又拜。羅二能還鄧丈否？因風亦望批裁也。《北山文集》卷三〇。

〔二〕原本無題，庫本亦稱「缺題」，詳文意篇首當有缺文，然亦無考。

〔三〕「剛中」句：原無，據庫本補。

與德和書 一

剛中啓奉德和友姪承務：嬪來得書，知日來爲展之佳，偕一五嫂孺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休，甚慰遠懷，且荷不忘也。老嬪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州，道路安樂。又嬪在鄉日，凡百荷外護，豈敢忘德？門戶事非叔義又不敢煩浼他人，渠亦災蹇，有可爲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位下骨肉同慶。此以遣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餘惟慎愛，以振前業，不宣悉。剛中啓奉德和友姪承務，五月十二日。《北山文集》卷三〇。

與德和書 二

銘德一入遞，一專人，皆如期否？此書到，襄奉計已了畢。金善病猶不省欲要令將息幾時，苦要求歸。今令隨馬綱去，日行不過一驛，庶幾可趁。但觀其形神，斃于中道，未可知也。下處薄業在彼，凡百更望照顧，恐叔義心力亦有所不周爾。《北山文集》卷三〇。

與德和書 三

今日遣五十八由水路去，使臣三員，次第十月盡或十一月初方到，更一番。五十八月初遣，却是十月初到也。適又發書，由夔路去了。今謾寫此，由金、房去報安。我自得家中五月念三日書，及至今不收隻字，不知九二郎如何也。若得此幾時書信通流，諸事亦自漸有頭緒。又如此隔斷，不知家中如今事是如何，前後所批歸分付事件，作如何措置也？懸懸之心不可說。且願兩處安樂，餘亦無事。以次附書〔二〕，彼亦日日寫書發來。七月念五日書〔二〕。《北山文集》卷三〇。

〔二〕以：原缺，據庫本補。

〔三〕書：原無，據庫本補。

賀吳少師啓

入覲龍庭，親承天睭，功酬萬敵，禮視三孤。伏惟某官勁節有常，奇謀多算。英豪特立，豈惟地氣之所生；忠義不移，蓋是家風之馴致。破敵如破竹，摧堅若摧枯。惟此殊勳，宜蒙異寵。九天賜遣，香隨輿馬之茵；萬里還營，光動旌旗之色。某叨承命綍，猥在帥壇，獲觀覲對之歸，遂有參承之幸，其爲欣快，罔既敷陳。《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賀秦撫幹登第啓

對策宸庭，標名前列，儒術可信，士類增榮。某官世積清芬，學傳正緒，不見塵埃之氣，元非州縣中人。滿殿春風，錫冠裳而換骨；全家和氣，連□萼以開華。某身繫遐邊，耳聞盛事，陪慶未遑於馳問，置郵先荷於飛緘，感愧之情，敷宣罔既。《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徒南來〔一〕，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爲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與賊抗〔二〕。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强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爲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群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跂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部使者皆得辭請，一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三〕，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鷦於前途！《北山文集》卷五。

〔一〕徒：原作「曉」，據庫本改。

〔二〕與：原作「於」，據庫本改。

〔三〕一：原作「虜」，據庫本改。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不能自己，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笏士人尚倚門牆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顛顛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顧雖榛枯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間，瓦爐柏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紙。《北山文集》卷五。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爲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鰲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北山文集》卷五。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鬻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爲？」姑書以付之。《北山文集》卷五。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間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群居，皆不逮久，余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翼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圖，宦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北山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九〇五

鄭剛中 一五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故欽慕之心，爲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爲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翱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爲左史舍人，某適爲西府屬官，省戶邸舍鄰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枻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侔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侔也。二者皆非策蹇所及。今所謂可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往；衆求鼠腊，懷璞安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

夢而觸塵埃，寧能久爲是耶〔一〕？赤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於時回首三十年之雅〔二〕，略去名勢，鷄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爲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北山文集》卷一三。

〔一〕塵埃寧能久：原缺，據庫本補。

〔二〕於時回首：原缺，據庫本補。三：原作「二」，據庫本改。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爲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榷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爲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掊聚腴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若者如此。晏專以懋遷爲術，而佐以禁榷，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

常賦，而粟帛之征責辦於鈎鐮機杼之間，軍猶以愆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晏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車可致，故庾有粟，帑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沈，則追逮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晏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爲幣，取於民與真錢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爲帥、爲漕，再爲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内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愆後則諸營已無炊煙，雖婦人女子亦譟而出，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芻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俛仰數年，軍中飽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夾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酌而言曰：「憲孟去，無負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爲生靈偃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刻剝之痛。往時襁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捨籌算而去，尚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行矣。」《北山文集》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爲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爲腹藁。余喜爲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爲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竄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間，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爲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爲吾腹者真可笑歟！又念世有聾盲屬厭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北山文集》卷五。

避盜錄序

《避盜錄》，錄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臨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間，人材忠邪，民情去就，禍患之幾，僭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於行己莅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爲鑑云。《北山文集》卷五。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間，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宣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宣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疏故宅之間，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剎之內。隨所僑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櫺、雕樑繡柱之輩，奄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爲序。《北山文集》卷五。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習浮薄，群居談說，多蠹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計廩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萋斐煤人之短。關首一言，抵掌

相和，可發羞嘆！宣和壬寅，余竊祿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置竊幕中奉公之餘〔一〕，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作《忠厚錄》。《北山文集》卷五。

〔一〕議置竊：庫本作「議竊於」。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災福書，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怒；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鄙。公其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緡，未爲傷廉。子姑爲我序之。」某曰：「唯。」《北山文集》卷五。

圃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

根荄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圃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圃中雜論》。《北山文集》卷五。

胡仲容廛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廛隱，後榜之以茅蘆。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爲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北山文集》卷一三。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

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怠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歡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爲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北山文集》卷一三。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寢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縷縷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王。攻爲神農之說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爲重卦；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羸里，無自謂文王之

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文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爲《彖辭》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穎達主之；以《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且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爲義

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予《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北山文集》卷二五。又見《周易窺餘》卷二，《經義考》卷二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皕宋樓藏書志》卷一。

左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爲二十有六，無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

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秘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北山文集》卷二五。又見《經義考》卷一八六。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略》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輒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狃於傳誦，初或失真，場屋之間，迫於晷刻，義復不審，往往謂圈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爲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爲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惟是《韻略》音注比《釋文》容有不同，而予於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一〕，別爲《叙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

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爲是書，考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北山文集》卷二五。又見《小學考》卷四七。

〔二〕音：疑當作「因」。

達嘗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溫違性，佐使非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己巳以來，憐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瘡癘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嘗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北山文集》卷二五。

北山集叙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卒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

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北山文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宋文卷三九〇六

鄭剛中 一六

跋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欽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識。近見所爲《越倅潘公哀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以傳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中散留題

元祐中，某爲兒，聞伯祖中散嘗宰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宰平陽。紹興五年，某爲州幕吏，蓋三世仕宦於溫矣。六年秋，過鴈蕩龍鼻，石間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承議公字畫。蓋平陽經盜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巖壁，雖百年猶新也。再摹於石，煩今樂清宰括蒼季公立於

靈巖寺。《北山文集》卷一六。又見民國《樂清縣志》卷七。

擬跋御書羊祜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書晉《羊祜傳》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再拜受賜，命良刻摹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襲，爲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而言曰：孫皓失德，虐據吳氏，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祜專務撫循，使晉朝之德如陽春暖日，行於積陰之上。和氣既至，冰凍皆不約而解，所以吳不得存，長江不得阻，而晉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艱難之運，以仁厚申祖宗之德，雖城中赤子，暫謂南北，而兼愛之心，同一視也。祜書之作，豈但游神翰墨，燦奎壁而已哉！垂休黎元，意蓋有在。顧臣老矣，不足以對揚盛美，俟布宣德惠有如祜者出，爲陛下奏平吳之策，于時臣當自山林間捧持宸翰，稽首闕廷，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區區。《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纔十歲許，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功相訪臨安，而衫猶未青也。高材淹泊，乃至是耶！既而誦參政李公四詩，見其稱道許

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晚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劉光遠百將詩

吳越抵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爲一詩頌之，美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怯，勲業高下，又當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弄乎筆墨之間，侯其卒自勉也。《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了翁帖

了翁所簡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識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士，有以《周易》義奏名者。揭榜，實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也。是時場屋富文章，而《周易》卷特議論邃深，知其必有家學。拔以魁經，是爲陳璿氏。今讀了翁帖，則陳氏之門，果芳馨久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賢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睹其遺墨；不

及親退翁，而識其遠孫。想高躅以猶存，攬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即今卷中姓名是也。宣和壬寅，識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郡〔二〕，又二十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軒〔三〕。玩筆力之遒勁，詠句法之中和，薰然慈仁，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二〕郡：原缺，據庫本補。

〔三〕軒：原作「蓋」，據庫本改。

跋胡帖

資政胡丈筆語，今時士大夫稱高，書記翩翩，不足論也。諸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密，所以待幕屬之意何溫與！機宜公裨報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井，子賤學校游從尤雅，仲嚴才氣之豪，筆語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吳道長沙，逆犯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中仲嚴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嚮不忘，公達友朋之誼，信如子賤所謂賢於人遠矣。《北山文集》卷一六。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字重複，或淺俚及儻恍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闔闢，陰陽之陞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纚纚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真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真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人真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仙不可以一日能也。洒濯凡骨，變其庸神，內外如冰雪，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昏旦晷刻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等級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丹于黃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爲善之心，

救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真。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爲無，則萬塵俱掃。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仙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平兄弟，起卧於群羊羶膩之中，赤松父老蓋僮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此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隨珠而不彈，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於學之。」《北山文集》卷二五。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柏〔一〕，黃楊篔簹。小徑紆曲，與永慕亭通，蓋太夫人棲真之隴也。布衣時，每汎掃永慕，徘徊既久，則携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往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懷書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賁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二〕。

《北山文集》卷二五。又見光緒《金華縣志》卷五。

〔一〕楠：按「楠」謂樹木叢聚，於義不合，疑當作「楠」。

〔二〕此下原附潘義榮詩，今刪。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讀書多、思義明、學不已、行所學也〔一〕。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爲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蔑爾，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紉間，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願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爲侄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尚期不忝於上世。

《北山文集》卷五。

〔一〕讀書：原倒，據庫本乙。明：原作「名」，據庫本改。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名裕〔一〕，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盱衡厲色，廣己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存，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惑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餘裕者乎？求餘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與勝己者處〔二〕，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修卿，而字之曰子漸。」《北山文集》卷五。

〔一〕名：原作「居」，據庫本改。

〔二〕與：原作「於」，據庫本改。

韓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

以欽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詩人興之。余既名叔義長子爲華孫，今有弟焉，可爲韓孫。《北山文集》卷一三。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臺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秘書少監出陝西，得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臺、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北山文集》卷一三。

擬策進士 一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墻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爲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顧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爲有司逆陳其端。《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二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群策，下迨布衣，則論將安出？《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三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爲士者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急也。今國家正當講武修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況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己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容而張武備，顧不遑歟？今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爲宜否？《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四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況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虜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錢，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五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尚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爲破碎，尚詞賦者必謂經義爲迂闊。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略。《北山文集》卷八。

〔二〕春詔：疑當作「奉詔」。

擬策進士 六

問：孔子謂群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爲恨，自顧其中，往往皆有他日欲爲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爲，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夷狄之計，皆在群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爲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輩將何以哉？《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七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略非所知也。及馮異爲光武言，則曰：「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一〕。時以私心決斷，未常不有悔。」則明謨廟算，又當

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微，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侍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啓沃於冕旒之前，而諸將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先賜臨軒之問矣。諸子以謂如何？《北山文集》卷八。

〔二〕「以詔」二句：「攻」原作「功」，「輒」原作「趣」，並據《後漢書·馮異傳》改。

擬策進士 八

問：爲學者以經術爲宗，爲政者以法令爲本，二者殊途也。故善爲學者，未必能爲政；能爲政者，不必在於學。此傳籍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譏，則欲善其政者，不可不求之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則爲政之要，或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陳力就列之際，施爲注措，其果有待於學乎？將文學政事，不相爲用，而書生之空言，無用於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辨明之。《北山文集》卷八。

擬策進士 九

問：疆場之警，頻年未已。虜人恃其彊黠，復須使者而邀重幣。如聞朝廷具貨賂，遣樞臣〔一〕，又將卑詞而予之。聞之議者，頗謂順從虜意，則無厭之求，萬一難給，抗章論列，亦動冕旒之聽。夫金虜之強盛也，而國家適漠災之厄，氣弱力敝。將不與之耶，狼貪虎噬，何所不有？勞軍動衆，塗炭生靈，異時之禍可一二鑑也。將與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膽，賢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北

山文集》卷八。

〔一〕遺：原作「遺」，據庫本改。

擬策進士 一〇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攷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

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窘，聞兩賢不相扼之論，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群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丘嫂，以其戛羹轅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丘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丘嫂則至其子猶未忘也〔二〕，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叙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辨我疑焉。《北山文集》卷八。

〔二〕忘：原作「望」，據庫本改。

擬策進士 一一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亨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略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豢養虎豹，常懷咆吼決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尚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檄之不來，驅之不動，懷姦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

不慮〔二〕，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著於篇。《北山文集》卷八。

〔二〕慮：原作「盧」，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九〇七

鄭剛中 一七

擬策進士 一二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爲相遠也。而又蓄積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爲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鑑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塵而取中原，計將安出？《北山文集》卷一七。又見《金華文徵》卷一二。

擬策進士 一三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蠱」，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不以《巽》爲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不以《離》爲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遇《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爲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爲難言而略之否？《北山文集》卷一七。

擬策進士 一四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兩，《震》曰洊，《艮》曰兼，

《巽》曰隨，《兌》曰麗。雖是指名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習、兩而不可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卦以對，庶祛其惑。《北山文集》卷一七。

擬策進士 一五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爲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文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緯》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緯》何所據而三云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奈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奈何韓宣子之言？又《彖》《繫辭》，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則《彖》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非也。謂爲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彖》、《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爲十者異矣，將何所遵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繙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北山文集》卷一七。

擬策進士 一六

問：「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閟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閟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爲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謂賦《靈光》者，亦有奚斯頌僖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以告「二」。《北山文集》卷一七。

「二」以：原作「其」，據庫本改。

朝旨策吳援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種，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却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戰攻之外，猶有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責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

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汰老弱，屯田而減饋餉，禁徼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之圖，是數者有爲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好修睦，疆場安靖，君輩橐弓矢讀書，群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北山文集》卷一七。

朝旨策楊庭

問：揚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復縷數。恭惟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春陽。中興爪牙之臣，爲國宣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廩之外，推金帛，輟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鏤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上俾策試藝文，又將易其紳笏，所以寵君門者益至矣。不識他日蒞官從政，圖與乃父共報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北山文集》卷一七。

雙蓮膏露辨

并序

侍郎梅公宣和壬寅夏四月出爲蘄州。秋八月，郡池有蓮，並蒂而華；越冬日至，膏露降於

松，浹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報於上矣。蘄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詠道之譜盡爲諸公所先，不復更可摹畫，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辨》。

鄭子一日問蘄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露間，故今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蒂，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爲和氣所感，尚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萼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此，而謾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孤高，塵埃不可翳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底下，蟠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氣剛，節義森薄，凜凜與霜雪爭嚴，炎涼不可變易，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筴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爲瑞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雙花膏露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蘄民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北山文集》卷五。

戒鷄說

暑雨敗墻，群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內一雌顧戀雛子，獨不飛竄，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暨昏暮團聚，則驚呼啾唧，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雛失母而無所託也，晨興以糠粃聚群鷄於庭，而戒之曰：「蒼牝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嘴距未利，瑩瑩相倚。爾等既無義鵠復讎之勇，當念卵翼同群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鬪，氣盛有力，幸彼孤孱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遽相忘，正當以氣愛相結，自蕃其族。嚙吻之禍，尚須自省。」雖非尸鄉翁，此言無戲。《北山文集》卷五。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畎畝，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爲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勤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

「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携一敗篋，自可弛擔得名聲，不但蘇妻子也。詩何所裨耶？詩文亦不當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衢，以儒爲業，箕裘隳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謂種習自筆硯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謹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北山文集》卷五。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閻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售於世，則好古君子先虔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闐茸，才術不鳴於時，負慚流汗，以紳笏奉研硯。是雖能模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感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余念篋笥無物，幾得一紙爲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如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樂冕說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俛後叩，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寢以訛謬，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俛之，後而入道也則叩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閼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閼界辨故也。冕之俛叩，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衆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閼與反戴周冕，則寧有是耶？不知以門閼爲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北山文集》卷五。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所齎溫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竅而

簫，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璞，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齎牔醜雜碎，玷而不可圭者，瑕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脉之璫。又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礦，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他時能與鬻釜錡、賣土甓者爭先爾。」巨賈既至，坐稠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一〕，韞匱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關，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露，惴惴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亦當念藍田有同懷玉者乎？失足陷穽，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牔醜雜碎者尚在，撼之猶覺琤然有響。君能扳搖出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鄙物，萬一爭先於釜錡瓦甓之間，尚有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間挾持小技，跣蹕相繼，心知左右出人數等，類二賈抱玉求入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袞袞欲至，類巨賈售玉時。某身遭寇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負背芒〔二〕，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五。

〔一〕躪：原作「躪」，據庫本改。

〔二〕背：原作「輩」，據庫本改。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爲拄杖，蓋竹之奇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偃偻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譜箇簪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北山文集》卷二五。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繫心思，雖已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

難也，如是則不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瞠乎若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畫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北山文集》卷二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牆，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北山文集》卷五。又見光緒《金華縣志》卷四。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躡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粗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甓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汨沒於簿書鹽米之間，責以箠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鈍拙不才者〔二〕，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并書於記之末。《北山文集》卷五。

〔二〕鈍拙：原作「銅樞」，據庫本改。

小窗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溼。小室文字擁隘，窗壁周障，如坐甌釜。前日破窗紙三分之一〔二〕，易

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簷，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柏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豁然清快，始恨挾紙破窗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汙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挾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月云。《北山文集》卷五。

〔二〕日：原作「目」，據庫本改。

記 旱

紹興戊辰〔二〕，歲無秋。鄭子礪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旱穗猶可捋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炙，去喝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閑曠，阡陌委曲，如深簷廣廡；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高於泰山；一根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螻蟻蚯蚓之竅，亦邃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凋叢瘁葉之間，佳聲颼然，小蓋翻飛，而長空熾焰，已化爲蟬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泠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旱》。《北山文集》卷五。

〔二〕紹興戊辰：「紹興」原作「建興」，按宋無建興年號，當爲「紹興」之誤。紹興戊辰即紹興十八年，與剛中生存年代符。據改。

全宋文卷三九〇八

鄭剛中 一八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爲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含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

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北山文集》卷一三。又見《敬鄉錄》卷四，《金華文徵》卷五，《金華文統》卷一，《南宋文範》卷四二，《甌乘補》卷一五。

西征道里記

并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秘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

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本計七千一百九十里。汜水以未至縣十里，河水南侵，自嬰子坡移路旁山，回程衍十里。右通直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垺，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議郎、監行在樞貨務閻大鈞〔二〕，右宣教郎、前温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錢糧；右承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穆平〔三〕，左承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曹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從事郎葉光，準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秘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某序。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於接待院。二十二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閘，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兩界首，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奔牛、呂城閘，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揚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閘、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

堡、洪澤閘，宿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機宜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隋渠爲壕，渚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往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爲邊也。隋自虹以上爲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置閘於泗，以時入潮，又略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宿無疑^{〔三〕}。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闊一席地，聞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旆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他殿畫類此。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眷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爲圍爐，對迎曦日月幃。幃有御書銘曰：「巖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雲寶，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鑑沼沚，永固千春。」玉眷之下，鏤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

巒，右曰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乃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尚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徧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窗壁略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事，棟牌尚是僞齊年號，糊窗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北人嘗以爲營，至今圍以小小城。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溝，宿中牟。五日，白沙鎮、圃田，宿鄭州。六日，侯家莊、須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丘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鴻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鴻溝。今雖草莽間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畫者。又孟店、汜水縣、鷺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即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虜營相望〔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墻數圍，問之即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

因平岡種栢成道，道旁不垣〔五〕，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顛毀亦半。隨闕角爲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栢，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裏及大門外，皆二大石人對立。欽慈曹太后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陵規模皆如此。永厚陵下宮爲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聞皆爲寶珎所毀。守陵兵級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京號三川者，即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回程日，知州翟襄謂子城外近添五百餘家。白馬寺，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圃有堂，曰晝錦，翟襄所爲。襄本西洛人，今爲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章聖封永定將軍，半山有廟，月嘗賜錢三千，然無文識可考。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沔池縣。行十里，過會盟臺。沔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壘牆。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二詩，即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琦甲馬來迎。他郡守迎送不錄者，行府專爲陝西出也。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甘棠，木舊在府署西南隅〔六〕，今亡矣。郡有召公原，原盡處置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汭城今皆隅河。夏距城九十八里，即溫公涑水也。敵瀕河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值邏，或放牧堤上。馬鬣渠在城之東南，敵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仙遇

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敵久不得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鬣渠可入，城遂破，敵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南五里即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湖城縣。十八日，乾伯鋪、盤豆、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湖城二縣，元屬虢州，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里。是日，虢守寶珌、父老迎於湖城之東。湖城之南桃林塞，即武王放牛之地。閿鄉縣治對荆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閿鄉荆山之西，皆爲秦嶺，退之赴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居此山南，故謂首山爲首陽。十九日，關東店、潼關、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南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潘休守關。關門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汹涌，乃涇、渭、洛三水會處，號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韋鹽之間出保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夫龐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後剝裂，有隸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壘石成之。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總、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并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真殿無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其上給敵，

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書并詩，詩有「蒼生往世弊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闡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章，有「餐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閒。」注謂：「朕萬務忙中，亦得悟道之閒也。」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峰乞與君。」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酣醴裘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徧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峰翫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大還」(七)，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密像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憂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峰、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峰、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峰下有瀑布水簾，仙人掌石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上擎偃月。玉女盆，即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是也。雲臺西，即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蓋謂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雍。又土人言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爲僚，踰百歲，從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峰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具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張確之子密爲豫賊守華，嘗題詩曰：「群山起伏朝靈嶽，恰似千官奉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日(八)，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郭汾陽之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即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

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連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爲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爲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即妃子浴所。次太子泉，次百官泉。雖蒙故號，僕隸今游之，獨白蓮尚浴士大夫。西館即當時遊幸梨園憩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爲複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滻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漕居爲府治，後有涼榭，別爲一區，堂下張芸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池，乃明皇藩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唐人饒真卿使希烈之處。鄠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即奉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事永興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土堠西入十里，即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樗里子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於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木二二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繪諸帝于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滎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尚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惟武功大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賊知而不能取。陝西往往爲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

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却別爲入竅。去竅丈許爲仰門，陳勁弩，攻者遇箭即斃，如是者數重。時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磴磨，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半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郃，岐山即其地。或謂別有郃城，今鰲鄉是也。又云郿之鰲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郿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即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府古扶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爲床。秦州有床穰堡。床米類稷，可麵可餅，可爲碯子，西人飽食麵，非床猶饑。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置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簾，制度如殿。後圃薜荔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創。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龜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後人磨去，刻《維摩頌》，游師雄後刻《九

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爲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漢爲故道。爲西蜀之吭。敵之攻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道迷不能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爲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爲先驅道之。敵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郾延路經略使郭浩、熙河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四川都轉運使陳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歸，次舍道里如故〔九〕，獨至泗州，由平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逐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爲勁，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兵疲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鄜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吳踰淮，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爲天子駐驛之區，朝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爲修。陝西諸郡雖號新

復，然自渠魁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循檢約，未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視東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陷沒於劉豫凶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而中焦痞涸，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牧守，仍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關塞，於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脉絡流通，則天下平矣。《北山集》卷一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議：原作「郎」，據金華叢書本《西征道里記》改。

〔二〕「承」原作「丞」，「公」原脫，並據宋代官制改、補。

〔三〕宿無疑：文不可通。又此文以上乃述虹縣（今安徽泗縣），以下忽叙汴京殿宇，地望相去甚遠，月日亦不相接，疑「宿無疑」之上有脫文。

〔四〕虜：原無，據金華叢書本《西征道里記》補。

〔五〕垣：原作「坦」，據右引改。

〔六〕署：原作「置」，據右引改。

〔七〕有：原無，據右引補。

〔八〕二十：原作「二十一」。按文，前日爲十九，宿潼關，後日爲二十一，宿渭南，此當是二十日，據刪「一」字。

〔九〕里：原作「理」，據文意改。

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祀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翳，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鉗間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於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爲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湔之所，外至小學，爲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壞而爲之者。士既鼓箴，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

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群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北山文集》卷一三。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粃、嚙蔬薺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醬置其側，彼未必以爲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洎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用幹蠱克家，其嗜以爲日用者，或至食蓼忘辛，而韋編澹泊之言，有在醬瓿間者矣。某稟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雉永，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己，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餒。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踰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醍醐酥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爲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誦《禮記》，而榜其齋曰「知旨」。《北山文集》卷一三。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潔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模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賓幕，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犁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爲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爲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踰劍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灩澦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爲百丈之篾纜，有力者十百爲群，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厚罪大，則鑿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

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縵田爲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幕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北山文集》卷一三。又見《敬鄉錄》卷四，《金華文徵》卷五。

全宋文卷三九〇九

鄭剛中 一九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鬻舊書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爲之，云是孫太古筆。太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僞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絕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售之。事外或觀書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畫隨余歸東陽，遂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大都于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孟中者一人，置杖於水履其上者一人，背負尊宿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之前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人物不及寸，而相貌衣服竟輒無一同。嗚呼！爲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孤申叔彈棋勝而獲者。後至河陽，以示趙侍御，覺其感然若有所

感，問之，則曰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甫，慶曆間仕宦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趙昌輩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雖無侍御手摹之勞，然易以善價，較之彈棋而獲者猶愈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爲之記叙，時讀之如見畫焉。

《北山文集》卷二五。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槩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家四壁立，忍飢爲學不敢荒，嘗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滌視之，蓋歛石也。紋如瓜子，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携入舉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奉大對。所謂悲歡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蓮葉琢，小而肉薄（二），謂是觀音石。石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良潤微不及。丁巳以後之省之寺，遊秘館，登曲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方，至房陵，卧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帥坤維。越己亥，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減前二者。或謂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大率皆陶也。」檄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偕在邊塵間者首尾六年。丁卯冬奏事，道

次武昌，以曩惡暴著，上寬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偕往。戊辰秋，因事復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歛以盜亡，永嘉之蓮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負予耶？顧今老矣，爲「玉斗」者，止用以疏《周易》，寫《維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懲元寶，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負。《北山文集》卷二五。

〔一〕薄：原作「琢」，據庫本改。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敷腴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不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潮嗽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其脉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全白，蓋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遇一本於封州，審其生出如是。政和壬

辰，予偕里人章少董之邵，以鄉書西上。少董篋中櫝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強請出之，少董曰：「此琅玕也，上世所愛重，將携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年不博物，但嘗爲少董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明年，少董登科，予懷書東歸，不知其詳。後聞嘗持入相國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木之似玉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董則未信也，以疑藏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僞，顧豈易辨哉！夫柳子厚之賈鞭，則是有心於飾僞。今此石初不以僞欺人，而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遭，則其定價何止於鞭乎？因叙石花，併記于此。《北山文集》卷二五。

擬生祠記

君子之爲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召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丐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便如景星在天，不旦暮可仰，去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爲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避，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爲者。某州孤壘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疏而貧，并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爲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敝；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紱加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爲政！儻以異時所以

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猶取諸己，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圯甚者，則斥厨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黃堂下簾，白日無事，時詣學宮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教養之意，俾自修飭，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于盛。于時公之爲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謙遜避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教官，所見聞爲親，敢摭實于石而刻之右。《北山文集》卷二五。

草亭記

觀如所僦蒙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墻敗不相疑，棗過不見竊，可與爲鄰也，又輟屋後三椽并西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營葺。庚午春，取後屋加窗牖爲山齋。其冬，窖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之以草。亭成，愚甥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縈曲，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爲廬，疏瓦不相銜，仰見星日，風雨之所漂濕，懲其陋，故是亭用豐草覆之。吾盤薄俛仰，既無準《易》草《玄》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塘」「夢草」之句。齧草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甃不瓴，無丹無雘，每旦臨之，閱義經一爻，閒以著草考前愆，加深省。或讀黃

帝書，辨金石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人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其識。亭之下雖無杲之之菜，而夜雨亦可剪；無凱之之竹，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低，聽其自綠。草履往來，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搖春風，則煙草極目，蓋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上問經義，說田畝草萊間事，歡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草而止。惟是罪大恩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北山文集》卷二五。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酒之意，亦猶行脚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流落，或遺酒以溫其無聊，即以一甕雜貯之。辛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爲一味，此酒之所爲名。嘗觀坡老《書東臯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爲乘除者。坡在惠州日，南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時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爲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坡閑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臯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棲苴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爲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麕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

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笑。書以爲記，使後人讀而笑之。《北山文集》卷二五。

記碑礪盃

坡蘇居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陽經營得鑱杯十隻，豈復有銀荷葉，視坡蘇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增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贈者謂是碑礪，色白而質堅，予固碑礪領之。然攷《說文》，碑礪蓋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廉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碑礪也。隨材之小大、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廉人取而就之，器成則又曰碑礪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碑礪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瀕海人皆曰碑礪，予其敢獨以爲蚌？謾記于此，以俟識者。《北山文集》卷二五。

記白朱砂

封有民郭生者，病寒瘴，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室中無

晝夜然火，不知溫，蓋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徹錢不用，又少頃去火。翌日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自湖北，隨行僮三人，瘴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毒疹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踰夕而蘇。太守趙公元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藥成，吾家有喘滿病彌年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煅一爐，願得公證明。」予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鼎冷藥色如雪，相與滴水成圓，若珠玉之走槃，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真，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秘方慎與，凡與之藥者〔二〕，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爲司命矣。」《北山文集》卷二五。

〔二〕凡與：原缺，據庫本補。

筆格銘

并序

所僦蒙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爲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濯土

壤，置諸几案，用以格筆，且爲之銘曰：

質不韞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爲硯，使磨而不磷。因形近似，予得取用之，實汝之病。然方駕則管城居士之所憑，接坐則子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雜斷髣於溝中，汝非不幸。《北山文集》卷二六。

硯銘

并序

玉斗硯得於艱難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窗明意靜，時出而寫《周易》。謹爲之銘曰：實資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爰闡潤色。咸汝德堅，久而或磷，利甚反賊。禿舌勿吐，爲過其則，汝其嗇。《北山文集》卷二六。

白贊

咄咄斯人，來從何許？耳目周圍，手足備具。孰爲汝塗塞九竅，顛倒昏癡，懵不通乎世務。官窮職峻，虛譽暴集，觀者稱贊，汝初不知其由；福過災生，萬罪矢發，觀者恐怖，汝亦莫知其故。詢其鄉，勿省桑梓；問其年，不記寒暑。訪其昆弟妻子，一笑解頤；扣其禮樂詩書，一辭不措。豈天子所謂物怪者是乎？其僕從旁而言曰：赤松之鄉，谷口之渚，天聖後有以文行號滎陽先生者，乃斯人之

父。《北山文集》卷二六。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爲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類，吾豈得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而耶？咄！《北山文集》卷二六。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慈悲心。菩薩之心，如月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一切，行菩薩道。《北山文集》卷二六。

函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說此偈言：

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真實相。是諸六物者，衆生悉如之。以實諸有故，遂隨起滅中。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常作如是觀。《北山文集》卷二六。

再讀金光明經說偈〔二〕

宣和丁酉，太夫人終天，墓廬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埵投身飼虎因緣，嘗以頌贊歎之。紹興庚午，臨封又得是經誦讀，復成一偈。

虎有爪距，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喙。惟見前法，歡喜怖畏。猛火銷金，觀汝難易。大慈悲父，持戒定慧。作汝津梁，無有障蔽。瞿夷非虎，冤親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北山文集》卷二六。

〔二〕本文原無正題而有一段敘述文字，似以序爲題，今據文意別擬題。下二篇仿此。

供奉石花說偈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於芝者，俗呼爲石花，已爲作記。今日敷設花座，嚴置淨室，普奉十

方，用結山齋淨緣，爲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覷。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繽紛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雨風霧烟，盈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北山文集》卷二六。

戲作伽陀

最樂居士一日舉兜率說和尚話頭云：撥草拈風，且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如何脫得？既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麼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莫疑慮，莫疑慮，順風開帆逆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向東門去。但看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北山文集》卷二六。

相識惠菩提葉燈戲爲頌

我有菩提燈，常照虛室內。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裝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遍沙界。癡風吹不滅，

業雨漂不壞。君如亦須此，市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點在。《北山文集》卷二六。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潯二老

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箇中生出老村漢，看盡桃花歸故鄉。《北山文集》卷二六。

又一頌別趙使君

元從箇中來，却從箇中去。雲月團圓印海空，此是人間端的處。《北山文集》卷二六。

題邢侯遺像

氣宇不凡，面猶心赤。歿爲靈神，生爲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旒衮衣，萬年血食。《金

代族兄宗魯作母侯夫人行狀〔二〕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洙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泣血而叙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寡二十二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葬於東陽鄉保福原，祔吾父司錄公之塋。男三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此其大略也。吾祖中散多男子，夫人在諸婦間，孝謹有特譽，不忤妯娌之色。司錄公雖入仕，雅意不在富貴，日以詩酒賓客爲樂，夫人周旋承順，以廉謹相之。歷四任而洙孤。洙自念髮齒踰壯，不自衝躍，今無以奉事吾母，因與兄濬棄置筆硯，共力丘園，生事稍給。夫人無累，則誦佛書，不葷茹。賙賑貧乏，宗族之有疾病者，無親疏大小，治療皆如己子。見人有過，委曲規切之；聞其有善，則樂爲道說之。歲四時廟享〔二〕，肴醴不自其手出，不敢以祭，老而益嚴。年來略鉛黛，疏綺帛，雍容康寧，而門戶整肅。下迨諸孫、孫婦，輯睦和洽，無一人敢立禮法之外，夫人怡怡笑語而已。給事劉公爲賀之明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爲姻家，登堂上壽，而遠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謂洙等曰：「吾今日得孫子誥誥，坐受安樂，正宜歸慶於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既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貧窶，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橐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某竊謂此等皆宜爲舅氏所書，謹泣血叙次如前。謹狀。《北山文集》卷七。

〔一〕宗：原無，據庫本補。

〔二〕四：原作「時」，據庫本改。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洙，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詳，以儒學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克從，以中散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任子恩爲安州錄事參軍。錄事公大姓之後，在官以潔廉自將，不治產，食口衆，且好客，而又疏放不事上位，向窮蹟矣。宗魯告其兄資深曰：「兄弟徒守書卷無益，盍亦歸治田園裕我家，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益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書固徐可讀也。」資深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矣。錄事公捐舍，哀毀踰制。奉其母侯氏夫人，旨甘惟謹。嫁諸妹與接內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善視豐凶而低昂積散，妙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宣和辛丑，睦賊猖熾，所在奔走，蹂躪族屬不相收。太夫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婦蔣昇致山間，營營其旁。賊執宗魯而不敢害，卒得護持夫人以壽終。宗魯既衝冒良苦，且失太夫人，哀憂成疾。方即故址建大廈，督工視事，矻矻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魯曰：「鄭自上世，門戶蕃大，寇餘無復前人蹤跡，吾安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人襄事，迎款賓客，比上世爲不衰，人始服其善承家。宗

魯方懲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奇龐厚重，外若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熙熙笑語，宗族上下，相得無間言。六男子：曰璿、琬、珉、瑤、瑤、瑤、瑤。三女子：長適進士侯知彰，次適承務郎劉讜，次尚幼。蔣氏先以壬寅八月十四日卒，葬於無相院山之原。琬泣血來告，將以甲辰十二月庚申，舉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願狀其行。審其行，宜爲名卿所書，謹錄按如右。謹狀。《北山文集》卷七。

全宋文卷三九一〇

鄭剛中 二〇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魯頃公之後，有仕秦爲符璽令者，以符爲氏，傳漢唐五代，家世可考。建昌南豐之符，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是爲南豐之賢。公諱授，字天啓。曾大父俸，大父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涵閼未發，衆知其必有子。公生果不群，器度明爽，洽聞彊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斂筆避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調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夫人瞿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令。終更入遠爲彭州錄事參軍，改京秩，差歙州婺源縣。丁金紫公憂，服除，知越州剡縣。用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通判海州、唐州，旋提點西京崇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淵聖即位，覃恩轉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今上嗣曆〔一〕，覃恩轉左中奉大夫，遇郊恩封南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褐入仕，歷五朝六十年而歸祿告老。紹興乙卯，某爲温州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決除糶政，利敏難事，而又論議踔厲，志行峻潔，無一分巧宦計，僚士竊議是必名教積習所致者。或曰：「此南豐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雅不與躁進者爭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者，則責、育不能折。樞密吳公居厚嘗薦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筦庫何傷！自媒求進，其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逮題輿海邦，專務簡約，凡椎剝刻深之政，應奉媚悅之事，斷然不爲，而公亦低徊向老矣。某由是詳公之爲人。歲戊午，某備員行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章掛冠，亟遣書行中，慰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爲偏侍節哀，善事中奉，致期頤安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尚有餘樂。越庚申，行中以黃州童使君之狀，爲公丐神道碑矣。讀其狀，蓋己未十二月辛酉以疾終於正寢，庚申四月己酉，已葬太平鄉石榴原，合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爲人端莊清淨，有信義，無聲色。蚤歲儒雅緣飾，翰林楊繪頗推重之。有《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澹峻激，雜見於波瀾動靜之間，自成一家。當官號令簡嚴，而遇繁必辦，所至吏不敢逞，逞則鉏盡之乃已。民間愛慕，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與高安兩令易，二邑之民爭於境上，今猶以爲美談。晚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細字書。享年八十四。男五人：長建中，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次用中，皆前卒。大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中，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幼未名而夭。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臨江軍清江縣尉辛爽邦，次適右奉議郎、通判韶州上官閔，亦前卒。孫男十二人：懃、愿、遜、慤、悲，皆登仕郎；恣、憲、思、憲、恕、恣、愬。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詳之女，有

賢行，與公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中、行中才皆適用，久奉親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婦孫子捧觴上壽，庭間煒然，人皆指爲偕老之慶。嗚呼！爵祿猶滋味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爲滋味所毒，而平生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爲甚豐。彼有貪饕冒昧足陷無厭之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當得者失之，聞中奉之風有愧矣。某既知公爲詳，而黃州之狀復緘以來，其可辭？銘曰：

符氏德善，著于南豐。有闕其祥，發之自公。公之文章，以取科第。陶冶鍛鍊，亦傳永世。公之政事，克振厥職。豈弟詳明，爲後之則。弗爭而進，弗取而得。富貴壽考，衆如公何！石榴之原，兆久窹矣。黃土蒼苔，公則掩矣。鏤彼金石，載此銘詩。維其邦人，實咏歌之。《北山文

集》卷一五。

〔二〕今：原無，據庫本補。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婺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宦學，害之。其妻姚氏銜負禍毒，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戶。乙

已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黃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誓守，堅其志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執其壘筐，柔順莊靚，果歡其姑。一子曰秘。巨中不能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爲難矣。王故縉雲縣尉秉均之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誌雖弗爲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墓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茲黃塢，松柏之蔚然者，巨中之阡。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祔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玠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北山文集》卷七。

蔣持志墓誌銘

婺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居不仕。浹生真，真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某初遊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澹，場屋間朋輩推高，已加愛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未鳴，乃云持志收裹筆硯，掉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言曰：「舍法向敝，文體卑弱，士氣不振，乃失己爲名之時，循此以求進，非吾所能。」遂闔戶不出。今方聚書闢館，料理田園。

貲產饒裕而優游深肆，足以涵養其業，益知君有過人者。建炎中，盜起君舍旁，弄兵大剽，乃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者謂持志積以遺盜矣。迨王師縱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其區，則墻屋不毀，文籍窗几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鄉鄰，雖盜不忍加不仁，王師過之，亦知其居爲君子之居也。嗚呼！學者爲進取所累，揣合俯仰，苟且求售，其能脫然疏遠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產作業者，則又多不識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黷貨嗜利，無厭以自及。如君之爲學爲家，皆無媿焉。君天性簡約，顏面嚴冷，童稚皆知畏之。門巷幽潔，所與遊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溷官府，而井里有爭者，則多取決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午，以病渴而卒，享年五十。娶職方外郎陳確之孫、進士汲之女。二男子：曰次父，游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次夔，稟資厚重。是皆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進士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人：曰槐、松、栢。卜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地。次父泣血致書，以鄉人馮光之狀來請銘。某於君雅故，義不得辭，銘曰：

學而不爲名所拘，富而不爲財所累。嗚呼！持志可以無愧。《北山文集》卷七。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茲墓有女，婺州進士楊應夢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事郎鄭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衛之汲縣。年七

歲，誦書寫字。稍長，能屬對吟詩，習音樂。承事公沒，母兄以之歸楊氏。楊雖大姓，暨孺人歸，則其家已凋，產去稅在，征求窘切，無以自存。孺人乃略鉛黛，躬紡績，買絲織帛，求羨餘贖一門之急。乃夫勞之，則曰：「姑老矣，不如是則君學必廢，恐無以稱吾姑。」如是矻矻勞苦，晝夜不休，竟感疾而卒，建炎丁未八月十七日也。嗚呼賢哉！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死時就蓐終三日，與所生女嬰併亡。斂之日，家無餘衣，蓋其夫之貧未蘇也。嗚呼痛哉！某，其兄也，既用西方荼毗法哭而火之，而遺孤煢然，念其他日必能尋母之墓。以其年九月丙申匱其灰而藏諸山，復用柳子厚書磚故事，述其秘行於墓石之蓋，以慰楊氏子之心云。銘曰：

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未知所成。嗚呼，吾妹已矣！《北山文集》

卷七。

余彥誠墓誌銘

建隆初，睦之遂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彥誠蓋明之季子，諱信，彥誠其字也。某異時遊義烏，過流慶陂，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沃稔，問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廢堰，瀦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浸之，鄰里霑足。」予嘗嘆曰：「余氏其昌乎！設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義輕財，折節下士，雖高貲巨產雄視一鄉，率

皆因低昂積散，知予爲取，而坐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鬪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盜起，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糾率里豪，扞蔽鄉曲有奇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調青州準備差使。居官以廉謹聞。是時燕雲初復，人皆張皇自得，彥誠被檄往來幽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僚曰：「虜情叵測，而漫不爲備，正猶狎虎豹而去其閑，咆吼之患，近在朝夕，盍早圖之！」度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于寢，享年六十一。彥誠爲人倜儻尚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宗族貧窶、姻戚孤嫠、知交流落者，斥帑廩濟之，無不得所。事繼母尤孝，家道肅睦，內外無間言。晚嗜佛書，誦之寒暑不移。家旁雙林寺，寇東南兵火後，數年爲墟，彥誠倡始施財，不踰時而還萬楹。其餘津梁斷壞病涉之地，靡不修舉。蓋其心志開朗，凡所爲數皆落落可喜。某初與彥誠昧平生，因其闢館舍，遣子弟迎予猶子瑱者爲師，禮意頻年不衰。一日過其門，瑱率舍中後生數輩羅列藏書，質問義理，率秀嶷不凡，彥誠從容其間，一話言皆有激勉教誨之意。由是深得彥誠之用心，遂爲相知。乙卯二月，某將之官永嘉，公之孤汝評、叔齡相與踵門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壙中之銘〔二〕，竊願有託。」某非但義不得辭，亦喜爲彥誠撰述平生之事，悲而許之。彥誠娶同里王氏，生兩男子：汝評，承信郎，避公諱，就校尉；叔齡，右迪功郎，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粹、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進業。自汝評而下，其所成就，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有二年而卒。彥誠以乙卯某月某甲子，葬于雙林鄉蜀墅源，從王氏之藏

也。銘曰：

富其家又仁其里，祿其身亦昌其子。諸孫誦誦，業以書史。徜徉暮年，其壽而死，余之喜爲彥誠銘者以此。《北山文集》卷一五。

〔二〕銘：原作「名」，據庫本改。

外姑墓誌銘

浦江進士杜誼妻謝氏，生女晬而誼死。後四年，謝携其女再適故贈朝請郎何至。至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石子文歸之〔二〕，今孤子石知彰之母夫人是也。夫人生三男：長曰知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具位鄭某，次適士人鄭玠，次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大人用幹蠱棄筆硯，夫人申申恨之，歎曰：「吾父業儒蚤死，今吾夫學又廢，奈何？」會朝請公之子粲登上舍第，夫人歆慕感激，謂知彰輩眉目皆秀，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爲求師友，又以巽女見婦，冀諸子得遊從之。蓋於時石氏蕃大，非豪門不姻，人見以所愛女歸一寒士，家貧姑嚴，營糠豆而事禮法，皆不以爲樂，獨夫人甘心焉。其後某雖忝竊科名，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然知彰病復不能卒業，知柔出爲伯父采之後，爲舉子者獨知言一人，而夫人死矣。養所不能泊也，悲夫！夫人莊靚寡言，動有儀則，凡婦道治內之美無一

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學之貴，其資性可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六月甲子，感微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輅柩以歸。十一月甲子，葬於邑之南溪園。石大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甲子徙南溪，故夫人祔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嘗藥不逮之辰，夫人顧謂某曰：「三魁石氏，名稱高甚，嘗懼吾諸子不克髣髴，今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奮，庶幾吾不齎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寒泉》勞苦之詠，誦《蓼莪》劬瘁之詩，斯言可忘哉！某既爲之銘，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夫、司封員外郎曹璉題其額，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

坦岡原，奧水泉，茲爲南溪之園。兆斯遷，祔旁穿，石氏考妣藏之慶延綿。《北山文集》卷一五。

〔二〕石：原作「窆」，據庫本改。

何氏考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于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鄭氏卒，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子渠致書爲某言曰：「渠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靡寧，僅於鞍馬之隙，奉二柩藏於土〔二〕，所謂彰遺德而傳後世者，未遑及也。念遂湮沒，則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尚惟論撰世次，發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

塞。」鄉人劉友端謹狀以請：「兄其爲我圖之。」某因念兒時，聞族有姑歸義烏何氏，勤儉慎淑，克相其夫，而何氏以昌，即夫人也。夫人之賢，蓋先公諸父平日所相與稱道者，某其敢忘之？君諱先，字謙終，世爲婺之義烏人。曾大父湜，大父祐，皆不仕。父京，亦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君仲子也，幼子蕢遊學蚤死。君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畫其家。將仕公賦性嚴毅，智度深峻，而又奮志爲生。君獨從容啓悟，得其歡心，以古人積散取予之道開陳其旁，使貧窶受惠，孤嫠得所，田園自饒，而州里稱爲長者。將仕公即世，君則以所以事父者事其兄，恭謹遜順，發於至誠。相處六十年間，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相忤。既孝友著聞，門戶和氣粹然，故凡與君締結姻好者，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重巒曲水之間，聚書闢館，門巷幽雅。夫人鄭氏具肴醴，延賓客，君得以徜徉蕭散，享安逸而廣名譽。宣和庚子，盜起青溪，朝廷分兵鋤治，鄰黨所在，蟠結牢甚，渠銳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渠以官，人咸謂渠之休顯其親當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享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于寢。鄭爲金華大姓，夫人之懿德，幼藹吾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贊助之力。君爲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涉獵經傳，談道今古，得其理義。晚年尤好修塔廟，治津梁，樂施惠，蓋其與夫人輩設心在於化人爲善，非因感於禍福之說也〔二〕。嗚呼！世之作德者，孰謂無報也哉！余觀何氏自上世綿積，然將仕公三男子，蕢最力學而器業不就。君四男子，棗、杲、槃皆先卒，所存者獨渠爾，乃能奮布衣取官，今爲保義郎，磊落慷慨，未可量。孫男三人：忻、恪、撫，咸積學自進。女一人，適進士陳阡。孝友之澤，至今未已，是雖金石之傳不在壙中，而鄰里稱道，自可傳於

後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渠之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石。爲銘曰：

長松之原，戊申之阡。惟茲壙中，無金石傳。所傳後者，鄉黨之言。歲越甲子，具此深鑄。

長松生風，朝霞暮烟。視我銘詩，何千萬年。《北山文集》卷一五。

〔二〕土：原作「上」，據庫本改。

〔三〕因：原作「固」，據庫本改。

族嫂陳氏墓誌銘

某族有兄諱濬，字資深，世居婺之金華，故中散公諱詳之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宣和辛丑，東浙盜平，某還自外邑，資深已下世，族人凋零破壞，無家不孤。資深之夫人方卧病，指其子瑄輩爲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男子，敢以累叔。儻詩書義理之言，時開道之，他日爲家爲學，僅立門戶，獲蓋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誼高矣。」某聞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業，其憂不昌乎！」自是，瑄與琚者苦志經營，條尋墜緒〔二〕，力振起之，而瓌與瑋者，未嘗一日不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既登進士第，蒙上委使，十年未得歸。聞瑄輩各專其業，築第闢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庭幃晬溫。夫人雍容其間，莊笑言，慎禮則，起居康寧，規矩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如在

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以疾卒。明年甲子，琯遣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某曰，夫人之賢，鄉里宗族能道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永之金石。夫人姓陳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鄰臣之女，享年六十八。男五人：長曰瑞，先卒；次即琯、琚、瓌、瑋。女六人：長適貢士陳柄，次適進士張頤、陳格、陳正己、陳嶢、陳峽。孫男女一十四人。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于資深之窆。銘曰：

滎陽中艱，義理其子家再昌。若堂之封，壤泉鍾聚深且長。有緘銘詩，爲琯萬里下巴江。

《北山文集》卷一五。

〔一〕墜：原作「遂」，據庫本改。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某族叔千之，名士也，以女歸同郡曹毅君佐。嘗怪君佐以田家改業爲太學士，而士夫之賢者樂與之遊，是必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畀之。安雅辛苦治生，生事理，則請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又教其子績，曹之白屋改矣。」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績爲同舍。明年績貢辟廡，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宦益振，而安雅教子功成。紹興癸亥，公隨績官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日

卒。績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前知渠州流江縣事練祇柔之狀，泣血請銘，誼其可辭？公諱宏，字安雅，世爲婺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歡，父享，皆隱德不仕。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愠不形於色，鄉黨欽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績已成立，諸孫相次進，茂穎者復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圍棋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之宣諭四川也，請於朝，以績偕行。及被旨留師，欲請主管機宜，績曰：「願歸從老人問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顧夷險，擇遠近，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遇峻阪輒下馬，行步如飛，左右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過，必叙說鄉曲，持盃笑語，盡醉而去。一日，忽令績寄謝知友，治後事，家人驚勿敢聽。翌旦，正衣冠，翛然逝矣。嗚呼賢哉！安雅六被恩封，官至右承議郎，享年八十一。娶章氏，五男子：績今官至左朝奉郎〔二〕；曰綱者，蚤卒；曰縉、曰總、曰紹，悉知愿守家法。女二人：長適胡璿，次適其從弟璉，皆舉進士。孫男女二十六人，曾孫男女一十人。以丁卯正月壬午葬于所居之鄉萬家塢，合章夫人之窀。銘曰：

惟公種德，自其父祖。公有子弟，自公學古。學古而修，坐觀成效。安榮壽考，亦享其報。

幽幽壤泉，鬱鬱松柏，萬家之塢，藏此詩曰〔三〕。《北山文集》卷一五。

〔二〕朝奉：原倒，徑乙。

〔三〕詩曰：疑有誤。

全宋文卷三九一一

鄭剛中 二二

擬先公墓表〔二〕 係省記

滎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爲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爲石室鄭。拱坦有諱百藥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爲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諮，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誥，進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蓋府君諮之子，西派之厚德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于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衛之汲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簿，由湘鄉陞爲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邵老，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容止，美鬚髯，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微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林希自以

爲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爲秀傑^{（二）}。後累入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匱。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祥除，糜粥不贍，爲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竭所遣嫁，俾圖溫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謂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窺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爲常。歷四任，口不及人之臧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袞袞成文。方其俛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謗慢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蠻寇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即辦^{（三）}。疇賞第功，同列或攘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贐。先生中夜拏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顧謂其子某曰：「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桑苧，與辛苦同盡，茲爲大痛。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細字書。翌旦，如有所不樂，盥濯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刻削，雜置古作者中，未見孰先後。」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窘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宣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

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

也，所存者厚德清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磨滅。

某宣和間嘗擬爲先公墓表，竊紀潛德之大槩，以俟作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祉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閩。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力寢敝，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舊，知某最深，今茲名位踰分，滿盈之禍，恐勿克逭。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盜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竊名賁身，日復一日，榮不蓋痛。公幸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珉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福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祿食迷誤，茲志往來于懷，久而未敢有言，讀來示『榮不蓋痛』，不知涕淚之橫落也。要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菲陋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生之壯^{〔四〕}，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此易彼』之句^{〔五〕}，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惡暴著，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裔。年餘，待制潘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屬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瘁餘生，裹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北山文集》卷二七。

〔一〕先公：原無，據文章內容補。

〔二〕爲：原闕，據庫本補。

〔三〕即：原闕，據庫本補。

〔四〕生：原作「王」，據庫本改。

〔五〕以此易彼：原作「以彼易此」，據上文改。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旆飄搖，徒迓公之柩也已。今之靈輒在道，竊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蓊蔥，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逾遠而逾疏，逾疏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流風，何嗟及已〔一〕！《北山文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金華文徵》卷一八。

〔一〕何：原作「可」，據庫本改。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羈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眈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姊命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遙遙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爲出師，蕩滌鋤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願見吾姊，如願見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爲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徬徨，籲天無聞。魂魄不召，欲無此生。維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畚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款彌厚。姊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省慈親。今亦相棄，爲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已久。至于今茲，曾未皇剖。輶車將行，敢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北山文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搖。孤年未蹈歷苦辛，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籲辜！以愛之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于時艱蹇之身，匏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微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幸傳者之謬，幾得握君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凶訃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崗梗莽之間，畚土龜起，一婦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吁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愴，觸目感絕，所遭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妹，殯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啓靈柩而付之火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北山文集》卷六。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爰自牝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

上某名於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覃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寵。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鑑之。《北山文集》卷六。

祭先妣太孺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祿，可以糊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爲學之方，而吾母教督之意尚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于時薄宦遠歸，家四壁立，孤遺相倚，糠豆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嗇衣食，躬桑苧，爲爾力當門戶之責，爾其刻意礪志，求寸祿以活諸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冀能稱塞萬分。而奇蹇不孝，顛躓場屋，積累罪釁，不自滅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世。欲殞身自死，下從母遊，則兄弟終鮮，祭祀之託在其身，不能也；欲焚棄筆硯，遂爲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墜，吾母之志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路艱危，衣食勤苦，而所學不敢置。幾得晚節末路，忽自衝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圖後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紳笏，無媿於先。然回念吾母鎖置幽宮，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見，風樹之悲，痛入心骨，《蓼莪》之感，將抱以終身；而又手足之親凋零已盡，煢然跪起於豆觴之前，所以涕流而不自已也。雖然，持牒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事亦良寵，不識可以少慰泉下之靈否乎？《北山文集》卷六。

祭官田諸冢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笏，自書生爲幕吏，非不寵也。幸且寵，於某亦何憾，然歸視先隴，則寇盜以來，垣壁頽毀，松楸凋零，茅葦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致。今日之所謂寵且幸者，猶未足以贖終身之恨〔二〕。展拜諸塋，祇自痛感，尚期勉奮，以報後來。《北山文集》卷六。

〔二〕贖：原作「續」，據文意改。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爲時聞人。後世支分派別，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寢墮，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爲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當有知。《北山文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馬澗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滎陽三公，垂德流芳，爲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然惟馬澗諸塋，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徧，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鋤禁隧，年來蓊然崗陌之青，化爲荒落黃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興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墜前芳，復塵紳笏，不忘五世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靈其安樂。《北山文集》卷六。

祭顏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顧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尚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北山文集》卷六。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距墨。障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塞。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戎狄之禍流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尚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髣髴。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北山文集》卷六。

代淇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噬凶，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竄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棄淇云亡〔二〕，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凶，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啣哀抱痛而無窮也。《北山文集》卷六。

〔二〕亡：原作「忘」，據庫本改。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膏馥。蚤雖畸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冤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既亡，玠母隨沒。三喪在堂，止踰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之所。今以祔焉，當千萬古。《北山文集》卷六。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禍毒百端，瑩瑩今日，魂魄未還。既念先廬，爲火蕩蕪，旋痛几筵，留寓別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奉二靈歸。肅駕輿旒，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北山文集》卷六。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壤深泉掩而藏之，永爲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北山文集》卷六。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盜興之初，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盜既平定，再立門戶。諸喪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窶。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遨嬉，俟能畢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爰爲舅姑，僅越窶窶。虞祭未還，汝已抱疾。黃塢之阡，土墳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薰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北山文集》卷六。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經而持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艱棘搶攘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爲貧也。竊兆既啓，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鑑之。

《北山文集》卷六。

代琬姪等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琬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丘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尚苟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清血裂眚。《北山文集》卷六。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夭。此有天數，不復悲惱。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興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山回水遶。惟汝暨驄，於焉永保。《北山文集》卷六。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維靈蚤銜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蕃盛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鰥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載，兵火驚焚，憂危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賴汝爲吾營舉死喪，創立門戶，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孰尸造化，肆爲不仁？禍不厭意，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食新。棄遺諸孤，號泣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肴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滴此恨，渺其無津。《北山文集》卷六。

祭儺文

季冬之月，却慝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稱而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執戈揚盾，爲此方率百隸而儺却鬼物者，當有靈焉。卜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鑑此誠，用共爾事。《北山文集》卷六。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廬其旁，裴回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眷茲壠，髣髴慈顏。脫巾筮仕，承乏蜃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戀松柏，中心愴然。江山阻修，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于前。靈其安樂，勿動勿遷。當博寵休，以賁九原。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代姪琚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琚，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實婦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棄我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既失淑子，又亡外舅〔二〕。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二〕亡：原作「忘」，據庫本改。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爲願。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醖酬酥酪，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嗚呼美哉！某伏念異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云亡，而拘縻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葬不臨穴，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

有涕如縷，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代人作祭潘朝議文

惟公蚤年，修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而握手歡然，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顏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暍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爲惛惛無告之人，蓋造物難問，而死生聚散不可追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膝之孤，長育教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爲我歆之。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代人作辭文宣王祭文

爰自禮謁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推以爲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爲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三九一二

鄭剛中 三二

祭中元水府文

早久傷稼，皇帝憂動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命矣。念其還也，非得霖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爲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徹膳以俟，而乃不得報以歸，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爵號顯著，人所欽事，天子遣使祝辭，而邈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感望神者，將疑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爲神所聽；王者號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庸可忽？又況時方孔艱，豐凶所係，神亦有焉，當能一二鑑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洽九軍，視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乎？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釁孽之作，莫不有朕，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逆乎？此某等所以慚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爲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霆，震其狂悖。反虜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僭僞，諾爲巢窟。執公而潰，幾以爲質。上遣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逸。聞公臨淮，號召群賊，謂不濟渡，有如白日。下馬危坐，罵語刺骨。血濺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岱華同力。數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鑑此英特。頭壁碎地，尚皆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髣髴。當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已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興言及此，衆爲感激。拜陳豆觴，如見英物。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上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繾綣之好，豈朝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

夫人，視母無嫌。初我布衣，半世蹇連。書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遇我無愆。不爲其女，計飢念寒。貶捐齊大，厚意彌堅。揮斥瑱掄，資我晨烟。嗟嗟此意，今何所言！念自紳笏，睽違累年。東嘉峻嶺，建鄴長川。道途阻修，迎之未緣。我既扈從，定舍臨安。夫人具舟，許以翩翩。中春之杪，拜于江干。來見其女，未笑而歡。母子相謂，指秋未旋。中暘暴下，何勞劑砭！病亦良已，而命在天。維日戊辰，若扼其咽。醫姓三易，鬼求百端。越彼辛未，一語弗宣。噫鳴眄睞，以就終天。修短之數，莫可控搏。夫人之死，深負痛冤。諸子在遠，省問未前。病不嘗藥，死惟見棺。桀哉此禍，可摧肺肝！靈芝淨刹，暫憩輻軒。尚須小涼，奉以東還。薄奠薦哀，涕泣漣漣。精爽未泯，爲我歆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外姑葬遣祭文

哀哀夫人，續屬錢塘。巽女婦我，實偕在旁。曰棺曰衾，曰斂曰藏。堅美嚴潔，用慰諸郎。哀哀夫人，泉扃故鄉。諸郎大事，謂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兆曰岡。會集相視，我皆弗皇。仲冬乙酉，日云最良。巽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慚吏瑣，在天一方。霄載之奠，外孫捧觴。慘慘之悲，貫于中腸。惟我考妣，告身尚黃。焚進之念，旦旦不忘。儻因是歸，敢違浦陽。新墳草青，溪花幽芳。尚圖墓下，金爐薦香。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章且叟尚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蠢然閱造化歲月而虛之者，是雖累百年奚益！如公名稱，如公氣節，身雖掩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乎？人嘆不憊遺，而我固不以爲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建疇營窳，方從朝廷賜錢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惠顧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最親；及別公而來也，音問最疏，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旨宣慰關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俟渡于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喜三光之再含，收風淨浪，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解繹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爲樞密院編修官，品視陞朝。明堂敕恩，封贈如法，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盛氏贈孺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爲愚而命之學，擇師友以成其業，躬桑苧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肖，蚤弗衝躍，方掛冠垂老，倚門寡瘁，計日待養之時，乃困窮場屋，左顛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驚風矣。嗚呼，尚忍言哉！逮今進官晚成，叨塵禁地，回首慈容，皆在泉壤。雖能躬持告牒，奉上君恩，祇爲痛爾。而又贈典得於丁巳，副黃焚於庚申，中間扈從往來，參佐南北，實未皇暇。今復予告嚴程，迫於王命，遽成展省，禮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煥再郊之寵，亦尚休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己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爲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意，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其從容款密之歡，贖摧傷痛割之悲猶不足也。某忝紳笏於紹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蒙上誤睭，自省戶爲臺察言事官，越庚申叨

塵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痛何窮哉！今也予告還鄉，焚黃先隴，道出浦陽，謹以薄奠，哭于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爲榮；公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冠裳爲樂。故去年震子丐歸切至，上止令奉金帶，將德意，予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熒惑犯昴，五星出東方，正丙大夫案簿，裴丞相請行，邇日公遽爲朝廷致樞臣於苦次中。諒薄遺易簣之恨，而嘗藥不逮之痛，頗聞過禮。嗚呼！夔龍之室自難久虛，他日建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感弭焉。苟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限。拜遣斯文，有涕零落。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宣諭祭江神文

某被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十六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持天子、挾朝廷而不丐於王哉！謹遣某官先一日再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鑑之。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宣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帥，所謂拊循士卒，墾闢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事之初，瞻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鑑之。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收爲韜略，出護諸將，則三軍持循，咸父母公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上所貴重，以爲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沙，不足以比氣象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瘍，曾不兼旬，人也哭不慙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裂，當兆于夢，曷不治之於其蚤也！總帳之間，泣者呱呱，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持觴，痛霄載之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右紹志未成之藁也。嗚呼哀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胡忠烈文

維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虜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顛覆。蜀不儲備，民顧駭鹿。無與遮關，勢將流毒。公於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劍畫出，萬鬼夜哭。酋長貽愕，勒馬退縮。乃營乃壘，乃邑乃城。爲號爲令，爲準爲繩。既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圖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叵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

浩，義槩亭亭。其所措畫，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帝聞鼓輦，有詔若曰：「惟我虎臣，是爲忠烈。其許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甃具設。兩序旁蔽，巍棟中傑。丹雘炳耀，曾未累月。我使治尊，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相傳。節旄侯牧，寵賁綿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稚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愆。山色晝暝，庭花暮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壬辰爲貢士，見公辟廡，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紹興辛酉使川陝，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既而某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幕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廡之雅，償南鄭之勞，却日揮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觴。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壓邊鄙。錦裘繡帽，蓋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尚期萬里。如何難謀，而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爲；爲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壽天墀。視儀亞保，寵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齎。載念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有鄰欲睦，有險欲控。民欲不擾，兵欲可用。誰來繼公，施設皆中。我開尊酒，公無復共。靈如有聞，聽我長慟。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爲公冢婦，女有子實公長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偕出峽。至鄂，以罪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糟糠曰：「到鄉稱力遣女，即命其往見廟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婦携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爲此言，而公之易簀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

不赴寢而問，公死吾不臨棺而哭。吾女之歸，公不能坐受棗栗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詩。衰衣練服，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達觀不認以爲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爲悲！然公諸郎自晦以下，相次以立，其事母孝，比父存有加。公之猶子，肅睦而勤幹，視晦等手足。若九原回首，可以無恨。某也登高而酹，涕不隨風，書以遣辭，哀感可寄，靈其鑑饗。《北山文集》卷二十七。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爲也，惟大神得司之。婺爲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來，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槁，顧非小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豚蹄淫瀆之鬼，則變災爲福，易凶歲爲豐年，將誰禱之！重念人無蓋藏〔一〕，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當致力於上。萬一今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僵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況物無幽微，而神眇眇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疇接畛，地坼如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不可不勉。《北山文集》卷六。

〔一〕蓋藏：原作「闔藏」，據文意改。《漢書·食貨志》：「天下既定，民無蓋藏。」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秉靈氣，據幽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徧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往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甘雨遽愆，禱檜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扣於神乎？涓擇嘉辰，躬詣廡下，使某奉靈潭一酌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爲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北山文集》卷六。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臨境土，邑之民無小大跼蹐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力，爲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欲共安吾民而已矣。故即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詣祠廡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北山文集》卷六。

祈雨祭文 一

某五月十八日，被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兼旬矣。西方宿重兵，勤遠餉，夏田已不苗而槁。吏與民倚犁鋤，治廩廩，前指秋成爲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弗謹，爲政弗惠，未應遽得罪于神靈，如欲因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膏澤之。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祈雨祭文 二

某聞蜡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一日，戶部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黜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爲其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故黜之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貌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湫其神於山之陰。取湫水赴邑禱之，踰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力耶？抑所謂神者，頃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某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當神意，故甘澤嘉霑，闕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宣撫使涓辰被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爲三

日之約。儻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餞歸之後，亟當修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靈休於朝而永侈爵號。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祠自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尚享。《北山文集》卷一四。

温州普濟粥會疏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凍，殊可憫憐。今欲募善士共爲粥會賑之，日以五千人爲率，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費米千石。飢民度三月，有生意矣。諸善士儻隨力信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之，所濟尤厚。願賜允從，幸甚！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懷填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兼濟之惠。募雖踰於千石，德已徧於萬人。儻分指困之恩，當有翳桑之報。《北山文集》卷二八。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承乏於此方，曾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責豈易逃？萬室告勞，運轉久勤於軍餉；千倉跂望，寬蘇倚俟於秋成。願布慈雲，化爲甘雨，救群生之就

燎，鑑危懇之倒垂。惟此投誠，不勝悲切。《北山文集》卷二八。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刹，頃坐劫魔之火，化爲煨燼之煙。念閱歲之已深，欲鳩工而未逮，僅成寢舍，爰處緇流。顧茲演法之堂，是爲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允賴檀那。四塢松楸，皆接麒麟之冢；百年香火，況鄰烏鳥之巢。敢憑洒掃之勞，溥獲霑濡之賜。《北山文集》卷二八。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爲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爲貧而不能葬。鳴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爲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爲貧而無以相振，敢叙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北山文集》卷一四。

青 詞

臣聞安泰自便，積愆尤而弗悟者，多背道以興災；疾病既盈，投父母而不逮者，必呼天而求救。輒因迫切，敢冒高虛。伏念臣窮瘁一生，昏迷至老，雖當富貴之日，不忘寒苦之時。奈何入官罔功，享祿太過。九州無所，謂竄殛之何從？萬罪集身，賴君恩而終免。意者人漸略而天未訴，明可追而神勿容。比年以來，毒瘴交裹，嘔吐不已，寒熱深攻。藥雖善而勿瘳，禱雖久而勿應，纏綿至此，沈謝可期。而陰陽者乃謂暗曜衝臨，今已漸輕而可救；厭勝者又謂沈疴牢結，恐當竭意以求天〔一〕。用罄丹誠，歸依妙化。伏望包容積戾，濟度危幾。萬里衰齡，少緩塵埋之日；兩家稚耄，同寬狼狽之憂。雖幸曲全，仰惟洪造。《北山文集》卷三〇。（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竭：原作「謁」，據文意改。